

國學基  
本叢書  
南雷文定  
三集  
前集  
後集  
下



21/6-46



書叢本基學國

定 文 雷 南

集三 集後 集前

(下)

撰義宗黃

行發館書印務商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三月初版

(84108.1)

本國學基  
叢書南雷文定

前集後集三集

二一冊

每部實價國幣捌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撰者 黃宗羲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E一六二七平

平

(本書校對者 王樸謝雨東 宮秀沈抱秋)

# 南雷文定後集目錄

卷一

明名臣言行錄序

先師蕺山先生文集序

寒邨詩稿序

山翁禪師文集序

沈昭子耿巖草序

姜山啓詩序

斬熊封詩序

萬祖繩七十壽序

重建先忠端公祠堂記

永樂寺碑記

小園記

答萬貞一論明史歷志書

卷二..... 一七

大學士碩膚孫公墓誌銘

兵部左侍郎蒼水張公墓誌銘缺俟補入

大學士文靖朱公墓誌銘缺俟補入

謝時符墓誌銘

朱止谿墓誌銘

鄧起西墓誌銘

顧麟士墓誌銘

顧玉書墓誌銘

參議礪礪閣公神道碑銘

卷三..... 三十一

贈編修弁玉吳君墓誌銘

雪蓑閔君墓誌銘

謝時禋墓誌銘

封庶常陳君墓誌銘

參政顧之邱公墓碑

陳乾初墓誌銘

編修陳怡庭墓誌銘

提學來菴袁公墓誌銘

周子佩墓誌銘

陳夔獻墓誌銘

卷四.....

張仁菴墓誌銘

徐瘦菴墓誌銘

毛淇僊墓誌銘

姜夫人墓誌銘

錢忠介公傳

陳令升先生傳

職方司郎中大垣靳公傳

戴郁山傳

南雷文定後集

目錄

書錢美恭尋親事

施恭愍立後議

姚江春社賦



# 南雷文定後集卷一

## 明名臣言行錄序

餘姚 黃宗羲 太沖撰

史之爲體。有編年。有列傳。言行錄。固列傳之體也。列傳善善惡惡。而言行錄善善之意長。若是乎恕矣。然非皎潔當年。一言一行。足爲衣冠之準的者。無自而入焉。則比之列傳爲尤嚴也。今徐子之爲是錄也。博採兼取。一善之長必錄。無暇窺見至隱。以朱子之嚴。尙有議其范平章。竇內翰之不應入者。徐子毋乃長於知君子而短於知小人乎。雖然。徐子之意固有在也。徐子身逢喪亂。顧當世愚儒無知。不足以備一郭瑣瑣朱墨。徒供全軀保妻子之用。世智限心。風塵破膽。田僮竈婦。且窺其底裏。何況盜賊是故。守尾生孝己之信於盜賊。而施張儀蘇秦之詐於君父。破城陷邑。智窮不能自免。則以亡鹵降人爲究竟。遂使天網毀紊。地紐凋絕。普天相顧。命懸晷刻。嗟乎。顧安得事功節義之士。而與之一障江河之下乎。古之君子。有死天下之心。而後能成天下之事。有成天下之心。而後能死天下之事。事功節義。理無二致。今之君子。以偷生之心。行嘗試之事。亦安有不敗乎。徐子是錄。大約不出於事功節義二者。其閒事功有大小。節義有勇怯。亦視其本領之闊狹。有盡有不盡耳。要不可爲無與於此者也。以是求之。顧亦未嘗不嚴也。夫事功必本於道德。節義必原於性命。離事功以言道德。考亭終無以折永康之論。賤守節而言中庸。孟堅究不

能逃蔚宗之譏。三百年來。堂陛之崇嚴。城邑之生聚。邊鄙之干陳。至於末造。清議不衰。明之爲治。未嘗遜於漢唐也。則明之人物。其不遜於漢唐明矣。其不及三代之英者。君亢臣卑。動以法制束縛其手足。蓋有才而不能盡也。徐子亦嘗尙論其故乎。近時僞書流行。聊舉一二。如甲申之死。則雜以俘戮。如陳純德等。逆閹之難。則雜以牖死。如丁乾學等。楊嗣昌喪師誤國。冬心詩頌其功勞。洪承疇結怨秦人。綏寇紀張其捷伐。高官美謚。子姓私加。野抄地志。織兒信筆。此錄出。庶幾收廓清之功矣。

先師蕺山先生文集序

先師之學在慎獨。從來以慎獨爲宗旨者多矣。或識認本體。而墮於恍惚。或依傍獨知。而力於動念。唯先師體當喜怒哀樂。一氣之通復。不假品節限制。而中和之德。自然流行於日用動靜之間。獨體如是。猶天以一氣進退。平分四時。溫涼寒燥。不爽其則。一歲如此。萬古如此。卽有愆陽伏陰。釀爲災祥之數。而終不易造化之大常。慎者。慎此而已。故其爲說。不能不與儒先牴牾。先儒曰。意者心之所發。師以爲心之所存。人心徑寸閒。空中四達。有太虛之象。虛故生靈。靈生覺。覺有主。是曰意。不然。大學以所發先所存。中庸以致和爲致中。其病一也。然泰州王棟。已言之矣。自身之主宰而言。謂之心。自心之主宰而言。謂之意。心則虛靈而善變。意有定向而中涵。意是心之主宰。以其寂然不動之處。單單有箇不慮而知之靈體。自做主張。自裁生化。故舉而名之曰獨。少閒攙以見聞才識之能。情感利害之便。則是有商量倚靠。不得謂之獨矣。若云心之所發。教人審幾於動念之初。念旣動矣。誠之奚及。師未嘗見泰州之書。至理所在。不謀而合。

也。先儒曰：未發爲性，已發爲情。孟子之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因所發之情，而見所存之性；因所情之善，而見所性之善。師以爲指情言性，非因情見性也。卽心言性，非離心言善也。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器在斯道在，離器而道不可見。必若求之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前，幾何而不心行路絕。言語道斷，所謂有物先天地者，不爲二氏之歸乎？又言性學不明，只爲將此理另作一物看，如鐘虛則鳴，妄意別有一物，主所以鳴者，夫盈天地閒，止有氣質之性，更無義理之性。謂有義理之性，不落於氣質者，臧三耳之說也。師於千古不決之疑，一旦拈出，使人冰融霧釋，而彌近理，而大亂真者，亦旣如粉墨之不可掩矣。昔者陽明之良知，與晦翁之格物，相參差，學者駭之。羅整菴、霍渭崖、顧東橋，斷斷如也。然一時從遊者，皆振古人豪，卒能明其師說，而與晦翁並垂天壤。先師丁改革之際，其高第弟子，如金伯玉、吳磊齋、祁世培、章格菴、葉潤山、彭期生、王元趾，祝開美一輩，旣已身殉國難，臬比凝塵，曩日之旅進者，才識多下。當伯繩輯遺書之時，其言有與雒閩齟齬者，相與移書請刪削之。若惟恐先師失言，爲後來所指摘，嗟乎！多見其不知量也。此如成周王會，赤奕陰羽，葵幣獻書，而使三家學究，定其綿叢耳。昔和靖得朱光庭所抄程子語，以質程子。程子曰：某在何必讀此書？若不得某之心，所記者徒彼意耳。和靖自是不敢復讀。古之門人，不敢以燭火之光，雜於太陽。今之門人，乃欲以天漢之水，就其蹄涔，不亦異乎？王顯菴先生，視學兩浙，以天下不得覩先師之大全爲恨，捐俸刻之東浙。門人之在者，義與董錫、姜希轍三人耳。於是依伯繩原本，取其家藏底草，逐一校勘，有數本不同者，必以手蹟爲據，不敢不慎也。高忠憲云：薛文清、呂涇野語錄中，皆

無甚透悟。有之無所增損也。讀先師之集。當有待之而興者矣。顯菴先生之惠後學。豈小哉。

沈昭子耿巖草序

昔在嵇太守淑子署中。一時名士刻其詩文者。咸盡其底蘊。最後得鎮海樓碑讀之。因謂淑子曰。此韓陵山一片石也。徐渭不得孤行矣。自是始知有先生姓名。後三年。邂逅先生於許使君座上。目之曰。此作鎮海樓碑者。然是時先生不及文章。而談理學。又數年再見先生。先生亦不及文章。而談史學。余於是知先生之文章。本之經以窮其原。參之史以究其委。不欲如今人。刻畫於篇章字句之間。求其形似而已。宋景濂論文。謂漢唐二三儒者。其於文或得皮膚骨骼。獨宋室學統數先生。得文之精髓。而爲六經孔孟之文。先生論文。謂學統數先生。於天人性命經制度數之說。固窮其源而抉其幽。誠非漢唐儒者之文所及。若就文章之能事。而衡之以質文終始之變。則漢唐儒者。蓋有專長以相勝。其爲論不同如此。余近讀宋元文集數百家。則兩說似乎有所未盡。夫考亭象山伯恭鶴山西山勉齋魯齋仁山靜修草廬。非所謂承學統者耶。以文而論之。則皆有史漢之精神。包舉其內。其他歐蘇以下。王介甫劉貢父之經義。陳同甫之事功。陳君舉唐說齋之典制。其文如江河。大小畢舉。皆學海之川流也。其所謂文章家者。宋初之盛。柳仲塗穆伯長蘇子美尹師魯石守道淵源最遠。非汎然成家者也。蘇門之盛。凌厲見於筆墨者。皆經術之波瀾也。晚宋二派。江左爲葉水心。江右爲劉須溪。宗葉者以秀峻爲揣摩。宗劉者以清梗爲句讀。莫非微言大義之散殊。元文之盛者。北則姚牧菴。虞道園。蓋得乎江漢之傳。南則黃潛卿柳道傳。吳禮部。蓋出於僊華。

之窟。由此而言。則承學統者。未有不善於文。彼文之行遠者。未有不本於學明矣。降而失傳。言理學者。懼辭工而勝理。則必直致近譬。言文章者。以修詞爲務。則甯失諸理。而曰理學興而文藝絕。嗚呼。亦冤矣。余老屏空山。先生不鄙而屬定其文。余卒卷而嘆曰。當元之修遼金宋史也。其史官最著名者。歐陽元。揭傒斯。張養浩。宋褰。蘇天爵。今之修明史。其史官最著名者。亦不數人。先生其眉目也。先生之文。清深整雅。音而始發。閒事摹畫。而隅角不露。何其似蘇伯修也。先生之修明史議。與伯修之三史質疑同也。先生之開濬杭州支河運河碑記。與伯修之江浙行省浚治杭州河渠記。又同也。其他金石之文。扶植名教。無弗同者。伯修爲靜修再傳。則知先生之文。出於學統無疑矣。

### 寒邨詩稿序

寒邨之詩出。人皆笑之。卽知之者。亦謂其在江門定山之閒。而不喜之。以其不似唐也。余以爲惟寒邨始可以言唐詩矣。似不似之論。所以去之更遠。古今之言詩者。多不從受病之處。徒抄販共流注之害。此其說之所以愈長也。近時疏救諸家。莫如牧齋。然知白沙之爲詩人。而深怪定山。猶是執呂以毀律也。痛惡者竟陵。稍寬者公安。夫竟陵公安。豈能自別爲家。竟陵學王孟而失之者也。公安學元白而失之者也。根孤伎薄。不過流注之害耳。詩之爲道。從性情而出。性情之中。海涵地負。古人不能盡其變化。學者無從窺其隅轍。此處受病。則注目抽心。無所絕港。而徒聲響字脚之假借。曰此爲風雅正宗。曰此爲一支半解。非愚則妄矣。上天下地曰宇。古往今來曰宙。自有此宇。便不能不宙。今以其性情下徇家數。是以宙滅宇也。

又障其往來者。而使之索。是非於黃塵。是以宙滅宙也。今人論詩。大概如是。寒邨之性情。澗汰秋水。表裏霜雪。故其爲詩。不必泥唐。而自與唐合。有識者。自當相遇於心理所得。則余言亦贅矣。

山翁禪師文集序

歲乙酉。余遊雲門諸寺。至平陽。山翁開山經始。坐未定。卽出其文集六冊。屬刪爲四冊。入夜秉燭相對。閱數卷而止。未卒業也。壬戌。余復至平陽。時天岳繼席。出其先師所謂百城集者。命刪之以終前諾。明年天岳詣余於黃竹。申之以幣。老嫻因循。忽忽三年。頃見直木堂詩。經久胡不報。綠樹謹鷓鷯。是責余之爽約也。有自山曉來者。亦以爲言。夏月北窗。蜀山青翠。勉爲削筆。旣而嘆曰。世無文章也久矣。而釋氏爲尤甚。釋氏以不立文字爲教。人亦不以文章家法度律之。故今日釋氏之文。大約以市井常談。兔園四六。支那剩語。三者和會而成。相望於黃茅白葦之間。以爲壘中天地。章亥之所不步也。讀之者。亦不審解與不解。疑其有教外微言。落於麤野之中。蟬竦在東。莫之敢指。嗟乎。言之不文。不能行遠。夫無言則已。旣已有言。則未有不雅馴者。彼佛經祖錄。皆極文章之變化。卽如楞嚴之敍十八天。五受陰。五妄想。與莊子之天下。司馬談之六家指要。同一機軸。蘇子瞻之溫公神道碑。且學華嚴之隨地湧出。皎然學於章蘇州。覺範學於蘇子瞻。夢觀學於楊鐵崖。夢堂學於胡長孺。其以文名於一代者。無不受學於當世之大儒。故學術雖異。其於文章無不同也。奈何降爲今之臭腐乎。雖然。亦儒者有以開之也。明初以文章作佛事者。無過宋景濂。其爲高僧塔銘。多入機鋒問答。雅俗相亂。試觀六朝至於南宋。碑釋氏者。皆無此法。虞伯生尙謹守。

之。至景濂而一變。堤決川奔。則又何所不至也。山翁之詩文。亦不免於堆垛妝點。然稱情而出。當其意之所之。前無古人。後無來者。既不顧人之所是。人之所非。并不顧己之所是。所非。喜笑怒罵。皆文心之汎濫。如是。則於文章家之法度。自有不期合而合者。奚有於習染之淺淺者乎。山翁之弟子山曉。天岳。皆覺範圍至之亞也。視余此刪。當有憬然會於心矣。

姜山啓彭山詩稿序

天下皆知宗唐詩。余以爲善學唐者唯宋。顧唐詩之體不一。白體。崑體。晚唐體。白體。如李文正。徐常侍。兄弟。王元之。王漢謀。崑體。則楊劉之西崑。出於義山。二宋。張乖崖。錢僖公。丁崖州。其亞也。晚唐體。則九僧。寇萊公。魯三交。林和靖。魏仲先父子。潘逍遙。趙清獻之輩。凡數十家。至葉水心。四靈。而大振。少陵體。則黃雙井。尚尚之。流而爲豫章詩派。乃宋詩之淵藪。號爲獨盛。歐梅。得體於太白。昌黎。王半山。楊誠齋。得體於唐絕。晚唐之中。出於自然。不落纖巧。凡近者。卽王輞川。孟襄陽之體也。雖鹹酸嗜好之不同。要必心遊萬仞。瀝液羣言。上下於數千年之間。始成其爲一家之學。故曰。善學唐者唯宋。明初以來。九靈。鐵崖。缶鳴。眉菴之。餘論未泯。北地起而盡行抹殺。以少陵爲獨得。撥置神理。襲其語言事料而像之。少陵之所謂詩律細者。一變爲麤材。歷下。太倉。相繼而起。遂使天下之爲詩者。名爲宗唐。實禘何而郊李。祖李而宗王。然學問稍有原本者。亦莫不厭之。百年以來。水落石出。而臥子猶吹其寒火。顧見絀於艾千子。陽距而陰從。自後詩文。稍刊其脂粉。而爲學未成。天下不以名家許之。其間公安欲變之以元白。竟陵欲變之以晚唐。虞山

求少陵於排比之際。皆其形似。可謂之不善學唐者矣。吾越自來不爲時風衆勢所染。當何李創爲唐詩之時。陽明與之更唱迭和。未幾棄去。何李而下。嘆惜其未成。不知其心鄙之也。太倉之執牛耳。海內無不受其牢籠。心知徐渭楊珂之才。而欲招之。徐楊皆不屑就。太倉遂肆其譏彈。而徐楊之名。終不可掩。顧昧者以鄉邑二十年之聞見。妄謂吾越無詩。越非無詩也。無今日之假唐詩也。又何異飲狂泉者之怪國君。穿井而汲乎。山啓淵源家學。其述祖德詩。駸駸入於大雅。應酬登臨之作。自有王謝氣象。以之名世不難也。昔陳後山答秦少章書。謂於詩初無師法。少好之。積以千計。及一見黃豫章。盡焚其稿而學焉。故後山之詩。斷自三十一歲以後。夫後山三十歲以前。詩亦超軼精詣矣。後山何爲而去之。山啓年未三十。其進當未有量。余故以學詩之源流告之。使不爲時風衆勢所惑也。

斬熊封詩序

從來豪傑之精神。不能無所寓。老莊之道德。申韓之刑名。左遷之史。鄭服之經。韓歐之文。李杜之詩。下至師曠之音聲。郭守敬之律歷。王實甫關漢卿之院本。皆其一生之精神所寓也。苟不得其所寓。則若龍驤虎跋。壯士囚縛。擁勇鬱遏。盈憤激訐。溢而四出。天地爲之動色。而況於其他乎。斬使君天才。騷發少攻。舉子業。拘於例。不得就試。其胸停書史。無所發洩。乃一寓之於詩。故其爲詩。富豔精工。仍不失平淡清夷之骨。將使寒郊發幽。鬼賀破咽。而又礪之以新安之山水。元英虛谷之詩蹟。次第摸索。蓋駸駸乎而未有已也。百年之中。詩凡三變。有北地歷下之唐。以聲調爲鼓吹。有公安竟陵之唐。以淺率幽深爲祕笈。有虞山



之唐。以排比爲波瀾。雖各有所得。而欲使天下之精神。聚之於一塗。是使詐僞百出。止留其膚受耳。使君未嘗循一家之門戶。時而律呂相宣。則豫章失其派。時而言近指遠。則王孟闕其牖。時而行空角險。則北征南山啓其塗。其精神所注。如決水於江河淮海。衝砥柱。絕呂梁。因其所遇而變生焉。方今禮樂將興。其作爲雅頌。以鳴一代之盛者。舍使君其誰適歟。

### 萬祖繩七十壽序

萬貞一從京師致書。屢以其家先生壽序爲請。夫京師文章之淵藪也。顧沾沾一老生之言。何足爲重輕。豈以其久故歟。壬申之冬。余始交文虎。履安。兩先生。是時祖繩年十六。讀書西泉。蓋所謂翠竹碧梧鸞鶴停峙者也。從錢忠介學制藝。稱爲高第弟子。場屋氣習。不用力古作。而更窺易於時文。不訂經史本處。而求故事於時文。祖繩求理於大全。求法於大家。原原本本。當時未之或先也。逮更喪亂。此志不衰。旌旗亂野。飛火壓城。人方竄針孔以自匿。而祖繩書聲琅琅。猶出戶外。人以此笑之。此一時也。馳驅南北。蕭然四壁。讀書更萬卷。無一字用。乃從道士郎堯生。學老氏法。久之自詔有得。蒙存淺達。誠不如參同悟真之有倫脊矣。又一時也。令子貞一。聘入史館。彌綸一代。一時同被徵者。出入靡定。而貞一八年不調。專董其事。天下皆知有萬氏之學。嘗讀宋景濂集。當時所聘修元史者。極天下之選。飲酒賦詩。視之如在天上。而景濂之父。蓉峯處士。一時名公。皆有詩祝誦。今日祖繩。卽異時之蓉峯處士也。人生文字之榮。得此足矣。萬氏之門。文章風教。爲衣冠瞻矚。又一時也。祖繩亦思七十年來。變燧迴星。不過俄頃。而所歷流變如此。去

歲過逸老堂。余所選文集。祖繩抄之等身。余篋中墜落。反從祖繩抄之。祖繩之好學。不因所歷爲流變。萬氏詩書之澤。當方長而未艾也。

重建先忠端公祠堂記

天子既誅逆奄。表死節之忠臣。祭葬贈蔭。卹典咸備。御史袁鯨。請於京城。建祠一座。以慰忠魂。楊漣、周順昌、黃家諱、李應昇等各家子弟。追塑遺像於祠中。順天府春秋祭享。詔曰。可。於是死節最著者十三家。有司奉旨立廟於鄉。皆名曰敕建先忠端公祠。卜地邑西之西石山。爲呂氏書室。有長松峭壁。用官價百金買之。是時我鄉奄黨最多。而以逆案拾遺歸者。北科糾拾某官。癸亥京察降級。乙丑以後。遂爾登級。光祿無匠。何以冒殿工。而加級非資緣捷徑。何以越歲。而正位奉常。內有通天之孫杰。外有納賄之崔逆。同罷劉宗周。正人也。惟恐出而阻之。移宮一案。何罪乎。疏請榜示。以爲戒。勢尤桀驁。與其同黨。蹴私人出而爭地。東浙士大夫。皆爲之不平。馮留僊、馮鄴僊、劉瑞當、陸文虎、萬履安、馮元度。會祭祠下。其文刺我邑縉紳。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而以黨奄自旌也。奄黨憤甚。又使其前爲方從哲之門客。狐鼠遊說。爲一邑風水攸關。必須改卜。戴山劉先生爲書以告當事曰。不佞白安先生之未亡友也。請以螭臂當之矣。久之而後定。而同黨亦知爲拾遺者所誤。咋舌而死。紹興推官陳子龍。銘其麗牲之石。春秋常祭之外。巡按蕭奕輔。喬可聘、左光先、海道許豸、儀部周鑣等。路有經由者。皆以特羊告廟。賦詩憑弔。改革之際。羣盜滿山。官兵借爲營房。抽椽壞壁。禾幾而傾覆矣。有司致祭無所。罷享者四十年。創痛如積。今天子纂修明史。追數明

室之亡。在於天啓。昔伍員之諫夫差也。謂二十年之後。吳其爲沼。當員之諫。時爲魯哀公元年。至二十二年。其言始驗。而越滅吳。先公之諫。熹宗爲甲子歲。至乙酉而明亡。亦二十二年。故先公絕命詩。錢塘有浪。胥門目不特痛。其遭遇如員。而於國家興亡之數。亦前知之矣。魄感精動。虛塵可數。當知緯候爲小道耳。王顯菴先生。督學浙中。以仁義束世教。行部東浙。表章啓禎忠節。立六賢講院。而以先忠端公爲首。又考圖經。知先忠端公故有祠宇。今雖蕪廢。顧先朝敕建。不可不復。乃卽其故里。老屋三楹。肖像存舊。丙寅二月。下丁教諭沈君煜將事。風和日美。俎豆靜潔。故老見之。泣下沾襟。蓋先公被逮。在丙寅三月。今歲復在丙寅。而祀典之舉。適相邂逅。不可爲非數也。祠堂當三江之口。元柳貫有連延黃竹浦之詩。剡水西流。藍溪南注。姚江東去。至此而合。迺易之戴九靈之遺蹟在焉。北望陸放翁之蜀山。南觀李信之雙瀑。名山大川。藥房蕙帳。於此乎。於彼乎。徬徨上下。死而不亡者。庶幾其或遇之。

### 永樂寺碑記

去余居六七里而近。有龍山永樂寺。大江橫其東。蜀山峙其右。迺易之所謂姚江東去。蜀山青之地也。蜀山者。陸放翁入蜀記云。與國軍富池。有小石山。自頂直削去半。與餘姚江濱之蜀山。絕相類者。卽此幽潛奇特。爲山水勝處。淳祐閒。鐵崖禪師志先。與其徒士懷。寶潛。建報慈菴。景定請於朝。賜名永樂寺。卒皆塔於寺之東偏。後四年。曾孫時敏。景星。蘊玉。復補所未備。鐵崖與丞相史嵩之友。時敏。嗣法佛鑿範。一時飽參久證。咸來依止。咸淳七年八月庚寅。立碑於寺。傳至正宗。匡當元至元己卯。正宗能文好客。建水竹居。

日吟咏其中。初正宗主龍輿之上藍。金華柳道傳提舉江西儒學。暇日過從。甚相好也。後二三年。道傳受代還里。而正宗亦謝事歸龍山。道傳自金華扁舟訪之。宿留是山。幾一載。相對賦詩。其見集中者。古詩二律。詩五七言各一。其律詩連延黃竹浦。隱見白龍堆。指余所居之地名也。詩皆刻石。篆三大字於堂。臨別著龍山古蹟記一卷。道傳之門人戴九靈。避地慈谿之花嶼鳳湖。其於寺棲止尤數。而詩亦最多。懷舊維故。句甚悲涼。正宗再傳。爲天甯禪師仲猷。闡明太祖以高行僧。召至南京。尋奉旨使日本。畢事歸。奏詔許歸隱山中。當其使日本也。太祖及宋景濂皆有詩送之。仲猷建歸菴於寺左。蓋以得歸爲幸。仲猷善鼓琴。又建二蘭齋。其記之者。卽九靈也。洪武乙卯。滑伯仁。宋無逸。登其山巔。滑詩有登臨重九日。感慨百年心之句。正德癸酉。陽明先生與王世瑞。許半圭。蔡希顏。朱守中。徐曰仁。流連信宿。賦詩於此。曰仁因記其事。茲山窮鄉僻壤。自淳祐至正德。數百年閒。而名蹟之夥如此。乃不知廢於何時。萬歷庚申。西緒纘。重建佛殿。老屋數閒。支撐於盲風苦雨之中。香燭無主。雲水莫視。德如行過而憫之。軍持不借。蕭然露宿。苦力三年。屢笠雲委。聿興工作。穹殿中峙。軒廡回旋。有齋寢以安禪寂。有門闔以謹啓閉。有方丈之室。有香積之厨。魚鼓鐘磬。牀笈臥具。凡寺制之所宜有者。燦然畢備。又置僧田三十餘畝。功成而師亦老矣。余自有識以來。閭里之閒。但見邨落。日消一日。今之犂鋤所及者。皆昔之井竈也。至於僧居。屈竹道傍。未幾而環堵矣。未幾而棖桷矣。汗邪市井。未嘗擇地。塵壅滿室。但供邨婦里老之遊息。頃余修志。僧會司上冊。餘姚一邑之內。菴院凡一千三百有奇。而古刹如明真。正覺。蓮峯。明因。慶善等。皆廢爲荒隴。卽如武林之辯才龍。

井鳥窠孤山。皆非故所。奇地湮沒。不知凡幾。然則私創之盛。古刹之衰也。每見古德。於名賢過化之跡。必極力護持。真淨之青松社。惠勤之六一泉。皆是也。天地閒清淑之氣。山水文章。交光互映。雪泥鴻爪。不與劫灰俱盡耳。今德如莊嚴名勝。且欲考水竹居。二蘭齋。歸菴。一一復其故處。亦可謂之不俗矣。顧德如尚以參學未究爲歉。余以爲使德如而盡參學之願。不過一杖一拂。夫一杖一拂之與一椽一瓦。皆非佛法。誠能護持名蹟焉。知不有如正宗。仲猷其人者。將來似續於此乎。余每過寺。念秦定閒。先州判茂卿先生。於此置田講學。徘徊久之。德如因求記以垂永遠。年來求文者。不能悉應。顧余女徽音。居鄰其地。數以爲請。余老矣。學殖荒落。尙恐收拾不盡也。

### 小園記

黃竹浦軒之西。有隙地。縱二尋而強。橫三尋而弱。辟以爲園。用樹花木。不過八九株而已。因買瓦盆百餘。以植草花。水僊。艾人。芳洲。洛陽茉莉。真珠。烟蒲。石竹。辣椒。苦蕒。金燈。銀合。黑牛。紫燕。虎刺。蛇牀。鈴兒。鼓子。忘憂。含笑。庭莎。路杞。秋羅。似翦。荷包。象形。康成書帶。徐公劍脊。濃則牡丹芍藥。淡則春蘭秋菊。藥品瑣碎。皆爲芳草。施以人工。則桃。李。梅。杏。金松。線柏。屈其千霄之姿。下同弱卉。至於麗春。款冬。丈紅。段錦。鴈來。燕麥。紫茱。秋棠。斷腸。洗手。紅姑。虞美。叢生。砌下。遞換。隣閒。非盆盎之所收拾也。昔黃石齋先生。爲先忠端公書庾子山小園賦。遂取揭之軒中。而以名園。夫子山之園雖小。猶得敬側八九丈。縱橫數十步。以吾園較之。不能十之一。無乃非其類乎。雖然。小大何常之有。子山之園。視章華。銅雀。謝靈運之山居。沈約之郊居。

千百中不及一二。故謂之小。而吾之園。又不及于山。因子山之小而小之。昔傅長虞小語賦。糠粒爲舟。針孔自匿。蘇子美詩。托身螟兩睫。卜都牛一毛。是萬物之數。尤有小於吾園者矣。郭象曰。統大小者。無小無大者也。苟有乎大小。則雖大鵬之與斥鷃。宰官之與御風。同爲累物耳。試爲之拔棘排牆。藍水東流。戴九靈痛哭之詩蹟也。石窗南峙。劉綱樊夫人乘雲而狡獪者也。西望則虞仲翔注易之露未乾。北眺則陸放翁之奇峯突兀。此則子山之所不能有也。今人之謂固陋者。曰兔園策。兔園策。乃徐庾之體。非鄙朴之談。但家藏一本。人多賤之。兔園者。小園也。天下之固陋。有如余者乎。則余之名此園也。固宜。

答萬貞一論明史歷志書

承寄歷志傳。監修總裁三先生之命。令某刪定。某雖非崑門。而古松流水。布算籟籟。頗知其崖略。今觀歷志。前卷歷議。皆本之列朝實錄。崇禎朝則本之治歷緣起。其後則三歷成法。雖無所發明。而採取簡要。非志伊不能也。然崇禎歷書。大概本之回回歷。當時徐文定亦言西洋之法。青出於藍。冰寒於水。未嘗竟抹回回法也。顧緯法雖存。絕無論說。一時詞臣歷師。無能用彼之法。參入大統。會通歸一。及崇禎歷書既出。則又盡翻其說。收爲己用。將原書置之不道。作者譯者之苦心。能無沈屈。某故以說四篇。冠於其端。有明歷學。亡於歷官。顧士大夫有深明其說者。不特童軒。邢雲路爲然。有宋名臣。多不識歷法。朱子與蔡季通。極喜數學。乃其所言者。影響之理。不可施之實用。康節作皇極書。死板排定。亦是緯書末流。祇有一沈括。號爲博洽。而春秋日食三十六。又爲衛樸所欺。有明真度越之矣。某故於歷議之後。補此一段。似亦不可。

少也。來書謂去其繁冗者，正其謬誤者，某之所補，似更繁冗。顧關係一代之制作，不得以繁冗而避之也。以此方之前代，可以無愧。然前代顧亦有未盡善者。前代歷志雖有推法，而立成不能盡載。推法將焉用之。如元之授時，當載其作法根本。令後人尋繹端緒，無所藉於立成。始爲完書。顧乃不然。讀其歷志，又須尋其耑門之書，而後能知歷。是則歷志無當於歷也。崇禎歷書所列恆年表、周歲平行表之類，猶之未來歷也。其推交食，有太陰距度表、黃道九十度表、太陽距赤道表、視半徑表、南北高弧表、視差表、時氣簡法表、太陰實行表、食分表。蓋作者之精神，盡在於表。使推者易於爲力。今既不可盡載，而徒列推法，是則終於牆面而已。某意欲將作表之法，載於志中，使推者不必見表，而自能成表。則尤爲盡善也。顧某衰病，舊學荒落，又加以來期迫促，無以慰三先生下問之意，心竊愧焉。





# 南雷文定後集卷二

## 碩膚孫公墓誌銘

順治丙戌六月二十四日。孫公碩膚。卒于海外之滄洲。滄洲尋爲界外。殊絕內地。康熙乙丑。還滄洲于定海。其孫訥。渡海載公柩。歸葬燭湖。蓋公墓之不作寒食者四十年矣。余與公共事時。膺力方剛。今癯殘頽鄙不死。始得銘公之墓。公諱嘉績。字碩膚。燭湖先生孫。應時之後。五世祖燧。巡撫江西。右都御史。死宸濠之難。謚忠烈。高祖墀。尚寶司卿。曾祖銘。上林苑監丞。祖如游。文淵閣大學士。謚文恭。父札。工部郎中。妣胡氏。屠氏。俱封太淑人。公刻苦爲學。業舉子。以才稱。登崇禎丁丑進士第。授南京工部主事。時徐忠襄爲應天府丞。爲公分別邪正。開張聞見。公從捧手而受之。本兵聞其名。調爲職方司郎中。適有風塵之警。傅城閉壘。皆不測其進止。公曰。此不難知。當俟後隊南下耳。旣而果然。高奄起潛。求世廕。公覆疏格之。起潛恨甚。烈廟于觀德殿。較閱軍器。讒之下獄。會石齋先生逮入。上怒其面折。意欲殺之。廷杖而入獄門。襍被藥裹。一切捱攔。公徹己服用。遇之甚謹。稍閒從而受易。凡與先生通往來者。楊嗣昌皆指之爲福黨。因取同獄黃文煥。文震亨等。及公雜治之。多睡眦戟手。以分涇渭。公獨曰。昔黃霸之在獄。受經于夏侯勝。史傳以爲美談。今又何必諱乎。同事者皆愧其言。清獄詔下。司寇徐忠襄遂出公。踰年起爲九江道僉事。未上而國變。乙酉。大兵東渡。郡邑望風迎附。然數百年故國。一旦忽焉。當是時。人心恆擾未定。但觀望未敢先發。

公方買書築室。欲老泉石。而書卷橫胸。利害智力。倉卒不暇較量。閏六月九日。於空然無恃之中。創爲卽墨之守。黃鐘孤管。遂移氣運。東浙囚之立國一年。顧不可謂無益。興亡之數。血路心城。豈論修短。陳壽卽仇諸葛。不能不紀蜀漢。宏範雖逼崖山。未嘗不稱二王。從來亡社。雖加一日。亦關國脈。此說蓋在成敗利鈍之外者也。當公丁丑赴試。縣令梁佳植。夢公廷對第一。榜發不驗。及卒滄洲。適葬張信墓道之南。信固明初之第一也。前定之矣。東浙歷官左僉都御史。東閣大學士。公生萬曆甲辰九月十四日。配陳氏。封夫人。子延齡。中書舍人。從亡海外。歷官司農。孫男六人。訥。州同知。訓。諤。諸生。誠。諡。孫女幾人。其一嫁太學生黃正誼。卽余子也。公詩法孟王。其文集散失。止存數十首。此外則五世傳贊存直錄。銘曰。越唯忠烈。抗節武廟。嘉靖名臣。文恪爲邵。萬歷三宰。正色清簡。光熹之際。文恭是顯。大厦已傾。一木血指。明之世臣。嗚呼孫氏。

謝時符先生墓誌銘

君諱泰階。字時符。謝氏爲定海盛門。其先系出平江。宋建炎進士字。知定海。因家焉。五傳爲元至正間。高安令嗣謙。又五傳。爲明福建僉事琛。琛弟璵。生廷華。廷華生贈參政維甯。維甯生贈參政大綸。大綸生四川按察使涓。則君之父也。母張淑人。夢垣星入懷而生君。君生而穎異。強記絕人。從按察使公於京邸。朝士往還。便能揖讓。應對於其間。背誦所常課書。娛情談笑。見者無不奇之。弱冠舉童子試第一。已而按察公入蜀。君家居讀書。一日見孤鶴集於塔頂。蔓聲天末。君不覺淚下如雨。亦不自知其何心也。未幾按察

計聞人以爲孝感所致。三年丙舍。詠世德之駿烈。誦先人之清芬。固爲謝氏之家史矣。君方架學區中。斟酌當世。王路非遙。而金銜委御。玉斗宵亡。君遂滅影桂庭。躬耕於柴樓之野。雲間徐闞公。張子退。避地海濱。與柴樓左近。款狎相過。抵掌指畫。繼之以章皇痛哭。樵牧見之。不知此數人者。一日而哀樂屢變也。當是時。兵戈銷鑠。斗米三百錢。流寓羸露。君節縮擔石。與之公其饑飽。蓋有王英孫主。唐林義士之風焉。亡何而燼黨阻山。野無甯處。闞公從亡。君亦徙居郡城。甬之名士。萬泰。董守諭。董德僊。董德偕。皆新當失職。以耿介自置。得君而喜甚。聽雨之夕。聯句之章。未嘗不與偕焉。丁亥冬。滄師闖入。甬之好事者多死。君之友范兆芝。爲所連染。君脫之於劍鋒。以爲君之才。固無所不可也。君雖不爲世用。而燃脂瞑寫。弄墨晨書。藏之緋裘。不以示人。臨卒悉括所著。譟火之。語其子曰。吾寄身弋釣。無關天壤。紙筆遂多。苟不化爲烟雲。恐作災祥耳。嗟乎。亡國之戚。何代無之。使過宗周而不憫黍離。陟北山而不憂父母。感陰雨而不念故夫。聞山陽笛而不懷舊友。是無人心矣。故遺民者。天地之元氣也。然士各有分。朝不坐。宴不與。士之分。亦止於不仕而已。所稱宋遺民。如王炎午者。嘗上書速文丞相之死而已。亦未嘗廢當世之務。是故種瓜賣卜。呼天搶地。縱酒祈死。穴垣通飲。饌者皆過而失中者也。君之所處。爲得中矣。或者以君之焚書爲惜。夫鄭思肖之心史。鐵函封固。沈之井中。是時思肖年四十三耳。至七十八歲而卒。當其沈之之時。與君火之之時。其心一也。蓋皆付之烏有耳。思肖豈望三百五十六年之後。其書復出而行於世乎。心史斷手。其餘年三十有五。亦不聞別有著撰也。自有宇宙。祇此忠義之心。維持不墜。但令淒楚蘊結。一往不解。原不必以

有字無字爲成虧耳。君之子孫可置無悲。君生於萬歷丁未三月六日。卒於順治庚寅二月十日。娶劉氏。投畚偕隱。宗黨賢之。其生也。後君一年正月十日。其卒也。後君十一年正月十一日。合葬于邑之樂家樓山。子四人。長歸昌。歷知固始。碭山。德化三縣。次熾昌。次禹昌。皆諸生。次殷昌。壬子舉人。孫六人。緒遠。緒進。緒述。緒遴。緒選。緒育。孫女七人。曾孫二人。初君爲熾昌。聘渝州張氏女。魯王次渝州。道閉不通。君夢張女納於王宮。覺而記其事。登候濤山焚之。及渝州破。君已棄世。熾昌亦改聘。歸昌渡海。詎張女存亡。張女無恙。異時張父欲納之王。相國張公不可而止。始知君夢之爲冥契也。相國所居雪交亭。與張氏鄰。相國殉節亭下。從死者骸骨相撐拄。歸昌摺撫置大甕中埋之。立石書張相國墓。歸而告於君廟。所以承君之志也。乙丑正月。歸昌命緒遠來乞銘。八月。余自吳門返。吾友萬斯選。又書來速。乃銘曰。採藥何許。候潮山。蠹日之出兮。以晞吾髮。日之沒兮。以寄吾哭。前有謝翺。君固其族。闔閭隱隱。終古如昨。水耶哭耶。問諸海若。

朱止谿先生墓誌銘

先生諱嘉徵。字岷左。號止谿。爲朱文公十六世孫。鉉仕兩浙通判。卜居武林。其子澆。又遷海寧。遂爲海寧人。曾祖高明。知縣浙祖國柱。父贈推官學禮。先生受學於老儒鍾鴻穎。已與曹吏部元方。讀書靈隱山者十年。先生故多病。厲志爲學。而不知病之去體也。是時坊社最盛。而先生主持其閒。捧銅槃而按指者。徧於三吳。崇禎壬午。舉於鄉。明年會試中副榜。兩都尋沒。先生亦無意於功名。而名高爲累。學使者檄署會。

稽學教諭。亡何。徵書除四川敘州府推官。兵火之後。城隍半墮。官廨俱淪瓦礫。令其家僮伐木轉石。編茅爲屋。與居民雜處。一切以安靜治之。草寇竊發。酌定團練機宜。控扼要害。撫勦兼用。擒賊首吳天民。平白應龍之亂。督撫以此能之。時居民離散。一城不過十數戶。先生一意招來。從四圍回者。一百二十戶。從烏蒙回者。一千三百五十三戶。又贖難民一十六戶。于是川中稍稍有足音矣。明末推官新安洪某。死于亂兵。其子起。三十年奔喪。莫知其處。先生爲之訪問。故老得之城南七里山麓。資其妻。娶以行。宜賓俞令。仁和人。死已二十餘年。其子俞綱。萬里尋親。先生哀之。有言其初亂時入烏蒙。後不復見。先生移文。遣手力導綱至烏蒙。函骨以出。脫驢歸葬。慶符邑紳何源。爲川南富室。邑令交結於源甚厚。土寇縛令以去。令得逸。求源贖其妻子。源贖之歸。令反以此。謂源通賊。揭之巡撫。先生忿然不平。見巡撫。頌其冤。源始得雪。蓋先生守其初志。終不敢以政事自見。激發宦情。而惻隱之心。隨地湧出。人亦莫得而掩也。方先生初至僚友燕集。卽問杜工部草堂安在。明日往遊。中有故友正告曰。足下書生。夫吏有吏之事。何及此。爲少頃言及風土。先生不禁慄然曰。僕從川北來。川西經途千里。青燐白骨。纍纍出草間。非復人世所聞見。我輩莅茲土者。作何生聚。故友笑曰。正恐自顧有勿暇耳。人莫不笑先生之迂。不知先生鴻冥之志。方笑其襤褸耳。在官六年。乃自免歸。先生喟然嘆曰。茲行亦自不惡。其入蜀也。過潼關。望嵩華。攀老子繫牛之樹。其出蜀也。灑潏馬脊。巫峽猿聲。無非奇地。但恨奚囊收拾不盡耳。歸來以著書爲事。取漢魏六朝三唐樂府詩集。審聲辨體。樂府以風雅頌分之。詩以興比賦通之。做卜子夏詩序例。明其大旨。以示勸懲。題曰廣序。復

選兩漢至明。凡二十二代之詔令奏疏。彙爲一集。曰經世書。昔文中子續六經。而今亡矣。先生所著。卽續詩續書之意也。花晨月夕。吟咏閒作。而天復假之以一子三孫一媳一孫女。皆能詩。故先生偶唱一章。閉門而和者。便有六人。藝苑以之爲美談。當事求詩文者。無虛日。先生亦不苟作。唯一應縣志之請。浙江通志。則不赴也。所著有止谿文集二十卷。詩集三十卷。道遊堂詩集四卷。川南紀游詩八卷。樂府詩集廣序一百卷。古詩系十卷。經世書一百六十卷。生於萬曆壬寅正月初五日。卒於康熙甲子二月十八日。年八十三。配吳氏孺人。子一人。爾邁。太學生。孫四人。曰灝。曰淳。曰治。皆太學生。曰濬。孫女三人。長芬。適諸生蔣世昌。餘在室。曾孫五人。桓。楸。模。樸。余自丙辰得交先生。翦燭論文。亦且五年。而先生每歉然不自得。夫先生隱約前朝。際此亨運。亦稍稍有以及物。乃若多此一出者。豈亦魯齋不欲立碑之意歟。爾邁於古文辭有名。求余銘先生幽石。予不敢不信也。銘曰。

鏡湖詩酒。蜀中金石。風流蘊藉。止谿宦蹟。續詩續書。河汾彷彿。白首青燈。窮年兀兀。源遠流長。文公之澤。代惟十六。居鄰海若。康流經術。止谿文業。

鄧起西墓誌銘

君名大臨。字起西。別號丹邱。常熟人。鄧黻曾孫。黻舉於鄉。以母老。不上春官。及母歿。服闋。黻仍不上。曰。吾向以母在不往。今往是利母之歿也。時稱爲真孝廉。起西幼孤。稍長。卽能力學。從遊於江陰黃介子。毓祺。歲乙酉。江陰城守不下。介子與其門人起兵竹塘。應之。起西募兵於崇明。事敗。介子亡命淮南。以官印印

所往來書爲人告變。捕入金陵獄。起西職納橐籥。獄急。介子以其所著小遊仙詩。園中草授起西。坐脫而去。當事戮其尸。起西號泣守喪。鋒刃之中。贖其首。聯之於頸。棺殮送歸。有漢楊匡之風。當時稱介子之門。有徐趨。鄧大臨。趨則抗節而死者也。起西師死之後。遍走江湖。欲得奇才劍客而友之。卒無所遇。遂恹僚而死。聞者傷之。當辛丑。余讀書雙瀑院。起西來訪。雙瀑萬山之中。人跡殆絕。起西何以知之。問其所自。曰。甬東。視其所肩之行囊。纍纍。有道士印數十顆。曰。吾已窺身爲黃冠矣。唱和旬日。與之偕至武林。起西上玉皇山去。甲辰。余至虞山。起西以其精舍館我。款對數人。張雪崖。顧石賓。皆其道侶也。隨訪熊魚山於烏目。訪李膺公於赤岸。皆起西導之。比余返棹。起西送至城西楊忠烈祠下。涕零如雨。余舟中遙望。不可爲懷。然不意其從此不再見也。嗟乎。桑海之交。士之不得志於時者。往往逃之二氏。此如縛虎之急。勢不得不迸裂。而倒行逆施。顧今之逃於釋氏者。鐘鼓杖拂。投身濃豔之火。是虎而就人之象。其威盡喪。起西之在元門。苦身持力。無異於全真之教。有死之心。無生之氣。以保此悲天憫人之故。我無愧師門。卽鄧牧。張雨。亦不願爲是谷音中人物。然而世眼易欺。禪師語錄流通。頗不寂寞。世無杜清碧。起西名氏。已自銷沈。乙丑。余過崑山。顧景范以所作鄧丹邱傳。屬余誌之。當今日而有舉及起西者。恐此外更無人矣。銘曰。門生守喪。不避狂狷。東漢以來。此風如洗。誰其嗣之。黃門高弟。防風一節。足概全體。

顧麟士先生墓誌銘

科舉之學。限以一先生之言。此如詩之有律。詞曲之有九宮。詩雖不盡於律。而非律則不名唐詩。九宮卽

未必降鬼神。而非九宮則無以諧聲。故字而析之。不厭其離也。比而同之。不厭其複也。顯名一門。粥粥然循牆而走。信傳過於信經。所謂有司之尺度也。顧昧者欲劑量他儒之說以入之。排慕而不安。不知書院場屋之學。各自有溝澮耳。數百年以來。推明其義者。大全以外。蔡虛齋之蒙引。陳紫峯之淺說。林次崖之存疑。其書獨傳。以其牛毛繭絲。於朱子之所有者。無餘蘊。所無者。無僂入也。然而各自成書。意或駢拇。辭或枝指。又百年而麟士先生者出。融會諸書。削其繁蕪。抉其隱伏。名之曰說約。自說約出。而諸書俱廢。博士倚席而講。諸生帖坐而聽者。皆先生之說也。當是時。海內有文名之士。皆思立功於時藝。張天如以註疏。楊維斗以王唐。艾千子以歐曾。僅風尙一時。惟先生之傳。久而不衰。奈何世不說學。猶先生之書。存其二三。仍以先生之名書者。附註四書之上。此如推歷者不通算學。而以歌括定分至閏朔耳。家有其書。人習其傳。竟不知此外更有何物。不特經史之學亡。而先生之學亦亡矣。先生姓顧氏。諱夢麟。麟士其字也。別號織簾。太倉之雙鳳里人。吳丞相醴陵肅侯雍之後。醴陵三十九世孫昌始遷雙鳳。又二世從龍。爲先生之父。母陳氏。夢石麟而生。故以爲名。少爲諸生。以高第廩於學校。中崇禎癸酉副榜。授例入太學。辟舉令下。巡撫張國維欲以先生應詔。先生力辭之。集二吳名士與楊子嘗爲應社。其文雅馴。爲時所宗。是時坊社最盛。而名於天下者。復社。幾社。與應社而已。巡按祁彪佳。兵備宋繼登。凌義渠。咸以賓禮待先生。方岳貢守松郡。屢欲招致一見。不可得。及奉嚴旨始往。送之明州。錢肅樂來守太倉。造廬相款。遣子弟受業。然先生未嘗有所干請也。桑海以後。斷跡城市。客授汲古毛氏。與孝廉陳瑚。舉白鹿洞規行之。曉筆暮詩。



一寫性真不假粉墨。最其平生所著。四書說約二十卷。詩經說約二十八卷。四書十一經通考二十卷。續簾居文集四卷。詩集四卷。譚藝錄二卷。中庵瑣錄一卷。雙鳳里志八卷。生於萬歷乙酉三月十三日。卒於順治癸巳十一月二十日。年六十九。又七年葬於吳塘之原。子一人。諸生涓。其詩文皆稱於世。癸亥歲。余在武林。涓以所作行略。丐余爲誌。遲之二年。余雖衰病。不敢負此一諾也。銘曰。

六經之垂。如侯之布。射者千夫。聽其自遇。降而場屋。衆矢俱措。累黍一家。其書無數。離多合少。等於烟霧。以形取影。虛齋之註。而陳而林。共飲法乳。約說後起。經生寶庫。垂髻粉子。亦知楊顧。制科不改。瓣香同炷。

### 顧玉書墓誌銘

天啓時。逆奄暗干閔位。翦除社稷之臣。乙丑六人。丙寅七人。烈皇登極。其孤子皆訟冤闕下。敍其爵里年齒。爲同難錄。甲乙相傳爲兄弟。所以通知兩父之志。不比同年生之萍梗相值也。然余家東浙。俄逢喪亂。叢翼榛梗。四方之音塵殆絕。歲甲辰。始至姑蘇。與周氏兄弟。悽愴話舊。尋至虞山。顧玉書來會。訪李膚公於江陰之赤岸。不遇。丙辰。余在海昌。寓書於吳江周長生。當年同集闕下。初離外傳。遇事周章。長生爲之提揭。欽愛之情。至今歷然。長生旋卽謝世。然猶及見此書。壬戌。魏州來求其父翰林子一誌銘。余因發其沈屈。四月。周子佩來拜先忠端公墓。八十老人。千里命駕。閭里以爲祥怪。乙丑。余汎吳舫。遂主周氏。而周氏子弟多才。殆逼前良。於其座上。見顧宗俊者。爲玉書之子。沈落可念。且以其父墓誌銘爲請。玉書名麟生。世爲常熟人。父大章。陝西副使。謚裕愍。妣蔣氏。封安人。玉書志氣豪邁。好讀書。年十五。裕愍遭逆奄之

禍及烈廟昭雪死事而裕愍以封疆一案爲逆黨把持止於贈官玉書赴闕頌冤天子詔法司改定愛書宜與者裕愍之門人其再相也玉書入其幕中起廢濁清獄薄賦四事玉書頗與聞之虞山故與宜與涿鹿善宜與心欲起涿鹿而衆論不同姑徐之以觀其變虞山遂致書宜與云閣下今宏光大致精識微具司馬公之誠一寇萊公之剛斷而濟之以王文正之安和韓魏公之宏博目今起廢爲朝政第一至如涿鹿餘不具論當年守涿之功屹然爲畿內保障豈可一旦抹掇尙浮沈啓事乎往見子丑之際持局者過於矜愎流爲欹側一往不返激成橫流此正今日之前車也玉書見之訝其翻逆案也年少氣盛不顧利害以其書洩之於外舉朝大譁虞山聞而恨之後十年玉書有家難虞山不能忘情幾置之死因徙居吳門家世膏粱驟承貧薄玉書不以芥意惟言有兩恨事苟得暴白卽死亦無憾其一魏子一當國變之日語所知曰吾不難一死然不爲徒死遂巡僞命約唐通赴難而身任內應某日以草場舉火爲驗通爲子一心交也三遣人而通不報知事無成始作絕命詞投繯而死今不原本末而置之六等之列冤矣其一逆案楊維垣宏光時納貨至巨萬大兵至貨重不得行乃市三棺中書爲已柩旁二柩殺妾以實之夜半負重出城爲劫者所殺南都父老歷歷能道之無知者目爲死事維垣一生狡獪猶得行之死後冤矣嘗致書如皋冒辟疆諄諄辯之嗟乎玉書可謂不忘其父者也詩文有進履齋詹草娶葛氏河南按察使魯生女子宗昌宗隆宗元宗達宗俊婿趙延史戴泌錢祖熙陳國鼎蔣汝楫陸孫繩李琪芳周旦齡王文南皆諸生且齡卽周忠介公之孫也銘曰

壬午之冬。余與玉書同出燕京。童滑馬閑。願盼生姿。王國之楨。曾未幾何。憔悴江湖。紅米折鎗。虞山之陽。短碑數尺。不平者鳴。

### 參議閣公神道碑

公諱世科。字伯登。別號礪礎。其先太原人。至公之祖雙溪。徙於淮右。雙溪四子。而覺吾以明經爲上。猶掌故。惠吾以舉人爲狄道令。公則覺吾之長子也。登萬曆甲辰進士第。授湖州府推官。湖濱巨浸。多盜賊。治以嚴苛始辦。故一案之中。破壞每至十數家。公奉職循理。解其繁密。民甚便之。有豪右誣人死罪。公疑之。精神所注。通於夢覺。神語諄諄。卽時判結。戊申水災。民死者過半。公與郡守陳幼學。發廩勸分。盡所以救荒之術。故民雖饑而不怨。湖多秀民。而經術不足。公禮姚承庵以爲大師。其說時與朱文公相出入。學者始知穿穴經旨。以求自得。是時郡守治尙威嚴。而公濟之以寬。故兩人深相得。郡以大治。行部至蕭山。其縣有盜藪。經百年無發覺者。公荒閱而得之。紹興庫藏。爲胥吏乾沒者盈萬。會稽以還原額。嘗攝歸安。羨金二百。用助橋工。曰。此雖不足損吾清節。但恥見作凡人耳。庚戌大計。郡吏舉卓異第一。入爲戶部主事。癸丑以本部郎中。總理遼餉。時邊烽尙熄。而軍政闕茸。公靈然憂之。疏言。今邊境儉安已久。伏莽一發。必不可支。宰賽擾於河東。擺要擾於河西。而虎慙乘機挾賞。畜禍更深。京民二運。十缺八九。沙中偶說。漸成脫巾。懸罔寺水衡。兼派以濟。庶幾銷患未然。廟堂見之。亦心動。公乃蒐乘補伍。廉重核實。三年之內。捐公費千五百金。貯積六萬餘緡。發寄國之弊。坐放如期。築倉廩數十間。分屯鹽二項。不相侵奪。公於邊事。所

以經營綏輯。先後始終之際。委曲纖悉。無不備者。蓋已逆知將來東方之有事也。丙辰擢守開封。司農李汝華特疏題留。引公自助。又明年。陞山東右參議。兼按察司僉事。廷議邊才。改爲寧前兵備。當是時。戊午之敗。問尋至。公置幼子於潞河。單騎出關。拔祖帥於廢籍。整頓營壘。以待不虞。而巡撫不知其爲勞薪也。以公禮格之。公旣不得行其志。念八十老父。曳杖倚閭。將無忠孝兩失乎。遂投板棄官而去。自公去後。疆場破碎。談兵者非身橫獄戶。卽駢首西市。鮮有以功名終者。而後知公有先幾之智也。當登萊之變。閩爾梅以之問公。公曰。此疥癬疾耳。邊塵孔棘。朝士樹黨。書生不知兵。而授之兵權。用違其才。是則可憂也。爾梅曰。公向在寧前。何不極言其弊。顧投効歸耶。退則勇矣。如報國何。公曰。報國非可托之空言。用人者當知人。用於人者當自知。力餘於任。任乃得勝。夫遼左用兵之地也。今不論其知兵與否。而授之兵。彼又不自知其不知兵。而妄謂能兵。趙括陸機之禍。種種矣。吾亦非知兵者。欲報國而辱國。故不如投効之爲愈也。敢言勇退哉。爾梅曰。今天下固無知兵者。苟有之功。可得成否。公曰。吾不敢謂其功必不成也。然而實難。樹黨堅則掣肘衆。雖有其人。誰能始終之。魏相信營平者少。秦檜忌忠武者多也。觀於此言。不特公之自知甚審。而於國家敗亡之勢。如燭照而數計也。彼諸葛武侯。非知兵者乎。陳壽謂其理民之幹。優於將略。梁益之民。咨述武侯者。如甘棠之詠。召公。鄭人之歌。子產。亦不過循吏規模耳。夫武侯豈欲以知兵顯哉。不幸而遇蜀主架累。驅之從事於鋒鏑。非其本色。况於無蜀主之知者乎。則公之不以知兵自許。使後之人。傳之爲循吏。又何愧焉。公歸。整拂藤蒲。具陳花水。與太翁得盡田里骨肉之歡。逮丁大故。雞骨支牀。

爲鄉論所榮。逆黨崔呈秀盛時。以同年生通殷勤。公不顧而唾。家居二十五年。漕撫王紀。李養正。給事中解學龍。御史王允成。累登啓事。公皆不應。所著有敬刑。計遠始末諸書。生於隆慶庚午六月二十一日。卒於崇禎壬午二月二十一日。享年七十三。葬於淮上之蛟龍溝北壘。娶高氏。蔡氏。贈封皆孺人。副室陳氏。子一。修齡。江以北之學者也。女三。其壻諸生許永祜。舉人李藻先。諸生杜嗣臬。孫幾人。修齡不遠二千里。介吾門。願謁。以公神道碑銘爲請。余衰病學落。豈足以知公。欲辭之。而難於往返。因勉書其崖略。銘曰。神廟之際。物大容姦。猶如果蔬。蟲穴其閒。巖關奕奕。羣偷囊囊。唯公隱憂。數年禍作。公之重來。莫可措手。前讒後賊。又掣其肘。險之在前。易道丁甯。初需於郊。不犯難行。凡公之言。契終論始。卽謂知兵。亦莫過此。



# 南雷文定後集卷三

## 贈編修弁玉吳君墓誌銘

儒者之學。經緯天地。而後世乃以語錄爲究竟。僅附答問一二條於伊洛門下。便廁儒者之列。假其名以欺世。治財賦者。則目爲聚斂。開閭扞邊者。則目爲麤材。讀書作文者。則目爲玩物喪志。留心政事者。則目爲俗吏。徒以生民立極。天地立心。萬世開太平之闊論。鈐束天下。一旦有大夫之憂。當報國之日。則蒙然張口。如坐雲霧。世道以是潦倒泥腐。遂使尙論者。以爲立功建業。別是法門。而非儒者之所與也。余於吳君爲之三嘆。君諱夢寅。字弁玉。其先有爲宣撫者。隨宋南渡。世居杭之皋亭。後徙石門。曾祖泉岡。祖素菴。嘉靖辛酉舉人。父養素。君生而穎悟絕人。目覽萬言。未嘗再讀。與妹婿姚納揆同學。指所選時文。一省數十篇。即便背誦。以多寡爲勝負。姚亦強記。不能不屈服也。一日從吏求訟謀。約千餘言。吏鈐尾示之。索錢而後相授。君已誦之若流。無煩覆視。吏驚爲神。應奉之五行俱下。禰衡之一覽便記。不是過也。讀書費華。口家塾。同會者十餘人。其文半出君手。所成信筆。皆有可觀。當是時。唯臨川陳際泰。盡日得制藝三十首。士林以爲君似之。然君以爲章句細微。無關重輕。無貴乎學者。必爲當世所倚仗。蟠根錯節。取定俄頃。語溪舉澄社。郁起麟。錢咸皆欲以君爲領袖。君雖應之。而未嘗以之標榜也。縣令龔立本。豪傑自置。祁忠敏之按吳。每事多咨之。立本知君有當世才具。深相降挹。謂餘子春華。吳君秋實耳。兵革之際。武人豪健。更

相貽藉邑人。睡眦觸死。閉門不保家室。君舉幡入省。落其牙距。武人惶遽請成。君據上坐。談諧閒作。弓刀摩戛之間。視若狐鼠。江東衣冠道盡。奸人造作飛條。時時闌及縉紳。鞠躬傲吏之下。狼狽折扎之命。君隨身揜定。刪翦疑事。而後此風始息。草搖風動。百毒齊起。君所以破除之者。蓋非一端。有以急可乘爲言者。君曰。商賈之事。此言何及於我乎。君在語溪。吏不得以售其奸欺。往往恨之。千里委命。以情相歸。君照其辛苦。爲之擘畫。於是君遊俠之名。聞於郡國。嗟乎。其才本足以用世。顧東之一鄉。君又不甘自附於閉眉合眼之徒。不得已溢而爲此。夫豈其志之所存乎。是則可哀也已。當宋之亡也。慶元多故。公相家入元爲里胥。所躡躐。片紙叱名。立召庭下。視君以布衣雄世。不旣多乎。君起自孤童。□□□□的將來。莫不以至情出之。非徒一往之才也。以子貴。贈翰林院編修。娶程氏。繼陳氏。俱贈太孺人。生於萬歷丁未二月二十八日。卒於康熙丁巳十月十三日。年七十一。子五人。曰潛。曰濤。皆諸生。先卒。曰渭。曰涵。康熙壬戌進士。第二人翰林院編修。曰淳。女五人。其壻曰潘江。曰蔣爾位。諸生。曰張煌。曰顧朱。崇禎癸未進士。行人。曰顏廣熙。諸生。孫九人。枚。樹。師。栲。枸。關。杰。祚。垣。正。築。師。桴。蔚。林。孫女六人。曾孫一人。元德。曾孫女一人。余與錢咸爲友。故得交君。甲申八月。君客吳。令吳夢白所。與余輩飲市肆。議論激發。疾呼如探湯。而世無知之者。甲辰。余館語溪。君不一見過。固知鄙余爲行墨之儒。而君亦側身閭巷。耿耿不下者。欲於其子發之。今年丙寅。涵從京師致幣。作書千言。丐余銘墓。其書宛轉悽愴。頗類曾子。固與歐陽舍人書。愧余非歐陽。然而不敢不實也。銘曰。



天之生才。元會閒氣。大道既蒙。小儒成藝。遂使庸人。充滿斯世。奔車覆舟。茫茫相繼。豈無豪傑。袖手旁睇。惟此豪傑。亦欲一試。斲而小之。鄉邑攸濟。時耶命耶。亦云其志。誰傳龍可。誰錄秦士。後之君子。憑弔雪涕。

雪蓑閔君墓誌銘

余在海昌。得交閔紫瀾。閔氏湖州華族。而紫瀾清苦自持。無復膏粱餘習。頗疑其特立獨出。不繫於家門。別之七八年。紫瀾從京師。銜痛函書。以其父墓上之銘來請。讀其行略。而後知其學之有本也。君諱聲。字毅夫。別號雪蓑。原名中正。其先有仕宋爲將仕郎者。自汴南渡。家湖州之烏程。高祖珪。少保。刑部尙書。諡莊懿。曾祖聞。贈應天府通判。祖宜力。贈南昌知縣。父友曾。太學生。君卓犖不羣。爲文芒彩。透出紙外。不屑瑣瑣之學。婁東張溥。合四方之士爲復社。部分名輩。總覽時才。而君持湖州之管鑰。同郡潘曾紘。督學中州。以君自輔。涇渭藝文。去風卽雅。固始固儒肆也。君以其文闢茸。與解額者當。只熊奮渭一人耳。劉侗殿於楚試。行卷來謁。君謂曾紘曰。此奇才也。公可資之入太學。熊劉二人。卒諸君言。其鑒別如此。乙酉之亂。羣盜滿山。勢如燎原。而不敢過君之門。鄉人求君紓難。盜聞之曰。昔黃巾不犯孫期里陌。我獨不然乎。遂去而他之。金石變聲。隱閉不關人事。以遺民自置。監司慕而請見。辭阻再三。乃以幅巾詣謁。言談每至薰夕。使君憫其固窮。無從發言。退而嘆曰。琨玉秋霜。不意菰蘆中。乃有斯人。未幾而詩禍作。君好苦吟。與吳敬夫批選唐詩名嶺雲集。初南潯莊胤城集。吳中人士。私纂明史。愚儒暗昧。禍至九裂。奸人因而放手索賂。別生事端。敬夫與聞莊事。其選詩讐較姓氏。有徽人范希會者。富室也。奸人遂居爲奇貨。以逆案脅之。





堦曰朱獻臣曰范兆芝曰王啓芝皆諸生孫曰緒彥□□□進士曰緒章諸生曰緒益君卒後之□年家人做式徵宋玉之禮斂其衣冠殯而葬焉又三十年兆昌介吾友陳介眉來謁銘余不能辭銘曰父老言君偶夜出見二巫鬼於道叱之而滅郭外墟墓間磷火熒熒人夜行輒聞有呼其名者君戲與友約獨往熟睡至曉寂如也嗚呼忠孝之人鬼且避之矣

封庶常桓墅陳府君墓誌銘

宏治間李何一變古文海內文章家若趨王會不敢移宮變徵陳後岡先生起海島與荆川遵巖折其角李何文集幾於遏而不行於藝苑功亦偉矣然家世清苦嘗言僕故農家也世乏烟迹門榭中薄困鮮擔石之畜吠無一牛之踐晨不殖作暮廢炊泔數傳以後猶守其家法護身節用膏粱氣習不屏自遠后岡兄弟三人長后峯樸中書舍人次后湖東諸生而后岡其季也后湖生懷懷生洪憲洪憲生府君三世一身伶仃文弱不與俗人較高下兢兢以儒術廉恥高門戶而已府君諱文奐字伯美別號桓墅出就外傳多從名師友遊將應科場學習時文銳甚無何失父柴水交侵黯然自念吾祖後岡以來書澤中衰吾父欲振起之而不能今余又不得竟其學其命也夫於是絲粟程度上事母邱孺人毋使其戚於寰下課子弟毋使其荒於學先是居燬於火府君憊心罷精磨以歲月儼然堂構歌哭有所已而其子錫嘏學成里中以爲大師府君始稍遂里社節臘之歡逮錫嘏舉進士官翰林府君謂曰吾后岡之爲太史於今一百四十八年汝復爲太史則續吾祖矣汝其勉之無使聲名之遜於祖也又三年而孫汝咸戊午舉人遂與

計借就養京師。瞻眺宮闕。徘徊玉堂。覽鳳城之景物。接元老之琴樽。屬天子好文。海內能文之士。輻湊闕下。會府君七旬大誕。雅篇豔什。投贈充牣。而天章下賁。亦當其時。錫嘏請假送親。鄉里榮之。謂府君一生勞薪。庶幾可以願息。而府君孤苦風雨。習之既久。不能自逸。時念累世之艱難。不敢以暇豫忘之。故多憂而少歡。他人即解之不能釋。府君胸懷洞達。是是非非。面折無隱。其議論如嚴霜之殺百草也。人諒其無他。亦未始怨之。生於萬曆庚戌八月八日。卒於康熙丙寅八月二十九日。封翰林院庶吉士。配方氏。先府君卒。敕贈太孺人。子三人。錫嘏。丙辰進士。翰林院編修。錫圭。錫貞。郡學生。女二人。長適邱鼎盛。先亡。次適學生張九林。孫六人。汝咸。戊午舉人。汝登。諸生。汝訓。汝誥。汝禮。汝詩。孫女一人。曾孫一人。曾孫女一人。府君之生。與余同支。干古人之原命。王魯齋言。以日計時。得命十有二次。其六十之十二。得命七百二十計之。以月。又六十其七百二十。得命四萬三千二百。又概以歲六十其月。則得命二百五十有九萬二千矣。夫以古今之遠。四海之廣。人生林林總總。過者化。來者續。乃俱囿於二百五十有九萬二千命之中。何其術之窮也。宋景濂言。天下之廣。兆民之衆。一日之內。未必止生一十二人。同時生者不少。何吉凶之不同耶。故趙普與軍校。蔡京與鄭粉兒。高叔嗣與陳友諒。皆同命。童軒談命辯。言高穀。李昂。甲子同物。單昂。王稽。甲子亦同物。而顯晦不同。壽夭懸絕。以余所見。鄉曲往往有之。則支干之不足言命也。審矣。顧大賢如張橫渠。真西山。文文山。特喜談星歷之學。以推驗事變。豈其見不及此。善言天者。徵之人事。善言人者。原之天命。夫與人同。即爲合德。知過再犯。即爲轉趾。聞言不信。即爲孤神。財不儉用。即爲耗宿。此以人合天。

者也。日月之交食，星辰之凌犯，丙丁之鑿，陽九六百之厄，君子以恐懼修省，此以天合人者也。天不能以一定之數制人事之萬變，星翁末學，掃除其萬變者，而拘繫於墮地之俄頃，若學者見其不信，并俄頃而去之，則天以空券枉矢，如周赧曹髦之在上耳。毋謂俄頃固天之八柄也，卽府君之於余，其苦身持力，相去不遠，余不能泥水自蔽，而府君聲光移之令子，又何煩較餘事之長短乎？將葬，錫嘏書來屬誌曰：府君每見先生之文，輒曰：當今作者如林，誰能過之？余愧其言，不敢辭而爲銘曰：歲月澆季，日中見沫，古道照人，遺此宿艾，如何不弔，松沈柏碎，留其不盡，源深流沛。

山西右參政顧之邱公墓碑

公諱俊孫，字德俊，號顧之，邱氏世爲淮之山陽人。祖某，父某，公自幼穎異，日誦數千言，耳目所接，一過不復忘。爲文肆筆而成，時輩少及。登崇禎癸未進士第，授戶部主事，督四鎮餉務，旋撫六合。王師下江南，六合羊壁之愆，將屠之，公不得已，爲其民請命，單騎入城，導父老以壺漿，全生靈十萬餘戶，遂奉命權稅濟甯。司冊後湖，入爲刑部郎中，仁風篤烈，平反大獄數千條，大吏之喜怒不能動搖。司寇黨公賢之，出守漢陽。當兵革之後，公私交困，又西南用兵，累歲不解，其屯戍往來者，所過毀突，蒼生疲耗，公噓枯吹生，垢辱之民，復得明目，裁量軍需，無倉卒巨勦之患。晨起坐堂皇，庶民直入奏事，不設遮欄，曉指枉直，無不滿志而去。鄉無豕食之隸，老吏摘紙尾而已。深文碎教，無所事事，置稽刑部罪人，所笞之數，必謹書之，月朔告於神明，有疑獄十年不決者，公一夕而平。人以爲神，公以其事關帷薄，引燭燒其成案，妖僧自稱勅使，煽

動江漢間。乘傳謁公。公卽於坐上收之。發其僞而伏誅。廚傳涼薄。去來嘗悒悒不快。然公之自奉甚瘠。無以難也。有大吏按事晴川閣。焚香索爐。公無以應之。曰。太守埋沒簿書。豈能循章蘇州故事乎。已索藤牀。公引吏視其所臥。乃白板也。蓋清苦如此。境內自禹稷廟外。其淫祠盡毀。楚人尙鬼之俗。至是稍革。政成陞山西右參政。分守冀寧道。公固不能與世俯仰。至是慨然曰。吾盡瘁漢陽。幸免危敗。胡可不自止乎。遂自劾而歸。余觀從來循吏。皆於尋常無事時。故易於成名。郭晞屯邠州。軍士擾民。非段秀實。則白孝德不能制矣。觀公所處之地。而能盡其所長。較之於古。不尤難乎。今之讀書史。見古來兇暴之輩。箠撻肆情。亦無不恨之者。而一履郡邑。催科之日。撈掠必盈數千。漠不相關。同此父母懷中積累之膚髮。而使之荆革化爲飲食。流血化爲行潦。哀號化爲音樂。非無情之木石。則稟性之虎狼耳。公稽刑簿之設。一荆一竹。身分其痛。仁人之利。要當爲天下後世法也。公生萬歷丙午八月二日。卒康熙丙寅十月六日。享年八十一。配張氏。封太淑人。副室管氏。子八人。象觀。海州學生。象恆。庠生。皆蚤卒。象升。翰林院侍講。象隨。翰林院檢討。象益。庠生。象良。訓導。同升。如升。皆鴻臚寺序班。女十一人。貢生王家植。貢生劉芳譽。翰林院侍讀。喬萊。布政司理問。尙玉弼。官生王裕德。太學生杜象昭。增廣生喬蓋。庠生潘閔。□□生陳模。太學生沈海。庠生楊斐。其婿也。孫八人。達。過。迴。良。臣。穀。旭。百祿。孫女十人。曾孫二人。曾孫女二人。將葬。象升爲行狀。介余門人顧謨。屬銘其神道。銘曰。

天殼頑然。民爲心。一心萬意。相崎嶇。遂使天道不好生。血肉崩潰。井竈沈。唯公全活十萬人。猶恐絲髮成

呻吟春爲祥風秋慶雲。漢水湯湯無古今。

陳乾初先生墓誌銘

先師戴山曰。予一生讀書。不無種種疑團。至此終不釋然。不覺信手拈出。大抵於儒先註疏。無不一一抵悟者。誠自知獲戾斯文。亦姑存此疑團。以俟後之君子。倘千載而下。有諒予心者乎。不肖義蒙先師收之。孤苦之中。而未之有得。環視劉門。知其學者亦絕少。徒以牽挽於口耳積習。淺識所錮。血心充塞。大抵然矣。近讀陳乾初所著於先師之學。十得之二三。恨交臂而失之也。其言性曰。性善之說。本於孔子。得孟子而益明。孔孟之心。迄諸儒而轉晦。盡其心者。知其性也。一言是孟子道性善本旨。蓋人性無不善。於擴充盡才後見之也。如五穀之性。不藝植。不耘耔。何以知其種之美耶。故諄諄教人存心。求放心。充無欲害人之心。無穿窬之心。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所不爲。達之於其所爲。不一言而足。學者果若此。其盡心則性善復何疑哉。易繼善成性。皆體道之全功。正對仁智之偏而言。道不離陰陽。智不能離仁。仁不能離智。中焉而已。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卽須臾不離。戒懼慎獨之事。成之。卽中和位育之能。在孟子則居仁由義。有事勿忘者。繼之之功。反身而誠。萬物咸備者。成之之候。繼之者。繼此一陰一陽之道。則剛柔不偏。而粹然至善矣。成之者。成此繼之之功。向非成之。則無以見天付之全。而所性或幾乎滅矣。故曰。成之謂性。從來解者昧此。至所謂繼善成性。則幾求之父母未生之前。幾何不胥天下而禪乎。故性一也。孟子實言之。而諸家皆虛言之。言其實。則本天而責人。言其虛。則離人而尊天。離人尊天。不惟誣人。并誣天。



矣。蓋非人而天亦無由見也。是故蕭衰勤而後嘉穀之性全。怠勤異獲而曰麩麥之性有美惡。必不然矣。涵養熟而後君子之性全。敬肆殊功而曰生民之性有善惡。必不然矣。又曰資始流行。天之生物也。各正性命。天之成物也。物成然後性正。人成然後性全。物之成以氣。人之成以學。大象何不言萬物資始。各正性命。而必係之乾道變化之下。又何不曰元亨者。性情也。而必係之利貞之下乎。非元始時無性。而收藏時方有性也。謂性至是始足耳。今老農收種。必待受霜之後。以爲非經霜。則穀性不全。此物理也。可以推人理矣。是故資始流行之時。性非不具也。而必於各正保合。見生物之性之全。孩提少長之時。性非不良也。而必於仁至義盡。見生人之性之全。或曰人之氣稟清濁。果有什伯千萬者。性有不善焉。可盡誣曰氣之清濁。誠有不同。然無乖於性善之義也。氣清者無不善。氣濁者亦無不善。有不善者。乃是習耳。觀於聖門。參魯柴愚。當由氣濁。游夏多文。端木屢中。當由氣清。可謂游夏性善。參柴性惡耶。又曰一性也。推本言之。曰天命。推廣言之。曰氣。情。才。豈有二哉。由性之流露而言。謂之情。由性之運用而言。謂之才。由性之充周而言。謂之氣。性之善不可見。分見於氣。情。才。情。才。與氣。皆性之良能也。天命有善而無惡。故人性亦有善而無惡。人性有善而無惡。故氣。情。才。皆有善而無惡。中庸以喜怒哀樂。明性之中和。孟子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明性之善。皆就氣。情。才。言之。後儒曰。既發謂之情。曰才。出於氣。故皆有善有不善。不知舍情。才之善。又何以明性之善耶。才。情。氣。有不善。則性之不善。不待言矣。是陰爲邪說者立幟也。而可乎。又曰本體二字。不見經傳。此宋儒從佛氏脫胎來者。故以爲商書維皇降衷。中庸天命之性。皆指本體言。此誣之

甚也。皇降天命，特推本言之。猶言人身，則必本之親生云耳。其實孕育時，此親生之身而少，而壯，而老，亦莫非親生之身。何嘗指此爲本體，而過此以往，卽屬氣質，非本體乎？宋儒惟誤以此爲言本體，故曰：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才說性，便已不是性。則所謂是性而容說者，恰好，在何處耶？樂記：人生而靜，天之性也。二語本是禪宗。其書大半在荀子，不意遂爲性學淵源，可怪也。學者惟時時存養此心，卽時時是本體用事。工夫始有著落。今不思切實反求，而欲懸空想箇人生而靜之時，所謂天命皇降之體段，愈求而愈遠矣。佛氏喜言未生之前，既死之後的道理。儒者只曉得有生之後，未死之前的工夫，將何去而何從乎？又曰：周子無欲之教，不禪而禪。吾儒只言寡欲，不言無欲。聖人之心，無異常人之心。常人之所欲，亦卽聖人之所欲也。人心本無所謂天理。天理正從人欲中見。人欲恰好處，卽天理也。向無人欲，則亦並無天理之可言矣。乾初之言，大抵如此。其於聖學，已見頭腦。故深中諸儒之病者有之，或主張太過，不善會諸儒之意者，亦有之。夫性之善，在孩提少長之時，已自彌綸天地，不待後來。後來之仁至義盡，亦只還得孩提少長分量。故後來之盡不盡，在人不在性也。乾初必欲以擴充到底，言性善。此如言黃鐘者，或言三寸九分，或言八十一分，夫三寸九分非少，八十一分非多。原始要終，互見相宣，皆黃鐘之本色也。先生諱確，字乾初，陳氏爲海寧望族。曾祖鳴梧，祖理川，父覺菴，皆世其學。母葉氏，乾初讀書卓犖，不喜理學家言，嘗受一編讀之，心弗善也，輒棄去。遂四十年不閱。其後與同邑祝淵讀書，淵議論不守章句。乾初每鐫之，已同問學於山陰先師深痛末學之支離，見於辭色。乾初括磨舊習，一隅三反，逮先師夢奠，得其遺書而盡讀之。

愷然而喻。取其四十年所不閱者。重閱之。則又格格不能相入。遂見之論著。同輩爲之一闕不顧也。乾初議禮尤精。從其心之所安者。變通古禮。而於凶禮尤痛。地理惑人。爲天下異端之禍。其於友朋一事。稍乖必正色相告。不爲姑息。屠爨陸圻。徵文壽母。乾初謂世俗之事。非所當行。社集講會。人情之常。乾初謂衍衍醉飽。無益身心。再會之後。亦不復赴。甲申以後。士之好名者。強與國是。死者先後相望。乾初曰。非義之義。大人弗爲。人之賢不肖。生平具在。故孔子謂未知生。焉知死。今人動稱末後一著。遂使奸盜優倡。同登節義。濁亂無紀。死節一案。真可痛也。乾初之論。未有不補名教者。晚而病廢。不出門者十五年。卒之日。爲丁巳七月二十四日。年七十四。葬於沈家石橋之西。娶王氏。先卒二十七年。子二人。長翼。次□。歿。女一人。孫二人。克鬯。克爽。余於丙午訪之病中。猶危坐劇談。又十年丙辰。致書約以明歲再見。而不可得矣。翼以誌銘見屬。其時未讀乾初之書。但以翼所作事實。稍節成文。今詳玩遺稿。方識指歸。有負良友多矣。因理其緒言。以識前過。銘曰。

有明學術。宗旨紛如。或泥成言。或創新渠。導水入海。而反填淤。唯我蕺山。集夫大成。諸儒之弊。削其畦町。下士聞之。以爲雷霆。豈無及門。世智限心。如以太牢。飫彼書蟬。欲抹微言。與時浮沈。龍山之下。乃有傑士。北面未深。冥契心髓。不無張皇。而篤踐履。余忝同門。自愧淺陋。昔作銘文。不能深究。今其庶幾。可以傳後。

翰林院編修怡庭陳君墓誌銘

君諱錫嘏。字介眉。號怡庭。陳氏。其先自青州徙鄞。之後衙村。又自後衙徙郡城之月湖。明初有諱完中者。

生廣東市舶司提舉璩。璩生贈朝列大夫濂卿。濂卿生子三模。中書舍人東嘉靖乙丑進士。歷官庶吉士。河南提學副使。世所稱后岡先生。七才子之一也。東府學諸生。東生懷懷生洪憲。洪憲生文奐。字伯美。封翰林院庶吉士。君之父也。母贈孺人方氏。君生而夙慧。酷類后岡。方入小學時。使之屬對。應聲奇中。讀孟子。至百里奚不諫。輒作論非之。年十五。補博士弟子。二十有一。而補於學宮。君雖年少。爲諸生乎其文行傳播人口。固已不讓著名高義家。貧以授徒爲業。費舍至不能容。時場屋之文。非陳蔡之支離。則屠沽之叫罵。君澄心靜氣。以得其至理之所在。遂使諸義盡墮。數百年來。非媪燭牛篋之所能埋沒者也。康熙乙卯。舉浙省榜首。明年登進士第。改庶吉士。兩考館元。其館課一洗應付之陋。知者方之陶石簣。黃慎軒奉命纂修皇輿表。鑿古輯覽二書。而皇輿表總裁以之專任。成書進呈。會講官員缺。上引見詹翰諸臣。獨命君至前。細詢履歷。奏對良久。舉朝以君之蒙眷於上也。咸屬目之。同考己未會試。君固老於場屋。視人文字珍重。不敢忽略。卽不中式者。亦必詳其故而後落之。無使羶穢舉子。退有後言。告假送親。是時封翁年已七十。功名之志。銷於愛日。顧重理舊會。說經鏗鏗。先是甬上有講經之會。君與其友陳赤衷等數十人。盡發郡中經學之書。穿求崖穴。以立一闕之平。蓋斷斷如也。自君出而諸子亦散。至是復集。甬中多志行之士。由此會爲之砥礪耳。君於當事。斷絕書囑。每應坊人之請。批選時文。以此經理饕餮。於寒生伎倆。未之或改也。里居五年。遂膺末疾。不能出戶。又三年而卒。君處身冰雪。而三黨恩惡。友朋緩急。未嘗以羸露爲解。董允璘負才而死。經紀存沒。其子自以不孤。容接後來。如恐不及。樂道人善。而不溢其實。喜

規人過而不傷其意。蓋其爲人蘊藉與之處者。無不喜其平易可親。然正色寒芒。默運其間。但不欲如含瓦石以取聲名。故世之知之者鮮矣。君從事於格物致知之學。於人情事勢物理上。工夫不敢放過。而氣稟羸弱。其爲諸生時。弟子旣衆。惟恐一人失學。窮日講授。矻矻不休。雖背偃而不恤。其爲詞臣時。公堂館課。私室橫經。書筒客席。併當率至。雞鳴不言勞瘁。卽其病時。猶隱囊危坐。不釋丹鉛。士人將卷軸而來者。必銖兩其得失。終卷而後已。苟一事一物。精神之不到。則此心危殆。不能自安。凡君之所以病。病之所以不起者。雖其天性。亦其爲學有以致之也。夫格物者。格其皆備之物。則沓來之物。不足以掩湛定之知。而百官萬務。行所無事。若待夫物來而後格之。一物有一物之理。未免於安排思索。物理吾心。終判爲二。故陽明學之而致病。君學之而致死。皆爲格物之說所誤也。雖然。顏苦孔之卓。絕脈而傷生。博士弟子郭路。夜定五經章句。精思不任。死於燭下。眞學問人。固不惜生死以殉之耳。生於崇禎甲戌十月二日。卒於康熙丁卯三月二十一日。年五十有四。娶楊氏。敕贈孺人。子汝咸。戊午舉人。孫男女各一。男名本醇。余交君二十年。與講會之末。余闊略細故。乖於物好。君引之爲畏友。明儒學案成。君讀之。以爲鏞笙磬管。合發並奏。五聲十二律。截然不亂者。考之中聲也。君從此殆將轉手。天不假之以年。惜哉。乙丑歲暮。余過甬。問病君。以千秋相托。凄然欲絕。明年書來。聞有起色。爲之狂喜。豈意其終踐前言乎。銘曰。富貴利達。浸人骨髓。豈不談學。以爲觀美。汪洋性天。其說遷徙。當下躬行。市魁彼此。人亦有心。不在腔子。於惟怡庭。篤茲踐履。平生工夫。人情物理。匪以殉人。求其所是。苦身持力。無有甯晷。昊天不弔。未見其止。

孟楊粉澤視我斯誅

提學僉事來菴袁公墓誌銘

公諱時中。姓袁氏。字向若。號來菴。其先汝南人。自宋咸平進士祺。徙明州。曾祖民範。祖學詩。父贈公元鼎。母曹宜人。公幼而父母俱亡。撫於王母趙孺人。已而趙亡。依其叔父。寄食市廛。公勵志於學。善爲場屋。荒速之文。而貧苦異甚。五喪淺土。瞿瞿永嘆。陳侍御雙五。見而憫之。相助經營。公著報恩編。以識康熙丁未。登進士第。授中書舍人。纂修世祖章皇帝實錄。分校壬子北闈。吳三桂反。副親王南伐。加禮部儀制司主事。屯兵楚中。澤國暑溼。士卒多疫死。公通曉醫術。爲之處方製藥。雖廝養卒。亦必躬親診視。軍中無不感涕。以故疫不爲害。是時賊在湖南。官兵相拒於洞庭湖口。調發江南舟子舵工數萬。集於軍前。久之不用。亦多物故。公惻然啓奏。遣還鄉土。皆鳧藻踴躍而去。曰。微使君。吾儕非岳陽之黃塵。則昭潭之魚餌耳。一日。赴王急召。山程積雪。劣容馬足。公投空數十仞峭壁之下。垂梯而出之。則已折脅死矣。軍中號慟。以奇方藥之。復甦。公隨征七年。始得班師。累遷本部員外郎中。纂修會典。出爲貴州提學僉事。癸亥冬。公至貴州。距闈期數月。黔士兵火穿窟。瘡痍未起。公謂宜稍示休息。俾溫腳本。若歲試科試兼行。則士不勝其擾。議改歲爲科。上從之。公既契闊行間。死而復生。不敢告勞。仍執掌於蠻烟蠱火之間。解士方終。病遂不起。詩云。豈不懷歸。畏此簡書。豈若王陽王尊之。以意爲進退乎。灌夫馳入吳軍。身中大創十餘。適有萬金良藥。故得不死。史記之以爲天幸。公之墮崖也。有蒙古醫人。振動其肢體。以燒酒灌之。自口以外。悉糊其竅。

使壯夫接氣。久之。氣從傷處出。脅之內陷者。還故所。而後纏之以藥。始不死。蓋公以感動軍心得此。非天幸也。公起自赤貧。時懷濟物之願。見人之饑寒。卽思己之饑寒。救之唯恐不力。故於三黨恩意。無不周至。古之自困而亨者。懲創先憂。則榛蹊義路。如杜棕。劉崇龜之絕分遺是也。發舒得志。則睚眦故人。如段文昌之檳榔。元載之曝衣是也。孰有如公之一視窮達乎。生於崇禎庚午十月二日。卒於康熙甲子十月二十七日。配徐氏。敕封宜人。副室漆氏。子五百雲。太學生。重雲。庠生。朔雲。仲雲。太學生。午雲。女二。將葬。百雲介友陳同亮請銘。銘曰。

洞庭之水東兮。其底無窮。著公之武功。貴陽之山逼兮。其高不測。敷公之文德。

### 周子佩先生墓誌銘

君諱茂蘭。字子佩。江右周益公之後。高祖巒。始自常熟徙郡城。曾祖冠。龍游知縣。祖可賢。父卽忠介公順昌也。母吳淑人。子佩年十九。補諸生。而逢逆奄之亂。忠介被逮。吳門擊殺緹騎。巡撫毛欲陷之。烈皇登極。子佩刺血頌冤。上爲之斬御史倪文煥。徒巡撫毛一鷺。尙書呂純如。純如辨不當入逆案。子佩梓其頌闕之疏。上之法司。純如語塞。一時死難之家。上憫其忠。追封三代。亦緣子佩之疏而發也。方子佩上疏時。同邑姚文毅見之曰。疏中鼎湖勸進。皆語忌也。奈何。子佩請更之。文毅曰。子血豈無盡乎。子佩曰。父死之謂何。此芟芟者。正恐灑之無地耳。卒刺舌另書。忠介清無宦產。而三世之喪。皆在淺土。子女八人。婚嫁愆期。忠介齋志而沒者。萃於子佩一身。子佩規度深密。轉側閭巷間。以立門戶。授綬結帨。皆有條序。棺槨複縗。

盡歸窀穸而忠介琴城尤爲修整。豐碑載詔葬之文。華表棲歸魂之鶴。不以艱寒而自絀也。乙酉之亂。奉母避兵。倉惶失其誥軸。搜訪百端。創痛如積。越歲有兵。子叩門大呼曰。此非忠臣周氏家乎。其誥軸落我手。請收之。子佩狂喜。賦寶綸篇。紀其事。人以爲孝感所致。文相國子乘。子佩之妹婿也。牽連吳日生事。被殺。子佩迎妹於家。撫其孤成立。又一年。而子佩之弟子潔亦遭連染。獄久不解。子佩毀家紓難。無可爲計。會溧陽當國爲子求婚於子佩。子佩曰。吾何難以一女易一弟耶。子潔始出。吳門故爲清議所主。危言覈論。不避公卿。東林顧高之時。相爲激揚者。忠介與文文肅。姚文毅。嗣之者。爲徐勿齋。楊維斗。鐘石。墨變以後。子佩俟齋。貫溪。巍然晚出。雖糾奏寂寞。而冥頑闖茸之徒。未嘗不以利刃目之。子佩頗留心二氏。好與其徒往來。是時天童二峯兩家紛拏不解。青原南岳又爭其派數之多寡。子佩以調人爲之騎郵。不辭勞攘。又嘗危病。遇異人。授以養練之法。疾尋愈。信之甚篤。過中不食。飲茶數杯而已。晚年注參同契。入僧舍坐。四十九日乃出。故其去來翛然。屬纊時曰。今日方閒。非有所得而能如是乎。子佩生時。忠介夢有兒乘雲而下。因字之曰雲閒。嘗謂其子弟曰。文山名雲孫。陽明亦名雲。其降生之時。祖父之夢與余同也。吾獨淪落至此。鬼神亦有時而欺人耶。蓋子佩之不能忘世如此。則托於二氏者。亦豈其志乎。雖然。古今之人。物豈以功名定優劣哉。象山云。前輩大力量的人。看有甚大小。大事見如不見。聞如不聞。今人略有些氣。餒者。多只是附物。元非自立也。卽如文王二公。邂逅運數。不得已而應之。假使子佩於波振塵駭之中。飾智以求用。大呼以得遇。就令小小有所成就。其於道德。不有邱山之損乎。今於二公何愧焉。生於萬歷乙



已三月二日卒於康熙丙寅正月二十九日享年八十有二兩娶俱毛氏副室陳氏子靖諸生孫鳳來余與子佩同集闕下同試南中亂後隔絕者久之甲辰余至吳門訪之又二十年爲癸亥子佩年七十九矣忽然至吾草堂上化安山拜先忠端公墓而去又明年乙丑余至吳門正子佩習靜僧舍之日破關出見執手甚喜豈知其爲永訣乎方欲爲之論次而靖書來屬銘乃所願也銘曰

私諡非古昔人所詔郭之有道孟之貞曜誰曰不宜以其惟肖嗟我子佩郭孟交臂守禮不違繼志述事端孝先生允矣作諡

### 陳夔獻墓誌銘

制科盛而人才絀於是當世之君子立講會以通其變其興起人才學校反有所不逮如朱子之竹林陸子之象山五峯之岳麓東萊之明招白雲之僊華繼以小坡江門西樵龍瑞逮陽明之徒講會且遍天下其衰也猶吳有東林越有證人古今人才大略多出於是然士子之爲經義者亦依倣之而立社余自涉事至今目之所覩其最著者雲間之幾社有才如何剛陳子龍徐孚遠而不能充其所至武林之讀書社徒爲釋氏之所網羅婁東之復社徒爲姦相之所訾聲此無他本領脆薄學術龐雜終不能有所成就丁未戊申間甬上陳夔獻創爲講經會搜故家經學之書與同志討論得失一義未安迭互鋒起買馬盧鄭非無純越必使倍害自和而後已思至心破往往有荒途爲先儒之所未廓者數年之間僅畢詩易三禮諸子亦散而之四方然皆有以自見如萬季野之史學萬充宗陳同亮之窮經躬行則張旦復蔣宏憲名

理則萬公擇。王文三文章。則鄭禹梅清工。李杲堂緯澤。董巽子。董在中函雅。而萬貞一。仇滄柱。陳匪園。陳介眉。范國雯。準的當時。筆削舊章。餘子亦復質有其文。嗚呼。盛矣。非夔獻開其溝洫。曷克有此。當講會初立。郡中所未經見。舌舉口張。夔獻搢拳欲毆。其人惶恐避去。不敢同槃而食。有以格物之說。自誇獨得。歷詆宋明諸儒。千里來見。夔獻貫宗句極。亦折其角而去。其自信之力。可謂惡言不入者矣。夔獻諱赤衷。號環邨。明初自奉川徙鄞。曾祖杰。祖允清。考士英。世爲儒家。母周孺人。夔獻幼而力學。在諸生中。赫然霞立。郡中宿素之士。咸從捧手。累爲公府之所鑒拔。而夔獻以學問之道。非場屋所可究竟。乃入天井山。與苦節名僧。屢淹星鳥。澹然冰解。歸而返求之六經。近理亂真之說。始不足以惑之。故其論學諸書。洞蕩胸臆。能釋連環之結。康熙庚申。以貢士入都。廷試。當是時。天子留心文治。招才琴釣之上。取士歌牧之中。士之嫻一藝者。莫不鎖廳而出。玉峯之門。士號青雲巾卷如林。自夔獻入而投分寄意。以淵儒碩學待之。令其子弟稟學焉。會天子纂書。夔獻之所討論。玉峯委心自昵。公卿問物譽川流。顧一二忌者。隔之清途。夔獻本有佐世材用。雖在窮閭阨巷之中。無悠悠碌碌之論。頓挫場屋。晚乃以朱墨碩碎。出於名公大人。卽遇一二知者。別異之。亦未嘗有都堂審察之命。并其固有之儒官而奪之。夔獻卽未必以此厝懷。然不可不謂之窮已。丁卯四月初六日。卒於京邸。年六十一。十月。其孤之璿。扶柩南還。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於某原。配范氏。子之璿。太學生。孫祥鳳。廩膳生。雲鳳。庠生。孫女嫁太學生殷際會。夔獻勇於爲義。急難窘助。不惜宛轉以行其志。人亦以此歸之。東方爲學之士。兩併笠。夜續燈。聚夔獻之家。髣髴烹蛤蜊蔬橡雜陳。以

飲食之連牀大被所談不出於王霸積月日不厭余每過必如之昔葉水心叙學術盛衰於郭良臣之誌良臣非能爲學者也慕學者而敬之耳水心已咨嗟感嘆之如此而况學之所寄者乎故余於夔獻之亡不能不哀也銘曰

學之盛衰關乎師友師友聚散誰爲樞紐於嗟夔獻立會講經十年之後人物崢嶸文治方興推琴而起非無鉅公聲諧宮徵歲晚風寒版築無夢赤稍鯉魚納之壺甕庸人之論謂君沈沒豈知回賜不稱官闕



# 南雷文定後集卷四

## 張仁菴先生墓誌銘

儒釋之學如冰炭之不同。然釋之初興。由儒以附益之。浸淫而至於毫釐之際。亦唯儒者能究其底蘊。故自來佛法之盛。必有儒者開其溝洫。如李習之之於藥山。白樂天之於烏窠。張無垢之於妙喜。胡康侯之於封秀。有歐陽永叔而鐔津。圓通始著。有東坡而覺範。大覺槩始顯。明初以來。宗風寥落。萬歷間。儒者講席遍天下。釋氏亦遂有紫柏憨山。因緣而起。至於密雲湛然。則周海門。陶石簣。爲之推波助瀾。而儒釋幾如肉受串。處處同其義味矣。昔人言學佛知儒。余以爲不然。學儒乃能知佛耳。然知佛之後。分爲兩界。有知之而允蹈之者。則無垢。慈湖。龍溪。南泉。是也。有知之而返求之六經者。則濂。洛。考亭。陽明。念菴。塘南。是也。吾友張仁菴。其知之而允蹈之者乎。君諱岐然。字秀初。叢林稱爲仁菴禪師。元末有元善者。隱居杭之西湖。是爲始遷之祖。曾祖巽山。祖湘。太倉州判。考懋官。妣黃氏。副使寓庸汝亨之女。仁菴起孤童。便能勤學。虞德園淳熙嗟嘆以女字之。是時寓庸。德園。皆有文名。鄉邑後來之秀。如聞子將。嚴印持。忍公。丁夢伊。馮儼公。邵元洪。多出其門。仁菴以外孫館甥。相與爲友。聞見既非流俗。更廣之而爲讀書社。則江道闇。道信。嚴子岸。顧斐公。虞大赤。仲毓。卓珂月。鄒孝直。叔夏。嚴子漁。鄭元子。幾盡一鄉之善。其後交道益廣。東浙則陸文虎。萬履安。禾中則薄子珏。魏子一。江上則沈眉生。沈崑銅。梅朗三。趙雪度。吳次尾。江右則舒芭孫。

劉孝則。蜀中則劉墨僊。仁菴各取其長。以絃章爲幽贊。非一闕於聲氣者比也。友朋之婚嫁有無。死喪急難。仁菴視若同生。崎嶇匍匐。處分條理。儼公道關。病困來歸。斂理無憾。其有誥誤。必嚴纖芥。所稱直諒者。無以過焉。國變後。寄跡僧寮。後四年己丑。抽簪落髮。又三年壬辰。始受衣拂。出世於皋亭山之顯甯。住顯甯者四年。吳山雲居者三年。北郭正等者二年。揚州慶雲者三年。凡四座道場。天童三峯。有宗旨之訟。三關七關。三峯壓於師弟之分。幾如鄭緩。潭口忍在安隱。作五宗救。以申三峯之屈。大概多出於仁菴。三峯之道。賴以不墜。其匡徒領衆。不以鋒辯籠罩爲事。甄陶愚鄙。如與共學。由是學人欽其風範。甲辰七月三日。卒於慶雲。年六十五。是年十一月。塔全身於皋亭之益月塢。仁菴之讀書。繭絲牛毛。訪覈異同。余時讀十三經註疏。刻意於名物象數。江道闇以爲不急。曰注爾雅者。必非磊落人。獨仁菴與余同志。余疏漢地理志。仁菴亦疏左氏地理。余著律呂數義。仁菴與薄子珏。魏子一。取餘杭竹管肉好均者。截爲十二律。及四清聲。吹之以定黃鐘。又做區田之法。試之於山中。仁菴之篤於好古如此。其於易詩春秋。皆有論著。不尙雷同。凡先舊諸家槃滯之處。顯發開張。使昭然可了。卽遊方外。尙窮六經。著大學古本辨釋義。其論格物於七十二家之說。最爲諦當。此是生平功力。不爲佛學埋沒。余獨怪同邑蓮池。亦由儒入佛。而竹窗隨筆。詆儒不遺餘力。其不知儒固無足論。吾亦并疑其爲佛也。元時爲仁菴狀。唯恐以傳燈拔俗。掩其風節。於闡教禪林之事。若出於不得已。然余與仁菴爲友。當鐘石未變之先。已得意忘言。居然孤衲。蓋學焉而得其性之所近。正是本色。昔張子韶學問氣節。表表一世。參禪學佛。與其平生自不相掩。子韶亦未嘗以

此爲諱。其從子案作家傳。欲爲文飾。乃謂子詔有學說云。釋老虛無。耳不可有聞。目不可有見。若是則子詔靜言庸違矣。元時無乃猶作案之識見耶。子四人。長元時。次元坊。俱庠生。次元孝。次元垠。皆貢生。鄭淵孫二人。奏庠生之錄。曾孫二人。曾孫女二人。元時介甬上萬公擇求誌。距其沒時已二十四年矣。銘曰。世無真儒。亦無真佛。盲喝瞎棒。支那撰述。孰謂宗門。如是淡薄。乃有儒者。契其堂奧。近理亂真。亦豈易到。魯之一變。便可至道。吾友仁菴。儒者之特。六經皇皇。尋行數墨。一朝解脫。去其微纒。由此知彼。新豐熟路。平生學力。炳然時露。是非倒行。豈曰日暮。

瘦菴徐君墓誌銘

余客語溪。無山水之觀。而瘦菴爲其子築屋讀書。間或過之。新栽木槿。尙未成行。頗有野外荒涼之趣。其子轅縉。甬上萬公擇。朝夕於斯。余題詩壁間。忽忽已二十年矣。猶不忘也。乙丑之冬。公擇語溪來。轅縉乞銘其父之幽石。君諱駿聲。字楷生。別號瘦菴。宋尙書徐處中之後。南渡徙越。又徙海鹽。至君曾祖祝。始定居於崇德。祖禎。父勳。萬歷丁巳貢生。君起孤童。補博士弟子員。然精心計。通知當世之故。浙西白糧。僉民轉運。縣旣役之不均。途中則爲運軍陵鑠。京倉則爲胥吏停勒。充是役者。若赴湯火。以其相沿之久。而莫敢議。有議之者。有司不過檢坐。見行條法。君條其利害。所以救之末流者。一一精詳。入京上書天子。得旨飭行。族父忠襄公時爲司寇。以是奇之。甲辰詔下履畝。自萬歷十年以後。丈量久廢。民間無知其法者。君建議號長。主一號之田。都總主一都之號。縣總主一縣之號。但令業主與弓手自丈。立號田畔。上之號長。

號長覆其不實者。上之都總。都總又抽覆之。上之縣總。可以不勞而畢矣。縣行其令。而輿論稱平。夫儒者類以錢穀非所當知。徒以文字華藻。給口耳之求。顧郡邑之大利大害。一聽胥吏之爲區畫。胥吏慣於古今。既不能知變通之道。卽知之而又利其上下迷謬。可以施乾沒之智。猛虎在山。藜藿爲之不採。使得如君者。落落相望。則天下無不窮之弊矣。君喜急人之難。蓋其才力有餘。溢而爲此。嘗曰。使吾不逢喪亂。畢志讀書。所爲甯止是哉。雖然。今之所謂讀書者。又豈君之所欲乎。嘗讀元黃文獻公集。有餘杭徐泰亨者。經理法行。泰亨以書論田不實役不均之病。累數千言。列郡所行。一如其言。復以漕事至京師。詣都堂獻書萬言。條陳漕運之弊。常更張者十事。執政得書。移行省。用其七。何其行事一一如君也。且又皆徐氏而誌之者。又皆黃氏。亦一奇也。娶潘氏。賦性淡泊。歸君二十餘年。未嘗一服華綺。先君卒。繼田氏。後君卒。君年六十四。卒於康熙壬子十一月一日。子來復。轅珩。皆諸生。蚤卒。轅縉。諸生。轅紳。壻。李湘。王學尹。諸生。陳時宜。孫明樂。明射。明書。明孝。爾強。明禮。明藝。明數。朋友。孫女三人。銘曰。

淇僊毛君墓誌銘

君諱雷龍。字二爲。別號淇僊。鄆之西關人。少善屬文。長游庠序。鼎革以後。絕意進取。以山水詩酒自娛。水早穀價。亦時寄歌謠。以見欣戚。鄉里爭忿。得君一言。卽釋然如故。年七十餘。猶苦吟不自休。如有逋責。疾病謝絕醫藥。遺命勿作浮屠事。賦詩一首而瞑。有翠筠詩十卷。君家貧不屑治生。角巾深衣。所居隙地。纔



丈許。遮門修竹數十竿。終日吟嘯其下。不異山中人。也。余嘗造之。君以爲其子之師。爲具雞黍。取其案上之詩。洛誦數篇。竹聲摩戛。風味優長。古之言詩者。不出賦比興三者。詩傳多析言之。其實如庖中五味。烹飪得宜。欲舉一味以名之。不可得也。後之爲詩者。寫情則偏於賦。咏物則偏於比。玩景則偏於興。而詩之味亦漓矣。下此則有賦而無興比。顧鹵莽於情者之所爲也。君詩亦未免偏於賦。則以一室寤歌。師友講究之功淺。卽有佳句。亦無有位貌者。以爲之名。亦可惜也。然觀當世詩家。纔能斷句分章。卽爭唐爭宋。情性理義之具。諱爲訟媒。以視君高吟長嘯。筆硯爾汝。以自適其清苦。此真詩之情也。他又何論哉。子文強銘曰。

缺

工部郎中皇封禮科都給事中姜公夫人錢氏祔葬墓誌銘

夫人姓錢氏。山陰人也。祖某官某。伯父象坤。相烈皇帝。父應期。萬歷庚子舉人。母徐氏。夫人憑積厚之祉。體柔嘉之姿。旣笄。歸於工部公天樞。工部爲太僕寺卿。子羔之曾孫。光祿寺卿鏡之孫。禮部尙書逢元之子。兩姓氏族冠冕。內外姻黨。皆華宗淑喆。夫人上事兩姑。無不得其歡心。休惕之儀。表於宗門。工部學古入官。夫人不以榮華隨任。留事其姑。恪勤婦禮。以正家節。舅姑相繼棄世。自帷堂至於遺奠。哀敬有加。捐環佩以襄其事。諸叔在位而已。外家凋落。蒸嘗無主。夫人再爲立後。重興門戶。夫人之大者如此。桃夭以逮下。遺乘以惠人。無庸件繫也。令子京兆希輒。孝愛之德。聞於天下。板輿所至。讌喜相從。旬朔獻壽。子孫

成列。歲時稱慶。組佩盈門。一時士族以爲榮羨。丁巳秋。京兆徵尹奉天。君命嚴程。庭幃萬里。時夫人七十有八矣。桑榆日暮。寸草減暉。京兆之在關外。每當夜半。轉側不寐。涕零如雨。而夫人几杖幽閒。眠食如故。逮京兆假歸。迎門笑語。睽隔逾時。一旦聚集。若有天相之者。子產之中道心痛。曾參之精感萬里。古今之相去何遠。又二年而夫人方卒。則康熙辛酉十月二十一日也。距生萬歷庚子五月二十三日。享年八十二。明年四月十一日。祔葬工部之塋。於六峯雞頭山原。夫人之封恭人。從夫之貴也。改封孺人。從子之貴也。嘗觀李本甯弇州夫人之誌。貴盛當時無比。而夫人不得有一日之歡。陶石梁喃喃錄言。吾越商太夫人奉養之盛。繁祉元福。近世鮮有。然亦是遭際之適然。不足以爲異。顧京兆爲時名臣。楷模士林。而芝草玉樹。琳琅階下。豈可與夫人同日而語哉。義不佞。與京兆爲執友。聆夫人之美最熟。京兆托爲撰述。故不敢辭。其子姓見之工部誌者。此不重述。銘曰。

高門之祥。降於錢氏。相門之慶。鍾於女子。工部之配。京兆之母。閨門作範。藤城不朽。

錢忠介公傳丁巳

錢忠介公肅樂。字希聲。別號虞孫。浙之鄞人也。祖若廣。隆慶辛未進士。知臨江府。臨江三子。長靖忠。舉萬歷戊午鄉試。次益忠。瑞安縣學訓導。次敬忠。己未進士。知甯國府。公瑞安之子也。母楊氏。繼母傅氏。公登崇禎癸丑進士第。是時場屋之文。雖宗大家。而無所根柢。獨公沈湛於大全。以歐曾之法出之。故一時號爲名家。授太倉知州。二張負人倫之鑒。吏於其邑者。瑕疵立見。公下車未幾。二張交口讚誦。公每謂人曰。

我若得罪天地。當令子孫斬絕。自揣歸家。量口炊米。裁身置屋。書生門戶。如斯而已。遷刑部員外郎。丁瑞安憂。浙東議降附。公大會縉紳士子於城隍廟。痛哭敷陳。建立□旂。鄙夫恐爲禍階者。陰致書定帥王之仁。謂滄滄訛。起自一二庸妄書生。須以公之兵威脅之。方可無事。庸妄書生者。指公而言也。已而定帥至寧。陳兵教場。亦受公約。出鄙夫之書。洛誦壇上。鄙夫戟手欲奪之。定帥色變。公令之任餉而止。畫江之守。公分訊瓜。滙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尋陞右副都御史。上言國有九亡。而無一存。民有十死。而無一生。賢人蜚遞。不肯攘臂。一也。憲臣劉宗周之死。關係宗社。密章太宰。朝典未備。二也。外戚張國俊。權傾中外。共指神叢。三也。臺省直諫。發言盈廷。無傷羣枉。四也。朝章令甲。委諸草莽。五也。狎邪小人。借推戴以呈身。闖茸下流。冒舉義而入幕。六也。楚藩江干。開詔息同姓之爭。李長祥面加斥辱。七也。咫尺江波。烽烟不息。而越城哀衣博帶。滿目太平。譏笑漏舟之中。回翔焚棟之下。八也。所與托國者。強半宏光。故臣鴉鳥怪聲。東徙尤惡。飛蛾滅燭。至死不改。九也。民爲根本。七月雨水。廬舍漂沒。以水死。西成失望。以饑死。執干戈以衛社稷。以戰死。文武衙門。絳標寸紙。一日數至。以供應死。越人衣食。取辦於舟楫。調發既多。民皆沈舟。束手以無藝死。比戶困於誅求。此營未去。彼營又來。以財死。富室輸財。亦以義動之。非有罪也。而動加榜掠。牢囚以刑死。大兵所過。沿門供億。怒罵及於婦女。以辱死。甲獻乙之貨。丙報丁之怨。百毒齊起。以憂恐死。今竭小民之膏血。不足供藩鎮之一吸。將來合藩鎮之兵馬。不能衛小民之一髮。恐以髮死。十也。若不圖變計。不知所稅駕矣。戶部主事邵之詹。畫地分餉。以紹興八邑。各有□師。專供本郡。寧波專給王藩。公言

臣師二千。既無分地。理須散遣。但臣自舉義而來。大恥未雪。終不敢歸安廬墓。散兵之日。單丁入伍。濟則君之靈也。不濟以死繼之。浙師既潰。汎海入閩。思文授以原官。閩亦尋破。隱於福州之化南。魯王航海至閩。從亡者。文臣熊汝霖。孫延齡。武臣建國鄭彩。平□周崔芝。閩安周瑞。蕩湖阮進。汝霖爲東閣大學士。建國署兵部尚書事。公朝見建國。舉以自代。王謂諸臣曰。江上之師。不能成功。病在不歸於一。公請以建國爲元戎。諸鎮皆受其節制。則兵出於一矣。又言兵貴精鍊。然鍊兵非旦夕事也。今命建國挑選敢死善戰之士。不論某營某營。另爲一軍。自今一切封拜掛印。暫行停止。懸金印於此。令曰。有能將建國挑選之兵。先鋒破敵。不論守把等官。卽以印佩之。議者曰。不然。各藩以私錢養其私兵。孰肯令其挑之以去。公言無已。則改前法。今自建國以下六大營。每營挑選敢死善戰之士。另爲六軍。懸金印六於此。令曰。有能將本營挑選之士破敵者。不論守把等官。各以印佩之。王以爲然。自是之後。兵威頗振。王之初入閩也。次中左所。中左所者。賜姓所營之地也。賜姓不肯奉王。以丁亥歲爲隆武三年。故王改次長垣。建國自以其軍連破郡邑。賜姓不與焉。是年十月。公擬詔願明年魯三年。戊子大統歷。於是海上遂有二朔。時劉沂春。吳鍾巒。皆隱遯不起。公疏薦沂春爲右副都御史。鍾巒爲通政司使。又寓書兩公。時平則高洗耳。世亂則美裘裳。急病讓夷。前哲訓也。司徒女子。猶知君父。東海婦人。尙切報仇。嗟乎。公等忍負斯言。二公翻然就道。而思文遺臣。無不出矣。戊子王次閩安鎮。公請立史官。言近者。主上遣使訪求隆武。又議爲宏光發喪。長樂知縣鄭以佳。科臣劾之。主上憫其清苦。又重違言官。姑降級消息之。旋與瀚雪。卽此三事。皆可傳遠。豈以

艱難。遂泥庶績。晉東閣大學士兼吏部尙書。疏辭者四面。辭者三。王終不聽。與馬思理、劉正亨同入直。當是時。以海水爲金湯。以舟楫爲宮殿。公每日繫河艇於駕舟之次。票擬章奏。卽於其中。接見賓客。票擬封進。牽船別去。匡坐讀書。其所票擬。亦不過上疏乞官。部覆細小之事。大者則建國主之。王亦不得而問也。先是大學士劉中藻起兵福安。攻福寧州將破。其帥涂登華欲降。第謂人曰。豈有海上天子。船中國公。公致書。謂將軍獨不聞有宋末年。二王不在海上。文陸不在船中乎。後世卒以□□歸之。而况於不爲宋末者乎。今將軍死守孤城。以言乎忠義。則非其人也。以言乎保身。則非其策也。依沸鼎以稱安。巢危林而自得計之左矣。登華遂詣建國降。建國欲使其私人守之。劉相不可。建國反掠其地。公與劉相書。每不直建國。建國聞之恨甚。公固有血疾。至是憂憤。疾動而卒。六月五日也。年四十三。王遣官致祭。贈太保。諡忠介。後六年而閩人葉進晟葬之黃蘗山。舊史曰。自會稽而航海者。孫碩膚、熊雨般、沈彤庵與公四人。皆相行朝。孫殞於滫洲。沈沈於南日。公與熊皆因鄭彩而死。在昔文謝孤軍。角逐於萬死一生之中。空坑安仁之敗。亦是用兵非其所長。其進止固得自由也。未有一切大臣聽命於武夫之恣睢排募。同此呼吸之死生。而蠢然不得一置可否。如幕客如旅人。閩有平國。浙有方王。海上則建國。賜姓定西。不啻一邱之貉。公與兩殷稍欲有所發舒。朝懷異議。暮入黃墟。忠臣之熱血。不灑於疆場之鐘鼓。日染夫睚眦之干戈。雖由遇此厄會。然推原其故。有明文武過分。書生視戎事如鬼神。將謂別有授受。前此姑置。當其建義之始。兵權在握。諸公皆惶恐推去。不敢自任。武人大君而悔已無及矣。公之從子魯恭。欲余次公二十年來。乘桴之

事若滅若沒。停筆追思。不知流涕之覆面也。

陳令升先生傳

先生諱之問。字令升。別號簡齋。本武烈王高瓊之裔。十五世孫諒。遷海昌趙家橋。依外家陳氏。遂冒其姓。會祖中漸。贈禮部尙書。祖與相。萬歷丁丑進士。仕至貴州左參政。父元成。太學生。陳氏科甲。冠於兩浙。而先生不以華靡爲意。願獨好讀書。自六經三史以下。八家之集。唐宋之詩。丹鉛殆遍。高會廣座。有所徵引。長篇累牘。應口吟誦。以架上書覆之。不錯一字。當世文章家。指摘其臧否。咸中要害。聞吳志伊作十國春秋。先生曰。古人著書以爲法戒。十國人物。乘時盜竊。皆出下中。何容追拾其遺事乎。錢牧齋有學集出。多所改竄。先生訪原本。細書旁註。顧不免於疑論。先生曰。沈約。虞世南之集。後世又何嘗廢之。有問綏寇紀略。流寇志。優劣。先生曰。兩書豈可並論。顧梅村之集。不及紀略遠甚。疑不出於梅村。然舍梅村。又無可與梅村當者。又言侯朝宗。王于一。其文之佳者。尙不能出小說家伎倆。豈足名家。蓋余與先生讀書。每得其緒論如此。先生於書畫古奇器。賞鑒無不精絕。而青烏素問。龜卜雜術。皆能言其理。嘗見其卜龜。追一亡人。指其兆在某方。已果于某方。獲之。習其伎者。以爲不如也。先生嘗從學於蕺山。漳海兩先生。顧未嘗談學。與人言者。不出詩書。然而知學者。莫如先生。先生爲文。壽余。以爲學在天地。有宗有翼。宗之者一人。翼之者數十人。所謂後先疏附也。堯舜去人。其間亦邇。禹皋萊朱。望散。亦復略舉成文。以例其餘。顏曾既往。董韓未興。孟子以一身任仲尼之學之重。開繼茫茫。有宗無翼。所謂軻死而不得其傳者已。若於無有兩

嘆寓之。蓋孟子之憂患深矣。有宋絕學既明以後。集成攷亭。門徒甚盛。史不勝書。迄於元明胤續之際。何其彬彬者歟。許姚趙竇洛學行於北。金吳虞許閩學彰於南。以逮柳黃吳宋之徒。莫不推究精微。張皇六藝。卒開三百年文明之治。可不謂有宗有翼之極盛者歟。前明學脈莫盛姚江。翼之者爲江右。爲淮南。爲東越。雖復功咎叢興。末流將剝。然而敵之所生。掾之所始也。剝之寢微。復之寢昌也。吾學蓋未嘗一日而絕也。余攝齊蕺山。漳浦兩夫子之堂。兩夫子之學。莫不原本攷亭。追溯濂溪二程。以達於孔孟。而一時門徒。未見有董常黃榦之儔者。何其寥寥者歟。黃子於蕺山門。爲晚出。獨能疏通其微言。證明其大義。推流溯源。以合於先聖不傳之旨。然後蕺山之學。如日中。□□□□□□文淵綜律。歷百家稗乘之言。靡不究心。擬之開物成務。又何不謀而有合也。儒林道學。宋始分途。耳食者如燕與郢之不可合。以孔孟家法裁之。亦曰學而已矣。黃子之學。所謂魯國而儒者一人耳。固非宋史兩家之所得私。而隻輪孤翼。又豈無前望。旣往後望來者。岌岌然懷兩無有之恐乎。於是而知先生之不談學。憂深慮遠。斯人固未易測也。先生於詩文亦不多作。余勸之曰。以先生之詩文。虎帥以聽。誰敢不從。先生不應。今人胸中無整段書。描寫得歐曾一二曲折。便以作者自命。先生可以作文而不作。彼不可以作文。而覩然作者。不亦可愧乎。余與之同學五年。霜天寒夜。漏已參半。余於臥榻中。聞先生放筆鏗然。率以爲常。先生之力學。寒士中所未見也。顧獨傾心於余。臨沒前一日。猶作書招余。余能忘其把臂之言乎。先生官封左諭德。子皆貴人。有當世鉅公志之。余故不具論。且恐先生之學。爲富貴所掩也。

通議大夫兵部職方司郎中太垣靳公傳

今夫一代之立法。不能無過不及。所藉奉法者。爲之裁量於其間。使聖賢之精微。常流行於事物。故足以開物成務。此非嵬瑣小儒之所能知也。吾於太垣靳公見之矣。公諱弼。字太垣。先世爲山左之歷城人。明初有名清者。以邊功授百戶。家於遼。以征爾朱山。陷陣力戰而死。遂世襲千戶。中衰失職。然而世爲官戶。曾祖知白。祖月軒。皆贈光祿大夫。考魁。吾官通政使。妣納刺氏。繼傅氏。贈封一品夫人。兄爲大司馬紫垣。公生華胄。而欲以科舉自奮。寒抄暑講。括舊鉤新。與孤寒之士。爭一日尺寸之長。時譽殷然。滿場屋。會八旗罷制科。始以筆帖式起家。擢中書舍人。轉翰林院侍讀。歷督捕四品員外郎。兵部車駕職方二司郎中。凡三遇京察。考功第甲乙。俱舉卓異第一。再奉覃恩。自中憲大夫。晉階通議大夫。以康熙辛酉八月十二日。捐賓客。年四十有四。明年葬易州蓮花峯之陽。國家新造。攻城略地。俘累卽爲軍賞。斬刈首誠之餘。汨沒於奴隸單門。或以子母沒入姦人。或以借勢役身。凡此數者。皆輕生亡命。如獸之走墮。於是特設督捕一部。以主之。跡捕之法。凡其晝頓暮宿。所過之處。保甲悉皆連坐。故跡者一人。瓜蔓逮繫者。嘗至數十人。主者又不時具獄。此數十人。死者過半。而跡者之罰。不過鞭笞而已。公憫其冤盜。撰未減條例。三上三報。可其所活甯止千萬人乎。公澄潤明澈。案無留牘。侍郎嘗考課。諸司多堆積未經省。視公止有數件。則日內所署也。侍郎以此奇之。他司有逃人。掠民子爲己子者。獄久不決。命公理之。公謂民曰。汝何以證其爲汝子耶。民曰。吾子生而獨腎。衆無知之者。尋召逃人問之。旣爲汝子。亦知汝子之形體有異乎。逃人錯



愕不能對。數年滯獄。取定俄頃。國朝倣府兵之制。畿甸之地。悉圈賜八旗勳戚。各委莊頭督之。平居則廩養坐食租稅。遇征調。則按圈地頃畝。僉甲卒如數。不崇朝而數十萬畢集。赴兵部驗名給行糧。事已。仍赴部驗放歸旗。然充莊頭者。類多巧詐。猜禍之徒。爲能竄圖籍。亂疆界。繫結不可解。其大較也。有屬國內。附應得圈賜。朝議惟遼左餘田。可以贍給。舉公往核之。履畝之際。隱占牢固。莫可端倪。公爲之丈量數則。調款立見。勸令自實。以免罪戾。不踰月而田數已盈。歸報稱旨。公之剖決大事。往往類此。而迫乎短日。止開迹於一簣。爲可惜也。雖然。逃人圈地。二者爲國家大節目。公能潤色三章。抽薪於烈釜之底。解網於前禽之失。便已歷駕前修。非常舉動矣。元配崔氏。累封淑人。子六。長治揚。陝西鞏昌府同知。次治荆。歙縣知縣。次治青。國學生。次治岐。次治竟。次治邠。女一。適王謨。孫一。孫女一。歙令介子門人孫士璘求傳。余謂逃人疎目。天下並受其福。然未知其出於公也。可不表與。

#### 郁山戴君傳

君姓戴氏。諱時遴。字上子。號郁山。孝廉渤海公季子也。世爲淮上人。少孤。端行拱立。尺寸程準。日讀千字。已記憶。猶摘誦不離口。事母至孝。不以外傳。失燠寒晨昏之節。與伯仲讀書。星抄月纂。筆態橫生。旣而慨然嘆曰。如是足以爲學耶。乃撥去今作。脫換騷雅。欲以力自成家。達於時用。隨補博士弟子員。爲人落落穆穆。未嘗結納。以作聲名。比一申執素。恩比同生。其死喪緩急。婚嫁有無。皆引爲當身之務。夫有求而後應者。所以待路人也。豈爲吾友而設乎。京口陳虎侯。以進士教授淮郡。君與之爲友。陞刺昆陽。虎侯以老

母幼子相托。君護持甚力。未幾滇亂道梗。而陳母死。君爲之治喪。必誠必信。虎侯返。無毫髮憾。金衛生令四川堂邑。亦托以老母幼子。君亦以待虎侯母子者。待其母子。而衛生之母亦死。君仍爲之殮斂。衛生死於賊。其孤流落。君聞後令將往。致券百金。謂後令曰。以此資金君之丹旆耳。衛生始得歸葬。君之好義多類此。惜乎其所施者小也。然觀近日當天下之任者。其所爲皆欺人之事也。懸牛頭。賣馬脯。彼進而欺君。此退而信友。其得失必有能辨之者。君暮年築室萬□□□。著竹樹。徜徉其間。而一以資之爲詩。務爲□□清簡。無俗間鄙腐意。君亦不欲藉之以爲名也。三子曰。曾曰。晟曰。星皆卓犖奇士。君之所施。當自此益遠矣。

書錢美恭尋親事

錢美恭自叙曰。先君諱士驢。字房仲。天啓丁卯舉人。崇禎癸未。授雲南陽宗知縣。時有三子。美恭其季也。年甫八歲。庶母與仲兄之官。美與伯兄侍母留故鄉。未幾。兩京淪沒。滇南道梗。伯兄亦亡。戊戌己亥間。滇方內附。美卽欲徒行。老母勿許。癸卯中秋。老母謂美曰。汝卽行。貧兒何以爲萬里計乎。美曰。此不可計料。絕處逢生。未可知也。遂於其月十七日。依同邑范木公。至江西。依山右馬緒南。至廣東。得病幾殆。留廣東者六閱月。依大賈張爾侯。至南甯。瘴氣方惡。留南甯月餘。至廣南。又病。土人以草藥治之。轉而爲疴。扶病行山徑。十步九頓。抵蒙自縣。宿土城旅店。永夜不寐。呻吟悲涕。聲達戶外。有滇人楊姓者。詢其始末。美悉告之。楊曰。是故錢守兒耶。守以考最擢嵩明州。乙未五月二十日卒官。葬臨安府通海縣之南山。在滇復

舉兩子。滇中兵燹頻仍。官民家無不盡於剽掠。君家兄弟僮僕。不知散失何所。美聞此言。五內崩裂。我萬里尋親。冀望生父同還。豈知爲不可追之泉路乎。至通海。詢諸途人。既不知有流寓錢氏。并不知有所謂南山者。傍徨計無復之。有告美者曰。河西縣小街。有下江人儼居。盡往問之。美匍匐其地。亦皆茫然。痛哭於路左。觀者驚訝。皆來問故。有老人聞之曰。我爲闕氏。我兄應乾。乙酉科錢公所取士也。此地有童姓者。君家舊僕。詢之當得其詳。及往。僕適他出。其婦滇人。詰問再三。愕然曰。此豈浙來小主乎。有頃僕歸。不復識。詳語之。乃抱頭哭。叩其始末。與楊姓無異也。僕遣子報仲兄。美與僕謁墓南山。仲兄至。亦不相識。哭拜墓下。與仲兄商歸柩之計。相視茫然。次早探庶母幼弟。頽垣敗壁。不勝其慘。闕君亦僅謀朝夕。脫驂之事。有志未逮。時甲辰十一月五日。離家一年餘三月矣。蚤緣入幕。僅三月。而所得儲值。又爲土寇掠去。寄跡僧寮者一載。乙巳流寓嵩明之兔兒關。丙午丁未戊申三年間。往來宛轉丐貸。乃藉臬司張彥珩督郵趙文叔之力。得以六月四日。設奠祖道。兩弟庶母留滇。仲兄與余東還。九月十五日抵家。往返凡六年。其自叙如此。余於甲午歲。在陳恭愍家。見演傳奇尋親記者。哀怨動人。董次公指示余曰。此美恭也。其父孝廉官滇中。流落不返。頗似傳奇中事。少年忍而爲此。是無心肝者。豈知美恭萬里之心。卽在數尺紅氍毹上乎。錢牧齋嘗向余痛瞿臨桂之火化也。取柳子所爲趙襄陽丞誌讀之。百越蓁蓁。羈鬼相望。有子而孝。獨歸故鄉。流涕者久之。瞿氏子會錢二千金。而燼其父骸。美恭赤手而歸其父櫬。人之相去。如九牛毛。豈不信哉。吾友錢廉求記其事。若以趙襄陽例之。卽以此爲錢嵩明誌可也。

施恭愍立後議

按施恭愍兄弟三人。長恭愍。次翼明。次簡如。恭愍、翼明皆絕。簡如四子。曰錫。曰銘。曰鍾。曰鎬。以常例論之。則銘之繼恭愍。無容再議。而妒銘者。謂恭愍嘗有一子名欽。未幾而歿。翼明之死。在欽之前。則銘當繼翼明。而不當繼恭愍。夫古來宗法。有大宗。有小宗。餘子無後者。祔祭於宗子之廟。故禮曰。爲人後者。孰後。後大宗也。大宗不可絕。故族人以支子後大宗。非大宗而立後者。古未有也。恭愍小宗之宗子也。翼明餘子耳。原不必繼。今一人必求一繼者。世俗之謬說也。妒銘者。又謂恭愍既有子欽。則當繼欽。而不當繼恭愍。銘與欽兄弟行。不可繼。此又非也。朱子曰。宗子只得立適。雖庶長立。不得世子。是適若世子死。則立世子之親弟。亦是次適也。今欽者是世子也。欽死。銘爲次適。在所當立。若必欲繼欽。則朱子何以不言繼世子乎。田汝成立後論曰。假令身爲繼別之子死矣。有母弟存焉。卽可以承大宗。不必取子於弟以續之。而後謂之繼別也。身爲繼禰之子死矣。有母弟存焉。卽可以承小宗。不必取子於弟以續之。而後謂之繼禰也。此又甚明。若必欲繼欽。則是取子於弟以續之。而繼別繼禰也。請以王文成襲爵例之。王文成襲爵。至承勳。承勳子先進。先進子業昌。業昌絕。若如妒者之言。是必當爲業昌立後。何以當時嗣承勳者。乃其弟之子先進。而未嘗後業昌也。今銘之繼恭愍。與先進之嗣承勳。若合符節矣。恭愍之嗣。與世俗之繼。大不相同。聖天子哀憐其忠死。追諡與地。備諸卹典。其表揚之至意。但論其親疎。不論其世次。於親屬之中。又只論其賢否。不論其長幼。昔之君子。訪先賢之後。而榮寵之。如台州。上蔡之裔。秣陵。東橋之廬。皆用此法。不

可枚舉。今銘也。於恭愍爲最親。在最親之中。惟銘爲諸生。忠愍之後。舍銘其誰屬哉。且恭愍家無四壁。其夫人在時。不飽半菽。旣無家業可承。銘而主其世父之祀。情不容已。昔王承勳之絕也。有同高祖之姪孫。王業洵命之爲繼。其時業洵之兄業浩。現爲大司馬。何求不得。然終不敢以疎屬繼承勳。何物施某。乃欲爲業洵之所不敢爲乎。孔子射於矍相之圃。子路執弓矢出延射曰。賁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爲人後者。不入。其餘皆入。夫爲人後者。何至與賁軍亡國等。此蓋爲欲爲人後者言之也。欲爲人後。而不父其父。在本生爲逆子。在所後爲貪人。施某無乃欲爲人後乎。曾謂恭愍之廟。不如矍相之圃乎。

### 姚江春社賦

歲丙寅。余以先忠端公。入祀鄉賢。留城東數日。值賽神之會。舉國狂遊。憶癸未於袁令座上。施忠介言。吾姚禮拜。聚衆至數萬。將有揭竿之變。余云。遊人烏合。非白蓮無爲之比。言猶在耳。忠介已爲千古人物。余龍鍾曳杖。雖繁華過目。而悽愴滿懷。因爲賦之。

原夫祠廟之設。東嶽無兩。固天帝之孫。五岳之長。而怪書僻說。遂以爲收召魂魄。主帥魍魎。伊黔首之無知。唯禍福之是仰。咸歌舞以接神。杏風雲以旃蠻。至姚江之迎賽。尤人情之狂蕩。時當暮春。芳草烟交。桃花紅染。柳心同而未折。鶯乍嬌而猶慊。於是金鼓鏗錚。旌旛舒捲。節進退以佛號。聲搖屋瓦。別隊伍於懸燈。走及奔犬。焚香則十里之霧。明燭則列星之閃。儼細柳之軍容。恍上林之敷衍。城東五里。有廟巍然。十六六之日。四方畢瞻。厥隊維百。一隊數千。蓋十萬之人。於此周旋。紅塵四合。歌吹沸天。則有漂絮村姬。膏梁

纖弱。姊似乎襄王巫。姊妹乎陳思洛。已捐團扇。不施紺幕。臉汰芙蓉。氣澄蘭萼。髮光可鑒。流波似鐸。釵則紫玉。槃龍裙。則金泥簇蝶。絳縹之聲。若風度壑。平日紅閨深閉。錦車呵導者。至此而遊人下走。不免肩挨而履錯。真粉黛之如土。目睛爲之銷鑠。爾乃飛鳧競渡。羣龍出戲。五彩陸離。鱗甲鋒利。爭先競捷。濤狂浪厲。隱隱填填。共驚風雨之驟至。虞初故事。院本俗演。改陸從舟。施輪暗轉。孤鶻且末。樂工不選。乃命稚女充賦。粉子蒙遣。漚珠槿豔。神心繾綣。至若夜以繼晝。素月流天。士女雜沓。燈火連延。暗中環珮。陌上金鈿。而江上神燈。復顯異其間。初明滅于空翠。旋灑灑于野田。大炬前導。碎火分傳。若近若遠。若散若聯。聲啾啾而似語。燄冷冷而無烟。味者以爲神之往來。不知靈氣發洩於山川也。念哲人之在昔兮。以釀亂爲深憂。余答以無庸矣。此不過僖父之春遊。去之四十四年兮。今復見於城陬。悲哲人之箕尾兮。將謂吾何求。亂曰。鄭女芍藥。曹盱婆娑。成風土兮。三春花鳥。千古文章。爲藻黼兮。夜月神絃。空江巫笛。今猶古兮。

# 南雷文定三集目錄

## 卷一

尚書古文疏證序

易學象數論序

鄭禹梅刻稿序

天嶽禪師詩集序

錢退山詩文序

范道原詩序

贈黃子期序

淮安戴氏家譜序

安邑馬義雲詩序

馬虞卿制義序

西山日記題辭

平陽鐵夫詩題辭

顧君榮生六十壽序

天嶽禪師七十壽序

餘姚縣重修儒學記

傳是樓藏書記

與李郡侯辭鄉飲酒大賓書

再與李郡侯書

與康明府書

卷二.....一一一

董在中墓誌銘

董吳仲墓誌銘

御史余公墓誌銘

清溪錢先生墓誌銘

千秋王府君墓誌銘

鄭峯陽先生墓表

參議密菴陸公墓碑



桐城方烈婦墓誌銘

節婦金孺人墓誌銘

卓母錢孺人墓誌銘

東星禪師塔銘

豐南禹別傳

兵部尙書李公傳

周節婦傳

余恭人傳

廣師說

卷二

金石要例 附論文管見

四七



# 南雷文定三集卷一

餘姚 黃宗羲 太沖撰

## 尙書古文疏證序

吳草廬以古文尙書之僞。其作纂言。以伏氏二十八篇爲之解釋。以古文二十五篇。自爲卷表。其小序分冠於各篇者。合爲一篇。實於後。歸震川以爲不刊之典。郝楚望著尙書辨解。亦依此例。然從來之議古文者。以吳傳攷之。則多矛盾。旣云安國之學。以授都尉朝。朝授庸生。庸生授胡常。胡常授徐敖。及王璜。塗暉。塗暉授賈徽。徽以授其子達。其傳授歷然。何以後漢書。又稱扶風杜林。於西州得漆書古文尙書一卷。同郡賈逵爲之作訓。則其所授於父者何書耶。旣言賈逵爲古文尙書作訓。何以逵之所訓者。止歐陽夏侯之書。而不及其他也。又云。馬融作傳。鄭康成作注。何以康成之注書序。有汨作九共。典寶肆命。原命。而無仲虺之誥。太甲。說命諸篇也。卽篇名同者。亦不同其文。如注禹貢。則引允征云。筐厥玄黃。紹我周王。乃孔書之武成文也。又云。康成傳其孫小同。小同與鄭沖。同事高貴鄉公。沖以古文尙書教授。其學未絕。何以東晉豫章內史梅賾。始得安國之傳奏之。史傳之矛盾如此。若以文辭格制之不同別之。而爲古文者。其采緝補綴。無一字無所本。質之今文。亦無大異。亦不足以折其角也。唯是秦火以前。諸書之可信者。如左氏內外傳。孟子。荀子。墨子之類。取以證之。庶乎思過半矣。嘉靖初。旌川梅鶯著尙書譜一篇。取諸傳記之。

語與二十五篇相近者類列之。以證其剽竊。稱引極博。然於史傳之異同。終不能合也。淮海閣百詩。寄尙書古文疏證四卷。屬余序之。余讀之終卷。見其取材富。折衷當。當兩漢時。安國之尙書。雖不立學宮。未嘗不私自流通。逮永嘉之亂而亡。梅賾作僞書。冒以安國之名。則是梅賾始僞。顧後人并以疑漢之安國。其可乎。可以解史傳連環之結矣。中間辨析三代以上之時日。禮儀。地理。刑法。官制。名諱。記事。句讀字義。因尙書以證他經史者。皆足以祛後儒之蔽。如此方可謂之窮經。其原夷族禍。始於秦誓。短喪作俑於太甲。錯解金縢。而陷周公之不弟。仁人之言。有功於後世大矣。憶吾友朱康流謂余曰。從來講學者。未有不推源於危微精一之旨。若無大禹謨。則理學絕矣。而固僞之乎。余曰。此是古今一大節目。從上皆突兀過去。允執厥中。本之論語。惟危惟微。本之荀子。論語曰。舜亦以命禹。則舜之所言者。卽堯之所言也。若於堯之言有所增加。論語不足信矣。人心道心。正是荀子性惡宗旨。惟危者。以言乎性之惡。惟微者。此理散殊。無有形象。必擇之至精。而後始與我一。故矯飾之論生焉。後之儒者。於是以心之所有。唯此知覺。理則在於天地萬物。窮天地萬物之理。以合於我心之知覺。而後謂之道。皆爲人心道心之說。所誤也。夫人只有人心。當惻隱。自能惻隱。當羞惡。自能羞惡。辭讓是非。莫不皆然。不失此本心。無有移換。便是允執厥中。故孟子言求放心。不言求道心。言失其本心。不言失其道心。夫子之從心所欲。不踰矩。只是不失人心而已。然則此十六字者。其爲理學之蠹甚矣。康流不以爲然。嗚呼。得吾說而存之。其於百詩之證。未必無當也。

易學象數論序

夫易者。範圍天地之書也。廣大無所不備。故九流百家之學。俱可竄入焉。自九流百家。借之以行其說。而於易之本意。反晦矣。漢儒林傳。孔子六傳。至菑州田何。易道大興。吾不知田何之說何如也。降而焦京。世應飛伏。動爻互體。五行納甲之變。無不具者。吾讀李鼎祚易解。一時諸儒之說。穢蕪康莊。使觀象玩占之理。盡入於淫瞽方技之流。可不悲乎。有魏王輔嗣。出而注易。得意忘象。得象忘言。日時歲月。五氣相推。悉皆擯落。多所不關。庶幾潦水盡而寒潭清矣。顧論者謂其以老莊解易。試讀其注。簡當而無浮義。何曾籠落元旨。故能遠歷於唐。發爲正義。其廓清之功。不可泯也。然而魏伯陽之參同契。陳希夷之圖書。遠有端緒。世之好奇者。卑王注之淡薄。未嘗不以別傳私之。逮伊川作易傳。收其昆侖旁薄者。散之於六十四卦中。理到語精。易道於是而大定矣。其時康節上接種放。穆修。李之才之傳。而創爲河圖先天之說。是亦不過一家之學耳。晦菴作本義。加之於開卷。讀易者從之。後世頌之學官。初猶兼易傳並行。久而止行本義。於是經生學士。信以爲義文。周孔其道不同。所謂象數者。又語焉而不詳。將夫子之韋編三絕者。直等之賣醬箍桶之徒。而易學之榛蕪。蓋仍如焦京之時矣。自科舉之學一定。世不敢復議。稍有出入其說者。即以穿鑿誣之。夫所謂穿鑿者。必其與聖經不合者也。摘發傳注之訛。復還經文之舊。不可謂之穿鑿也。河圖洛書。歐陽子言其怪妄之尤甚者。且與漢儒異趣。不特不見於經。亦是不見於傳。先天之方位。明與出震齊巽之文相背。而晦翁反致疑於經文之卦位。生十六。生三十二。卦不成卦。爻不成爻。一切非經文所有。願可謂之不穿鑿乎。晦翁云。談易者。譬之燭籠。添得一條骨子。則障了一路光明。若能盡去其障。使之

統體光明。豈不更好。斯言是也。奈何添入康節之學。使之統體皆障乎。世儒過視象數。以爲絕學。故爲所欺。余一一疏通之。知其於易。本了無干涉。而後反求之程傳。或亦廓清之一端也。

鄭禹梅刻稿序

東坡以黃茅白葦。比王氏之文。余以爲不獨王氏也。濂洛崛起之後。諸儒寄身儲胥虎落之內者。余讀其文集。不出道德性命。然所言皆土梗耳。高張凡近。爭匹游夏。如此者十之八九。可不謂之黃茅白葦乎。其時永嘉之經制。永康之武功。龍泉之文章。落落崢嶸於天壤之間。甯爲雷同者所排。必不肯自處於淺末。蓋自有宇宙以來。凡事無不可假。唯文爲學力才稟所成。筆纔點牘。則底裏上露。不能以口舌貴賤。不可以時代束縛。故六朝脂粉之世。而有徐庾。西崑驅染之世。而有楊劉。卽在黃茅白葦之中。未嘗掩其本色也。近時文章家。共推歸震川爲第一。已非定論。不過以其當王李之波決瀾倒。爲中流之一壺耳。然震川之所以見重於世者。以其得史遷之神也。其神之所寓。一往情深。而紆迴曲折次之。顧今之學震川者。不得其神。而求之於枯淡。夫春光之被於草木也。在其風烟縹緲之中。翠豔欲流。無迹可尋。而乃執陳根枯榦。以覓春光。不亦悖乎。宋景濂言文有九病。其一種臭腐闕茸。厭厭不振者。非此之謂歟。吾友鄭禹梅。深於經術。而取材於諸子百家。仁義之言。質而不枯。博而不雜。如水之舒爲淪漣。折爲波濤。皆有自然之妙。其於震川。有不期合而合者矣。嗟夫。文章之在古今。亦有一治一亂。當王李充塞之日。非荆川道思與震川起而治之。則古文之道幾絕。逮啓禎之際。艾千子雅慕震川。於是取其文而規之。而矩之。以昔之摹倣。

於王李者。摹倣於震川。蓋千子於經術甚疎。其所謂經術。蒙存淺達。乃舉子之經術。非學者之經術也。今日時文之士。主於先入。改頭換面。而爲古文。競爲摹倣之學。而震川一派。遂爲黃茅白草矣。古文之道。不又絕哉。使禹梅之文。大行於世。吾知又爲一治。故余敍禹梅之文。不僅爲禹梅言也。

天嶽禪師詩集序

當今之世。士君子不可爲者有二。講學也。詩章也。束髮授四書。卽讀時文。選時文者。借批評以眩世。不知先賢之學。如百川灌海。以異而同。而依傍集注。妄生議論。認場屋爲兩廡。年來遂有批尾之學。詩自齊楚分途以後。學詩者以此爲先河。不能究宋元諸大家之論。纔曉斷章。爭唐爭宋。特以一時爲輕重高下。未嘗毫髮出於性情。年來遂有鄉愿之詩。然則爲學者。亦惟自驗於人禽。爲詩者。亦惟自暢其歌哭。於世無與也。不然。刺辨紛然。時好之焰。不可向邇。此無他。兩者皆以進取聲名爲計。睥睨庸妄貴人。於蹄涔盃杓之間。不得不然也。學姑無論。詩盍求諸方外乎。方外以忘世爲教。何所趨避。今日梵吉之徒。褻語成言。鼓扇愚俗。支那撰述。大概出此。又在方內之下矣。余嘗太息於斯。天嶽畫公。以直木堂詩集。寄余評定。余閱之。兩日方畢。五言古取裁於謝。而以輕清敵其鎚鍊。七言律似香山。而不遷就老嫗之解不解。然其至處自在。五律凍澗枯槎。霽雨孤籟。務爲掣斂。上之入王孟之室。次亦不落大復以下。豈獨振響於僧中者哉。余於近日釋氏之詩。極喜澹歸。及徧行集出。粉墨黓雜矣。雪嶠之詩。在語風得之。無意開先。不能繼也。錢牧齋搆愁山未刻之集。余繙不過數葉。粗厲叟叫之音。觸目生憎。絕不似道人語。况於下此者乎。今乃得

之畫公。余昔訪公於平陽。平陽祖席也。海內望之。如五山十刹。易於名世。而公唯以脫去爲幸。單丁土竈。榮於金碧。烟霞中人物。恍然自有神遇。無俟於剝心燥吻。而後工也。雖然。作詩難。知詩者尤難。劉會孟言。吾之評詩。過於作者用意。故會孟談詩。世人鮮能及之。牧齋嘗爲一知半解。顧牧齋於明詩。去取失倫。畫公之詩。自有會孟其人者。嗟賞之。則以余爲知言。

錢退山詩文序

余過甬上。適退山自淮歸。出其詩文。屬余評定。閱之終卷。其家傳足補史氏之闕文。其談詩能留風雅之墜緒。蕙芷芳潔。非紅塵變場中筆墨也。慨自唐以前。爲詩者極其性分所至。鉢心剗腸。畢一生之力。春蘭秋菊。各自成家。以聽後世之品藻。如鍾嶸之詩品。辨體明宗。固未嘗墨守一家。以爲準的也。至於有宋。折衷之學始大盛。江西以汗漫廣莫爲唐。永嘉以脰鳴吻味爲唐。卽同一晚唐也。有謂其纖巧。釀亡國之音。有謂其聲宏。還正始之響。學崑體者謂之村夫子。學郊島者謂之字面詩。入主出奴。謠詠繁興。莫不以爲折衷羣言。然良金華玉。並行而不悖。必欲銖兩以定其價。爲之去取。恐山川之靈氣。割裂於市師之手矣。退山言作詩者。固當出之以性情。尤當擴之以才識。涵濡蘊蓄。更當俟之以火候。三者不至。不可以言詩。此與宋景濂五美之論。互相發明。其於古今作者。有品藻而無折衷。蓋不欲定於一家。以隘詩路也。嗟夫。退山飄零鯨背。與蟹戶鯁人。共夫烟火十死之餘。人世富貴福澤之氣。煎銷淨盡。而後甘苦鹹酸之味始出。嗟夫。退山詩卽工矣。究竟何用。不過與悲蟬啼蛭。爭鳴楓林葦叢間。彼作爲雅頌。陳之廟堂者。皆時文。



捷徑之人物也。於退山乎何有。

范道原詩序

余在語溪得交范道原。道原往江右。余附書陳士業。而士業已卒。道原爲余弔之。知其能信友也。丁巳在海昌。道原偕門人呂仁祖來講院。留之信宿而去。從此杳不相聞。今年戊辰。從子廉遠自武林返。得道原書。以已刻未刻詩稿待余評定。且言舊稿於乙巳曾經余句除作序。余忽忽忘之。竟不知所序作何語也。今展卷讀之。愛其情事迫切。音節諧婉。如行雲流水。無纖芥疑滯。他人苦思所不能得者。出之以平易。不必問其作何家數。固是詩道中之當行也。余老矣。飾巾待盡。未知與道原相會何日。有懷不可不罄。世風不古。今人好議論。前人四書讒畢。卽辨朱陸異同。今古未分。卽爭漢宋優劣。至於言詩。則主奴唐宋。演之而爲北地。太倉。竟陵。公安。攻北地。太倉者。亦曾有北地。太倉之學問乎。攻竟陵。公安者。亦曾有竟陵。公安之才情乎。拈韻把筆。胸中空無一物。而此數者。名目擾擾。盤結不可但已。究之出其所作。好醜仍是其本色。未能於數目中有所增加也。虞山於兩派各有訾噉。余遇閩古古於廬山。極詆虞山評選之謬。今古古集出。大略多是門面。絕無情語。又不得不以詆虞山者。詆之矣。則知相詆無有已時。豈如里婦市兒之罵。以先息爲屈乎。道原主持風雅。但勸世人各做自己詩。切勿替他人爭短爭長。則詩道其昌矣。

贈黃子期序

先忠端公。司李寧國時。閩人林柱。字乾維。畫一小像。殉節以後。曾鯨字波臣。至姚。依林本幅寫一通。二君

皆名筆。張之影堂。魂神不遠。歲庚寅。余弟晦木爲馮氏牽染。聶丞操兵到門。抄掠以去。二幅化爲雲烟。余百計訪求不獲。遂令邑人李和。追摹僅得髣髴。錢牧齋謂先公狀若天神者。不可得矣。太夫人累年每畫小像。皆出凡手。最後有慈谿魏霞生者。無所傳授。多爲村落傳神。無有不肖。爲太夫人晚年圖。真稱合作。余甚喜。欲令追畫先公。而霞生輒死。今歲戊辰六月。子期自武林觸暑來訪。子期出蕭山大藏宗支。爲吾大年伯諱。可師。丙辰與先公同榜。官行人。孫行以傳神著名海內。其師爲謝文侯。文侯師曾波臣。遠有端緒。余因令寫先公末後伍員識語。及蕺山夫子泣別像。太夫人禮斗誦經二像。曲盡思致。而其尤妙者。誦經一圖。余不見吾母之誦金剛經八年矣。一旦遇之紙上。恍然當日喃喃景象。不覺泣下沾巾。較之霞生。又能得其神也。非藝之精。何以有此。古人祭祀無不用尸。蓋不敢死其親之意。畫像者。尸之流也。程子曰。苟毫髮不似。便非吾親。若夫尸則全然不似矣。畫像卽不肖。猶有一二分之似也。今日尸廢而像存。亦理勢之自然。顧安得如子期者而爲之。可以無程子之憾乎。

淮安戴氏家譜序

自宗法亡。所以收族屬者。止有譜系一事。釐其親疎。明其長幼。古之君子。兢兢於是。而不敢忽也。然以余觀之。天下之書。最不可信者。有二。郡縣之誌也。氏族之譜也。郡縣之誌。狐貉口中之姓氏。子孫必欲探而出之。始以賄賂。繼之囑喝。董狐南史之筆。豈忍彈雀。氏族之譜。無論高門懸簿。各有遺書。大抵子孫相讀。書者爲之。掇拾訛傳。不知攷究。抵牾正史。徒詒蚩笑。嗟夫。二者之不可取信如此。以余之所經歷者言之。

徐汝珮者。陽明先生之弟子也。當時南宮發題。以議新學。汝珮不答而出。以此賢之。及爲同知楚中。侵餉事覺。因而縊死。時人爲之語曰。君子學道則害人。小人學道則縊死也。見於弇州筆記。余修縣志。其後入欲入之鄉賢。余不可。遂爾相讐。姚邑有三太傅祠。祀晉謝安石。宋外戚謝某。明謝文正。原已牽合。余視其神位。安石之夫人爲毛氏。余語其宗祝曰。按晉書。劉夫人非毛氏也。其人對曰。此家譜所載。寧有訛乎。余笑曰。劉夫人生前奇妒。想死後安石出之也。觀此二事。其他可知矣。萬公擇自淮上歸。門士戴曾。戴晟。寓書求序其家譜云。祖籍休寧。自高祖遷淮。至今七世。一依休寧譜式。每五代一起。高祖以上。推所自出。以至始祖。高祖以下。珠聯玉貫。功德之著。孝友之實。無不詳焉。此作譜之大略也。余讀元人唐桂芳文集。武王克商。封微子於宋。七世而曰戴公。此戴姓之權輿也。或綴或分。或湮或振。或以刪經而附列正經。或以講席而坐奪重席。具載傳記。雜出姓氏之編。有足記也。績溪之譜。處士玉甫輯之。旣而廷偉圖之。考其故。先世自江西袁州。徙於新安。其居績溪。則自汀州通判傑公始也。今淮上之祖。出自休寧。不知於績溪。是同是異。二子必能辨之。昔解大紳精於譜學。凡江西一省之氏族源流。婚姻官閥。無不淹貫。蓋有子姓所不及知者。余也。學殖荒落。不能爲二子詳核也。

### 安邑馬義雲詩序

己巳元夕。會講於姚江書院。康明府實來。講畢。明府出其友人馬君義雲詩。俾余評定。其楚遊已有評之者。首風一編。未經南方作家之手。雖刻而不敢自信。故欲明府懸之國門。別其粉墨。嗟乎。南方豈有詩家。

南方之無詩也。非無詩也。夫人而能爲詩也。夫人而能爲詩。則自信其詩。於是僻固狹陋之病。盤結胞胎。即使陶謝。詔之於前。李杜王孟。鞭之於後。不欲盼其帷席。是安得有詩乎。且君之所處。固詩國也。青谿千仞。肆志於仙遊。空梁燕泥。爭名於隋帝。開初唐者王勃。成盛唐者盧綸。柳宗元。結晚唐者司空圖。君取之鄉邦而足矣。乃以通方之見。架學區中。飛才甸外。卽此不敢自信之心。便自詩家三昧也。昔誠齋自序。始學江西。旣學後山五字律。旣又學半山老人。晚乃學唐人絕句。後官荆溪。忽若有悟。遂謝去前學。而後渙然自得。夫誠齋之所以累變者。亦不敢自信之心爲之也。今君之所成就。五言如破昏殘夢。斷披曙曉風。輕古木驕平野。山光悅鳥情。閒看花欲語。漸覺鳥相窺。忽羨鶴眠穩。轉疑鷗夢輕。名花如有待。冷豔向誰親。鳥跡留奇字。花明映素書。七言如千條弱柳。維征轡。一曲驪歌。繞徑堤。山寂任憑飛鳥集。徑深畢竟落花多。孤雁撩空雙鬢白。杜鵑啼罷一天寒。紅葉飄零堆冷豔。荒郊慘變結愁烟。風雨各天思聚散。烟霞半壑憶寒溫。豈意平陂分世路。無端風雨閉山川。休嫌此際清光少。轉畏當年險阻多。長堤渺渺藏鴉起。細柳陰陰出鳥聲。偶行隴畔微風至。坐對山峯皓月臨。荒村歷落幾人家。細雨春深發杏花。吐言天拔。已足脂粉藝文。而猶不自信如此。則此後甯復可量耶。

馬虞卿制義序

老屏空山。束制義不觀者五十年矣。康明府以其鄉馬虞卿制義屬序。余無以應。念束髮出遊。遍交海內。時文之壇坫。可得而言。甲子乙丑間。周介生倡爲古學。因尙子書。繁露法言。家傳戶誦。又數年戊辰。張天

如易之以注疏。名爲表經。未幾吳次尾以八家風動江上。陳臥子以時務崛起雲間。而艾千子以先民短。鑿短長當世。要皆各有長處。逮至於今。蒙引存疑之說行。士皆踽踽守其軌轍。不敢尺寸踰越於外。已又去蒙存而爲說約。此本舉業捷徑。與理學無與。黠者從而張皇其間。竊語狂吠。發爲時文之批尾。而牆之士子。遂以批尾爲學。無子書之瑣繪。注疏之沾滯。大家之蔓延。時務之刻核。頗諧俗構。彼芻靈之象形。疑悽愴之來格。以便其空疎不學之實。則千子爲之作俑也。昔之爲詩者。一生經史子集之學。盡注於詩。夫經史子集。何與於詩。然必如此而後工。時文亦然。今顧以時文爲師。經史子集。一切溝爲楚漢。且井諸儒之理學。視之爲塗毒鼓聲。窮經之學。顧如是乎。虞卿之爲文也。華與實副。中與外溢。意有入而非刻露。詞有章而非粉飾。其昌明龐浩之氣。尤在筆墨陶冶之先。夫豈以括帖爲牆壁者乎。風急天寒之夜。必有當門定脚之人。虞卿之謂歟。

### 西山日記題辭

丁長孺先生。嫉惡如仇。宣城縱橫楚浙。富平主察。斥其黨七人。舉朝大譁。先生抗言七人宜斥。救者非是。波路壯闊。不惜以身爲砥柱。沒後文集出。崑宣織芥之惡。無所隱避。世以比之史鉞。去之再世。聞孫蓼庵刻其西山日記。所記皆嘉言善行。雖其人下中。而一事合宜。亦必書之。然後知先生之恕也。夫立表以定子午。非子非午。皆從子午而出。不準的於表。則倒影斜線。皆自以爲子午矣。日記固先生所立之表也。先生之嫉惡。亦嫉其非子非午。自以爲子午者而已矣。妖鏡之幻人也。或現夫弁冕。或現夫狐鼠。人莫不貴。

弁冕而賤狐鼠。然而妖鏡之弁冕狐鼠。使軒轅鼓其囊籥。按以弦望。金烟玉水所照。未必不反是也。昔倪文煥黨逆而歸。喬侍御往訊之。曰。楊左二公。以忤璫罹禍。君子也。公糾之何故。文煥曰。一時有一時之君子。一時有一時之小人。我居言路時。莫不罵楊左爲小人。我自糾小人耳。今局面一翻。莫不稱楊左爲君子。吾亦以爲君子矣。以世情言之。文煥實爲名言。嗚呼。世情之是非。象沒深泥。盍亦觀先生之書。以審其子午矣。

平陽鐵夫詩題辭

唐人之詩。大略多爲僧詠。如岑參之相識唯山僧。盧綸之幾年親酒會。此日有僧尋。鄭巢之尋僧踏雪行。留僧古木中。皇甫曾之吏散重門掩。僧來閣復閑。項斯之勸酒客初醉。留茶僧未來。李山甫之檻前題竹。有僧名。李洞之壁記醉僧書。鄰僧點寒竹。張喬之僧說讀書年。吟僧欲伴行。朱慶餘之時復留僧宿。唯僧得往還。江僧伴晚吟。崔塗之暫得同僧靜。偏逢僧話久。耿緯之尋僧已白頭。唐球之問寒僧接杖。馬戴之孤壁野僧鄰。其他不可枚數。豈不以詩爲至清之物。僧中之詩。人境俱奪。能得其至清者。故可與言詩多在僧也。齊己云。五七字中苦。百千年後清。此之謂也。豈若今之支那撰述。惡詩村偈。粗厲啾叫之音。剽取市廛。以爲脚本乎。余居四明山中。僧舍不啻千餘。閒時遊覽。但見有物象人。詰之口輒動。所謂僧也。此曹不可與共談笑。况於詩乎。平陽鐵夫名元立。兩月之間。兩度過我。已出其詩。不染纖塵。真英靈衲子。唐人之所詠也。有天岳以爲之師。當趁此色力。專志讀書。無徒普說茶話。理會饅頭夾子也。

顧君榮生六十壽序

陳介眉教授里中書舍至不能容其時顧在瞻來學介眉稱其爲後來之秀因同毛孝章訪余於黃竹浦訥口少言未幾返於淮海歲辛酉萬公擇自淮歸言在瞻倡率其里人爲經史之學不殊甬上余喜其索居而能自立也丙寅冬十一月在瞻不遠千里問病於師重過黃竹偉然如劍客奇材當是稼軒同甫路上人物余兒自都中寄書以其家先生榮生六旬壽序爲請君山陽人長身岳立膂力過人所挽弓數石發必命中嘗與人較射以他弓授之應手而折雅欲以功名自見入海澄公麾下從破廈門論功陞遊擊浙帥朱君招之共事君遂來定海部伍霜寒刁斗應節耿逆之亂海水羣飛常提督節制諸師出海擊之至大佛頭賊伏舟山峽俟官兵半濟橫衝爲二首尾不能相應朱帥在圍中各舶莫敢向邇君擬刃柁工頸上使之轉柁突入賊陣砲聲雷鎗波濤起立賊帥朱非熊殲焉朱非熊者烏雞島賊精於水戰賊恃之橫行海上非熊死而水師不競矣事平君成功不居返於淮海讀二溪語錄有得日與周君調講性命之學君調固奇士嘗參史閣部軍事失勢爲獄吏所困從園中得大光明遂弃家爲僧其所以與君語人莫能測也出家乃大丈夫事非將相之所爲是古之學道者每輕將相余以爲非能爲將相者不可以學道故子房輔漢而赤松絕粒長源定難而嬾殘分芋李林甫之陰賊盧杞之奸邪未嘗不遇異人終爲蟻鳶所笑耳君雖不爲將相而海上之捷則大將之所爲也於學道也何有今以將相之業授之於子振衣千仞諱言平生則謂之輕將相也

天岳禪師七十壽序

自達磨之來。六傳至大鑿鑿之後。析爲二宗。其一爭石頭。雲門、曹洞、法眼、宗之。其一爲馬祖、臨濟、滄仰。宗之。是爲五家宗派。於是世之爲釋氏者。莫不以承接源流爲事。競張空虛。某祖某代。儼然自命於白椎卓杖之間。顧未幾而聲銷響滅。與者受者。同一庸妄。古之人以道爲通塞。今之人以師爲重輕。師者。道之表也。有其表。則當求其實。以應之。苟惟表是循。儲胥虎落。豈能寄汝不朽。是故通肇澄遠。未嘗有宗派可尋。其名器豈讓傳燈。雲門、法眼、滄仰之絕。無關佛法盛衰。則知人重失世系。非世系之足以重人也。嗟乎。吾豈敢薄待方外之人乎。謝康樂曰。得道應須慧業文人。憧憧瓢笠。旅俗膠如。故震旦諸師。欲撫中下之資。不得不言椎朴少文。無害於道。愚者誘於其迹。直謂聖人道妙。可以鄙俚凡近。躡至牛頭馬脯。以搏源流。遂薄經論爲淺教。斥文字爲異端。愈趨而愈下矣。天岳禪師年十三。卽爲詩人。銳志讀書。始出而遍參名宿。雪嶠、玉林、箬庵、山翁。在釋門如五緯之麗天。芒寒色正。皆急於得師。而卒歸之山翁。師從悟後。發爲文詞。湔拂塵蒙。霑飾光價。其學問之功。非師資所獎。余以爲如師者。始不愧傳燈中人物耳。他又何論哉。庚午暮春。爲師掛履之辰。其門人鐵夫。過我黃竹。以壽文謁余。余語之曰。子之師。其詩詞足以自壽。余之所言。無乃贅乎。

餘姚縣重修儒學記

唐荆川王道思以爲漢之經術。宋之道學。其人才之成就。皆師弟子私相授受。無所與於學校。此蓋有激



之言以吾餘姚論之則大有不然。自虞仲翔之易。擅東南之美。嗣起者代不乏人。其出於學校與否。姑不具論。元末明初。經生學人。習熟先儒之成說。不異童子之述朱。書家之臨帖。天下汨沒於支離章句之中。吳康齋。陳白沙。稍見端倪。而未臻美大聖神之域。學脈幾乎絕矣。高忠憲云。薛文清。呂涇野。無甚透悟。亦謂是也。貞元之運。融結於姚江之學校。於是陽明先生者出。以心學教天下。示之作聖之路。馬醫夏畦。皆可反身認取。步趨唯諾。無非大和真覺。聖人去人不遠。孟子曰。人皆可以爲堯舜。後之儒者。唯其難視聖人。或求之靜坐澄心。或求之格物窮理。或求之人生以上。或求之察見端倪。遂使千年之遠。億兆人之衆。聖人絕響。一二崛起之士。又私爲不傳之祕。至謂千五百年之間。天地亦是架漏過時。人心亦是牽補度日。是人皆不可爲堯舜矣。非陽明亦孰雪此冤哉。故孟子之言。得陽明而益信。今之學脈不絕。衣被天下者。皆吾姚江學校之功也。是以三百年以來。凡國家大節目。必吾姚江學校之人。出而措定。宋無逸之纂修元史。黃墀。陳子方之自沈遜國。宸濠之變。死之者孫忠烈。平之者王文成。劉瑾竊政。謝文正。內主彈章。魏奄問鼎。先忠端身殉社稷。北都之亡。施恭愍執綏龍馭。南都之亡。孫熊伏劍海島。其知効一官。德合一君者。不可勝數。故姚江學校之盛衰。關係天下之盛衰也。先是廟學頹敗。上雨旁風。一宮之外。皆爲茂草。當事簿書之事。勝於俎豆。卽有畚築。聊爾具文。至使數十年之中。人才寥落。科名亦且天荒。夫營室無功。單子知陳有咎。國庠爲圃。元輿憂道將陵。忍使陽明闕里。而顛悴於盛世乎。晉中康侯如槿。以經術爲吏治。下車卽爲此懼。廣文沈君煜。方君運昌。佐以精誠。沈君以己財首創啓聖宮。康侯捐俸倡之。田二尹守

一繼之。郡侯李公行部至姚。嘉與是舉。復加申敕。士心雷動。各捐有差。董其役者。諸生某某等。謹刀布以索力。拷礮鼓以程工。經始於某年某月。落成於某年某月。以義嘗學於舊史。見屬爲記。念陽明之學。今時間有異同。余嘗移書史館諸公。不執己見。慨然從之。夫道一而已。修於身則爲道德。形於言則爲藝文。見於用則爲事功名節。豈若九流百家。人自爲家。莫適相通乎。古之釋奠於先師者。必本其學之所自出。非其師勿學也。非其學勿祭也。今天下萬國皆有學。亦復有先師如陽明先生者乎。陽明非姚江所得私也。天下皆學陽明之學。志陽明之志。使吾姚江之士。溝猶替儒。嚶嚶然不能效門室之辨。有一陽明而不能有之。不其慙歟。聖天子崇儒尙文。諸君子振起。以復盛時人物。行將於廟學卜之矣。

傳是樓藏書記

歐陽公云。物常聚於所好。而常得於有力之強。二者正是難兼。至於書之爲物。卽聚而藏之矣。或不能讀。卽有能讀之矣。或不能文章。求三者而兼之。自古至今。蓋不能數數然也。古來文士。不乏抱兔園寒陋。十數冊故書。修飾成家。偃然欲以行遠難矣。古來藏書者。亦不乏兼收並畜。錦軸牙籤。爭長於名畫奇器之間。酒闌燭跋。充爲耳目之玩。此可謂之讀乎。近世之以博洽名者。陳晦伯、李于田、胡元瑞之流。皆不免疥駝書籠之誚。兪州牧齋。好醜相半。上下三百年間。免於疑論者。宋景濂、唐荆川二人。其次楊升庵、黃石齋、森森武庫。霜寒日耀。誠閒世之學者也。何意當吾世。而見之健庵先生乎。喪亂之後。藏書之家。多不能守。異日之塵封未觸。數百年之沈於瑤臺牛篋者。一時俱出。於是南北大家之藏書。盡歸先生。先生之門。

生故吏。徧於天下。隨其所至。莫不網羅墜簡。搜抉緹帙。而先生爲之海若。作樓藏之名曰傳是。昔人稱藏書之盛者。謂與天府相埒。則無以加矣。明室舊書。盡於賊焰。新朝開創。天府之藏未備。朝章典故。制度文爲。歷代因革。皆於先生乎取之。是先生之藏書。非但藏於家也。先生內備顧問。外獎風流。雖十行俱下。而矻矻焚膏。倚相之九邱八索。子產之實沈臺駘。方之昔人。豈緊多讓。其精勤如此。當貞元會合之氣。文統必有所歸。先生施於名命爲雅誥。刻於金石無愧辭。風聲所播。山心松友之士。莫不推琴而起。共集門牆。一經盼睞。皆合宮懸。其爲文也宏矣。然則兼是三者而有之。非先生其誰與。嗟乎。自科舉之學盛。世不復知有書矣。六經子史。亦以爲冬華之桃李。不適於用。先儒謂傳注之學興。蔓詞衍說。爲經之害。愈降愈下。傳注再變。而爲時文。數百年億萬人之心思耳目。俱用於揣摩勦襲之中。空華臭腐。人才翳茸。至於細民。亦皆轉相模倣。以取衣食。遂使此物。汗牛充棟。幃蔽聰明。而先王之經大法。兵農禮樂。下至九流六藝。切於民生日用者。蕩爲荒烟野草。由大人之不說學以致之也。數窮必復。時文之力。會有盡時。先生主持文運。當必有以處此。人將指此樓也。與白鹿爭高矣。先生以某嘗登是樓。命之作記。惜某老矣。不能假館而盡讀之也。

與李郡侯辭鄉飲酒大賓書

康父母來。申老公祖之命。承命驚惶。鄉飲酒。朝廷之禮樂。於斯而寓。得其人則見王道之易易。失其人則如近日之具文。徒爲識者所笑。今以老公祖行之。知其不徒然也。然以頑鈍平生。無不善狀。如義者充賦。

則未免失其人矣。義豈敢犯不韙而冒昧承之。以誤老公祖知人之明哉。義蒙聖天子特旨。召入使館。庶人之義。召之役。則往役。筆墨之事。亦役也。義時以老病堅辭不行。聖天子憐而許之。今之鄉飲酒。亦奉詔以行者也。假若應命而赴。召之役。則避其勞而不往。召之爲賓。則貪其養而飲食衍衍。是爲不忠。一不可也。義幼而伶仃。先忠端身殉社稷。義旣不能如緹縈之上書代死。又不能如龐娥之手刃仇人。有愧女子。竊不復自比於人數。苟此歲月。未嘗不自賤其老也。今廢蓼莪之詩。而歌伐木之章。是爲不孝。二不可也。鄉飲酒之禮。所以觀德。故必使進趨中度。升降揖拜。竟日無倦。而後禮明樂和。衆乃大悅。義秋間一病。去死無幾。以是龍鍾潦倒。行止須人。苟入賓筵。使觀者笑其郎當。三不可也。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觀者如堵。牆公罔之。裘揚鱣而語曰。幼壯孝弟。耆耄好禮。不從流俗。修身以俟。死者不句在此位也。蓋去者半。處者半。義幼壯不能孝弟。耆耄而又違禮。應命以從流俗。其可乎。倘俟揚鱣而後去。亦已晚矣。老公祖奕世忠孝。錫類之仁。必不肯陷人於不義。收回成命。使義得修身俟死。此卽老公祖之三薰三沐也。

再與李郡侯書

捧讀老公祖手教。殷勤篤摯。其下士好賢。真不讓於李文公矣。義亦何幸而身親遇之。但區區衷款。未蒙賜允。則不敢無說。從來大賢之待士。有相違而實相成者。有相隨而爲相失者。昔張魏公欲起蘇雲卿於灌園。雲卿不應。魏公終不強之。天下誦雲卿之高節。亦誦魏公之大度。所謂相違而相成者也。王介甫徵常秩於布衣。常秩就道。介甫甚信任之。天下議常秩之干進。亦議介甫之尙同。所謂相從而相失者也。義

之不才。老公祖欲豁其幽篁之面目。進以俎豆之趨跽。無論顛倒衣裳。即使奉命而來。以八十之老人。祝鯁祝咽。成禮而退。亦不過一時之觀美。何如使義得遂麋鹿之性。天下之人。必交口而誦曰。李公之舍己從人如此。李公之愛人以德如此。李公成人之美如此。李公晰義之精。繭絲牛毛如此。且使義得免於疑論。一舉而五善備焉。豈非當世之盛事與。不然。少無仕宦之情。老忘朶頤之戒。義之一身。將狼狽失據。大君子甯不哀之邪。所陳皆出血心。伏冀老公祖俯鑒。寬其違命之罪。則知己感恩。皆兼之矣。

與康明府書

南山一帶。虎變異常。兩月以後。所傷將及二十餘人矣。攬水之下。有一小庵。四僧而食其三。東奧居人。今月初五日至初九日。每日而殺一人。四五成羣。白晝跳梁。其中一黑虎。銳喙人立。尤爲毒害。其次一黃虎。面有白文若川字。與之爲副。搏人而食。無有脫者。近山村落。鳳亭。雙雁。通得之間。當晝蔽戶。不敢輕出。樵採路絕。居民醜金設醮。毫無應驗。人言老父母之德政。虎宜渡河。今肆行無忌。若此。其故安在。嘗讀東漢循吏傳。童恢之治不其民嘗爲虎所害。迺設檻捕之。生獲二虎。殺之。古人之爲政。正不必出於一道也。有以德化者。有以力制者。其爲循良。則一而已矣。鱷魚之患。韓文公作文以祭之。陳文惠公因其害張氏之子。遂命郡吏。擊小舟。操巨網。往捕。曳之以出。鳴鼓誅之。因作戮鱷魚文。並傳千古。以爲美談。後人無有優劣之者。老父母固二公之流亞也。甯肯坐視宇下之小民。肝腦塗地。而不爲之動心乎。且鱷魚之害。不過張氏一童子耳。文惠尙爲之復仇。况今殘暴至於二十人外乎。若曰。此非考成所及。大吏不以之督責。小

民不以之怨咨。何與吾事。此則俗吏之恆情。老父母必不出於此也。然則若何。可以除之。夫虎雖多力。不過兼壯夫二三。敵以十人。則絀。爪牙雖利。但可施於咫尺。禦以統炮。則絀。弟嘗訪問獵夫。有陸奇者。自言用鳥鎗六人。鏡叉四人。與之從事。勢可必獲。但非數日。可以成功。當其蹤跡所至。居民不供頓食。誰肯裹糧。以蹈危事。就令殺虎。亦無賞格。所以任其咆哮。視人爲不足畏矣。誠使明府張掛榜文。約束獵戶。使之討捕。既奉明文。則山家自然給食。勒以嚴限。苟得殺虎。懸以重賞。居民無不願出。虎方不畏人。日在山麓。一月之內。必可成功。又不然。駐防之兵。所以禦盜賊之爲民患者。猛獸食人。甚於盜賊。同一殺人也。人之與獸。豈有異乎。而束手飽食。虛費錢糧。老父母苟申文協鎮。使之除害。準以討賊之功。尤易爲力。如此。則老父母之政治。與昌黎文惠而爲三矣。

# 南雷文定三集卷二

## 董在中墓誌銘

嗟乎才之難也。於千萬人之中而生一人焉。宜乎爲天所愛護。堅牢名器。顧迅風陵雨。愚智同盡。將爲生之者有意乎。無意乎。甬江之上。唯董氏爲多才子。吾友天鑒。有子四人。及允瑄。次允珂。允璋。允璘。風塵所集。無不拭目。十年之間。吾始哭允璘。繼哭允珂。又哭允瑄。吐珠於澤。誰能不含。而乃同之瓦礫乎。允瑄字在中。董孝子之後。世爲明州人。祖應圭。字五銘。舉萬曆己酉鄉試。知和易。鄧三州。父德僖。字天鑒。舉崇禎丙子鄉試。戶部主事。在中生而卓犖。讀書迎解。下筆有奇語。家庭自爲師友。郡中試案。必以董氏爲眉目。在中前後積取高等。文學南豐。詩學東坡。久之併僭於諸儒之語錄。其會心在傳習錄。陽明之學。達於人心。以求學術之要。世以其非箋傳舊本。有信有不信。在中心通臆暢。不以世論而奪也。康熙己酉。舉於解試。因得盡交天下名公鉅卿。皆傾下之。崑山葉訥庵先生。一時冰鑒。慎許可。在中投之行卷。嗟賞以管葛事業。贈詩有董子家東海。獻賦來帝閣。視我頌一篇。浩浩三峽奔。所言雖甚夥。仁義實本根。進止更可觀。笑語藹春溫。都雅周容刀。貴重魯璣璠。驚問所師誰。答言是黃君。故訥庵之知余。由在中也。會舉博學鴻儒。訥庵遂以余之姓名。面啓皇上。余空山麋鹿。不諧世用。庶幾同學之士。共起講堂。以贊右文之治。顧未幾而在中死矣。是可哀也。桑海之交。天鑒砥節邱園。息機盛世。未免悲涼交積。在中聽視無形。邂逅詩酒。

不露酸寒。叔父筆公。跌蕩好客。晚年憔悴。閉門滅竈。天鑒每食不能下咽。在中經理饘粥。共其豐儉。所以悅親者如此。亦近世之疊洗矣。康熙己未某月某日。卒於保定道之署中。年若干。娶徐氏。御史殿臣之女。繼俞氏。儀部郎有章之女。子三。長元晉。次元泰。元觀。女二。一適丁卯舉人錢淑泰。一適□有章。昔昌黎誌馬少監。以爲未四十年。而哭其祖子孫三世。傷之之至此。不過游處之常。若余於董氏。則有師友惻惻之力。而零落於轉瞬之間。更可傷也。元晉以董巽子之狀。介萬公擇求銘。爲之銘曰。行修於家。名聞於闕。億萬之生。如此歸骨。亦無愧矣。何怨倉猝。有子也才。後先存歿。吾銘可信。滄海不竭。

董吳仲墓誌銘 壬子

先師立證人書院。講學於越中。至甲申而罷講。後二十四年爲丁未。余與姜定菴復講會。脩遺書。括磨斯世之耳目。然越中類不悅學。所見不能出於訓詁場屋。而甬上之聞風而興者。一時多英偉高明之士。吳仲其一也。明年余至甬上。諸子大會於僧寺。亦遂以證人名之。甬上講學之事。數百年所創見。傳相驚怪。吳仲使疑者解頤。辨者折角。而甬士風氣爲之一變。越中書院承先師之後。爲天下所注目。莠言邪教。思得一假其名以行。吳仲授經在越。以其所言求題拂。通殷勤。吳仲作長書駁之。使之歸正。當先師講學之時。圓澄圓悟兩家子孫。欲以其說竄入。先師每臨講席而嘆。余推擇同志。王士美。王元趾等數十人。進於函丈。彼釋學之黠者。三及吾門而辭焉。其氣爲之銷沮。孔子曰。自吾得由。惡言不入於耳。余於吳仲。同此心也。吳仲於先師夢奠之後。遏絕惡言。勇過子路矣。吳仲諱允璘。姓董氏。系出廣州。漢和帝時。黯以孝聞。



世居慈溪。永樂間。梅隱始徙鄞縣。高祖邦樂。嘉靖丙午舉於鄉。知浮梁縣。曾祖光亨。贈奉直大夫。易州知州。祖應圭。萬曆己酉鄉薦。第二官。至保定府同知。父德儒。字天鑒。崇禎舉丙子鄉薦。母范氏。天鑒四子。長在中。次二嘉。次俟真。吳仲其季也。弱冠而知名。主持坊社。舉足有所重輕。學使者等第。必以吳仲爲眉目。其學從陽明入手。已讀先師學言。句磨字拆。辨其同異。作劉子質疑寄余。大意主陽明教法四句。以先師破意已發之說。與陽明有善有惡意之動。不能相合。余謂先師之意。卽陽明之良知。先師之誠意。卽陽明之致良知。陽明不曰。良知是未發之中乎。又何疑於先師之言意。非已發乎。中庸言致中和。考亭以存養爲致中。省察爲致和。故中和兼致。王龍谿從日用倫物之應感。以致其明。歐陽南野以感應變化爲良知。是致和而不致中。聶雙江。羅念菴之歸寂守靜。是致中而不致和。則皆以意者心之所發一言爲崇。致中者。以意爲不足憑。而越過乎意。致和者。以動爲意之本然。而逐乎意。中和兼致者。未免攔截於意。分動靜爲兩節。使蚤知意屬未發。則操功只有一意。前後內外。渾然一體也。吳仲得余言。膠解凍釋。自署爲菴山學者。爲人磊落不屈折。敢於任事。郡邑利害是非。論議憤發。當事聽之奪色。就館象山。力舉社倉法行之。遇贅情鄙行之徒。性不能耐。便戟手而罵。由是爲流俗所嫉。其與人交。急難窘助。嘗以貧賤徇人。蓋非齷齪關茸。自附於道學者也。臥病半年。臨終自書豪傑之才。道人之質。自負甚侈。斯人斯疾。命也如何。何必嘆息。生於某年丙子十二月十九日。卒於某年辛亥六月初十日。後幾年某月某日。葬於某山之原。配周氏。子一元。諱女一。其友陳赤衷。夔獻。陳介眉。錫嘏。爲之周旋於疾病死喪之際。夔獻誄之。介眉狀之。而以

銘屬余。吳仲之祖先忠端公之友也。余復友其父子間。亦何忍而不銘。銘曰。

鐘鼓在懸。鄭聲必尊。禾黍滿郊。莠草將苗。辨之不早。鹵莽滅裂。嗟乎吳仲。自許豪傑。疊頭鼠目。見之電滅。彼佻佻者。聞毀聖哲。不護目睛。或反喜悅。剖胸無心。割臂無血。言念吳仲。祝余菀結。斯文未墜。此銘無缺。

御史余公墓誌銘

公諱縉。字仲紳。號浣公。余氏爲宋忠襄後裔。自龍游縣遷居暨之高湖。考諱某。號仰泉。生二子。長爲癸未進士。某次卽公也。幼卽能文。時傳奄人魏忠賢竊政。公擬爲彈章。霜威風厲。見者已識其有埋輪之志矣。登順治壬辰進士第。知封邱縣。縣當兵火之後。公私掃地赤立。方塞決河。賦役連滯。公盡捐煩文碎教。與之休息。是時民間最苦者。無如包荒一事。先是流賊蔓延。人戶逃亡。棄地彌望。朝議募民開墾。各設興屯道。興屯廳以董之。民初無不樂從。及其徵租。反過於現在之熟田。違民始願。耕者復荒。郡縣旣以此爲考成。競張虛數。民所歸著。於是以荒地之糧。攤於熟地。民皆失業。公惕然憂之。會制臺繩武李公。行部至封。公導李公至曠野。目覩其裸跣毛食。李公惻然爲之疏聞。始豁虛張之數。而興屯之廳道皆裁。公能以一邑甦數千里之瘠。不特封也。封與延津據壤。郵置錯互。於百里之外。裹飯受役。民甚苦之。公陳情撫軍。但使之協濟而已。中州治行。推公爲第一。入爲山西道御史。條對多見施行。以終養告歸。旋丁內外艱。服闋補河南御史。所上章奏。多持大體。不尙苛細。而其關於國家之大事者。請撤三藩家口。議復撫臣兵權。諸疏格於部議而止。馳駑覆車之轍。探湯敗事之後。而後知公爲金石之策也。越帥橫暴。稅民受貨。奴客跳

梁。觸情放恣。越民蘊憤無所發洩。公嚴文件。數其罪惡。越帥中廢。鳧藻之音。載謠人口。朱方且妄言禍福。朝士多信其附會。有以爲公言者。公曰。此妖人耳。於法當糾。甯可助彼狂瀾乎。方且終以猖狂坐死。夫三藩之反。人所不敢言。故晁錯殞身於七國。越帥之汰。人所不肯言。故劉勝寒蟬於閭里。方且之詭。人所不能言。惟子產先幾於慎。竈公乃不諱利害。不避嫌疑。振響於鐘鼓無聲之日。卽其所未言者。亦且破其魍魎。使無遁形。豈非盛世之霜隼歟。已而卜葬封公。復請告歸。公少無宦情。不得已而出。自此悠悠林下。至於沒世。然甲寅之亂。山寇攻圍越城。公出其私財。以佐城守。寇睥睨而去。是公用世之智。退而不忘也。生於萬歷丁丑五月初十日。卒於康熙己巳十一月二十六日。年七十有三。配鄭氏。贈安人。筵李氏。封孺人。子六。長毓澄。壬戌戊辰進士。次毓泳。州同知。次毓瀚。廩膳生。次毓溥。河間府通判。次毓□。州府同知。次毓湘。貢監生。女□□□□□□□□□□。壽處寬。何嘉珣。皆諸生。其壻也。孫男二十七人。懋□。懋楨。懋楷。懋標。懋權。懋棟。懋種。懋桂。懋梅。懋棊。懋模。懋樸。懋樞。懋柅。懋榑。懋梗。懋梓。懋梧。懋桐。懋榕。懋械。懋棠。懋杞。懋枏。懋柱。懋楫。孫女十九人。曾孫十二人。曾孫女八人。其孤以庚午十二月初四日。葬於邑之東原山。介姜定庵。屬銘其幽室。余昔嘗見公。知其鄉邦之典型也。故不辭而銘之。銘曰。

公之出吏。當彼危疆。哀此黎民。以熟包荒。人庶流迸。家戶且亡。公能除之。惠此一方。豈唯一方。數省且康。公入臺中。振夫紀綱。厝火積薪。尾大末強。路人皆知。不敢聲揚。公獨奮筆。出匣干將。焦頭爛額。公言始彰。誰來毒鼓。憔悴鄉邦。萬人所指。無病不僵。簡落狐狸。賴公彈章。途歌巷舞。沒世不忘。妖人讖緯。首鼠陰陽。

布霧千里。朝士趨踰。公獨曰否。決其披猖。膏盲泉石。未盡其長。佻佻後人。嗣其耿光。

朝議大夫奉敕提督山東學政布政司右參議兼按察司僉事清谿錢先生墓誌銘

昔明道汎濫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而後返求諸六經。考亭於釋老之學。亦必究其歸趣。訂其是非。自來求道之士。未有不然者。蓋道非一家之私。聖賢之血路。散殊於百家。求之愈艱。則得之愈真。雖其得之有至有不至。要不可謂無與於道者也。崇禎間。士大夫之言學者。尙廣大。多以宗門爲入處。蔡雲怡、黃海岸、林可任、錢清谿。其尤也。雲怡、海岸。終爲綱常人物。可任、白樵、秉拂。一往不返。清谿未見其止。四先生者。所至各異。其求道之心則一也。清谿先生諱啓忠。字沃心。錢氏爲鄆中望族。方伯奐而下。五世爲若廣。若選。若廣守臨江。生三子。靖忠舉人。益忠訓導。敬忠知寧國府。益忠之子肅樂。卽忠介。若選生二子。長爲先生。次孚忠。先生登崇禎戊辰進士第。時承逆奄之後。天下書院皆經拆毀。先生上言。臣觀崔魏亂政。奄祠遍於天下。乾兒義子。人頭畜鳴。斯孔孟學術一大厄也。三尺童子。猶知笑之。則中朝誦功勸進。轉相效尤者。止以諸臣平日理學不明。不識節義爲何物。但知有身家。不知有君父。但知迎合流俗。不知反照良心。良心泯而道術晦。道術晦而治術墮矣。是故生祠書院相爲貞勝者也。應將已毀書院。盡行修復。此聖政之急務也。疏出。廷臣皆躋之。除南康府推官。與利除害。如不及。案無留牘。園土之中。饑者與食。寒者與衣。疾者與醫。藥民是以不冤。郡固有白鹿書院。爲司李職掌。司李多未嘗學問。徒稽其田稅出入而已。先生集士子講學。隨機指點。當其得意忘言。三三兩兩。便覺沂水春風不遠。歸宗寺爲紫柏重興。先生刻其

集於寺中。愍山葬五乳峯下。其地不吉。先生爲之重卜。有明自楚石以後。佛法中衰。得紫柏愍山而再振。先生之爲佛氏。金湯如此。改理撫州。尋遷刑部主事。江夏郭昭封以草廠事論死。先生念其爲文毅子。未減得戍。粵中陳秋濤。臨川湯伯開。先後建言下獄。抗疏救之。皆得出。丁憂服闋。轉禮部員外郎。山左兵荒。餓殍載道。疏請漕糧十萬石賑之。活者無算。已而提督山東學政。至李家莊。流寇猝至。先生諭之。皆放兵。羅拜。則先生昔日所活之饑民也。以誥誤歸。未幾得白。崇禎癸未八月十二日卒。距生萬曆甲午十二月二十三日。年五十。娶戎氏。李氏。高氏。贈封皆安人。子二人。肅鏘。肅鏞。俱早卒。在者惟廉。女一。適諸生許曰瑚。孫一中盛。孫女一。適諸生萬經。先生師事鄒忠介。故其學問源流。多在江右。如顏山農。何心隱。皆嶽崎豪傑。乃弇州改爰書以爲傳。世遂抹掇。先生理其緒言。刻而傳之。吾觀先生當日。朱震青易理隱僻。金伯玉苦身持力。金正希體認靜虛。動直相與水火。醯醢鹽梅。未嘗封域自守也。天假之年。豈復如可任之。不反乎。凡先生師友。後來簸湯橫流。多歸節義。然先生當服闋入都。流氛漸迫。寓書高安人曰。寇至。我必死。汝等不必來。是先生不幸而不值橫流。不得以節義顯也。歲壬午。余在京師。與震青論學。當其險絕處。震青每曰。吾友清溪。曾爲是言矣。海岸司李寧波。余嘗與之同舟入省。可任有知己之言。伯玉門巷蕭然。曾數過之。先生亦欲過余。亦不果。先生卒後三十三年。高安人方卒。廉以某年某月日。卜葬鳳下溪山麓。手爲行狀。再拜求銘。於時中原之師友盡矣。廉生也晚。不及見此盛時。聊以所憶者。語之當世。守其家學也。銘曰。

科名祿位。焜暑螢光。皋某未復。姓氏已忘。先生之歿。一世之長。學舍馬廐。師友劍鏃。嘉言善行。散落四方。亦有後死。掇拾其旁。以慰哲嗣。上下徬惶。此心此理。未嘗滅亡。

千秋王府君墓誌銘

府君王氏諱鴻業。字君調。別號千秋。世家鄆之西郭。高祖瑄。成化癸丑進士。以御史出守長沙。曾祖金。嘉靖戊子舉人。劍川州守。祖大獲。高淳縣丞。父國模。諸生。府君五歲而孤。擗踊根乎至性。稍長。則依母為命。出無子弟之過。尋列為諸生。崇禎己卯冬。鄰火將及。父柩在堂。府君從烈焰中。匍匐救之。髻髮皆焦。天為之反風而熄。里人奇其孝感。府君方自刻責。是予之罪也。夫予不能早卜宅兆。至使神靈有此震驚也。遂亟亟焉營葬。以完大事。辛卯喪母。府君年四十有九矣。而哭泣之哀。猶孺子初免父母之懷也。歲時用享。樂與哀半。不以魚菽而弛其濟濟漆漆之敬。與三兄割產。府君遜其高堂。而自予以寢邱之田。西益之宅。長兄之歿。兄弟將鬻田供喪具。買者嫌其荒瘠。府君以己田易之。盜誣其從兄。鼎革危疑之際。如火之燎原。不可向邇。府君觸網訟冤。平日睨虎。卒為解之。府君之於家。行能盡分如此。其所居東園。屋才三間。雞犬圖書。不異一船。而府君靜以環堵為大。兒啼午飯。婦絡冰絲。閭然如在空谷。顧府君才足用世。稽較筭籌。舉贏補絀。計入量出。莫不中程。故五服中。租調手實之事。皆取決焉。逮府君晚年。身為大老子。為名士。登其堂者。含吐綳繆之上。翩躚罇俎之間。儼然復睹咸淳間人物。非今世所有矣。古今來。治日少而亂日多。我生不辰。天地幽閉。孳殺移人。猶晝之不能無夜。春夏之不能無秋冬。人未有能處晝而不能處夜。能

處春夏而不能處秋冬者。晦明寒暑。無落吾裘。葛臥起之事。故鐘石之遷改。在天地間。不過黍稷之播於原隰。刈穫之或銓或鎛也。亦各盡其分而已矣。奈何邂逅風塵。破爲曠劫。舍裘葛臥路之恆。趨猿鶴沙蟲之幻。自吾見喪亂之際。衣冠鼎族。詩書阡陌。不循其舊。至使河海之迹。壘爲窮流。似府君從容乎山野之間。檢襟括步。青氈如故。豈非衣冠之準的歟。生萬歷癸卯十月五日。卒康熙丁卯八月八日。年八十五。配陳氏。先府君十二年卒。以卒之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葬西山之魯巖。子三。長之坊。癸卯舉人。知縣。次之坪。庠生。次之圻。女二。長適潘朝珽。次適庠生趙澎。孫十一。錫麒。錫麟。錫位。錫鳳。錫熊。錫鼈。錫仁。錫義。錫忠。錫信。錫鷄。孫女二。長適林與泌。次適戴宗鼎。曾孫八。永元。永年。永成。永和。永魁。永清。永彬。永譽。曾孫女三。余交之坪二十三年矣。每過甬上。必登府君之堂。老成在望。其葬也。之坪以張旦復之行狀。鄭禹梅之傳乞銘。銘曰。

治亂之運。有經有緯。人生其間。鼎波百沸。以經處緯。險夷一致。以緯易經。百色妖露。甬有蒼舊。居仁由義。河山雖改。詩書不廢。雕虎焦原。不異平地。深松茂柏。永無憔悴。

### 鄭峯陽先生墓表

公諱鄧。字謙止。號峯陽。姓鄭氏。常州武進人也。其先出於義門。父振先。萬歷乙未進士。禮部主事。妣吳氏。封安人。公十歲能文。十六歲從儀部誦四川永寧徧覽。嵩華峨帽諸勝。十九歲歸。中鄉舉。登天啓壬戌進士第。改庶吉士。文文肅以朝講建言。刺及宮奴客魏。疏上留中。公諫留中非制。引武廟之奄禍。神廟之奸。

相爲言。內批與文肅皆降二級。調外任。逆焰高張。興大獄。以殺其不附己者。訛言三吳將謀翻局。偵事者相望。公之黃芝歌。流傳都下。黃芝歌者。詔獄產黃芝六葉。楊左之獄死者。恰符其數。公因之作歌。以當野哭。公旣危甚。乃變姓名爲王小仙。浙東江右粵東深山窮谷。雲水殆徧。丁卯削籍爲民。追奪誥命。逆奄伏誅。奉旨原官起用。居憂六載。崇禎乙亥。入京待補。時溫體仁當國。媚嫉異己。旣排文肅去之。以公爲文肅所援。必爲己患。遂以惑父披剃。迫父杖母。特疏參公。下於刑部獄。囑司寇殺之。司寇不可。改入錦衣獄。金吾亦不敢承。體仁乃使其門人主之。黃石齋先生召對。以爲衆惡必察。匡章棄於通國。孟子從而禮貌之。先師劉念臺先生亦疏言杖母之獄。不可以無告坐。體仁之黨。募公同鄉之市僧以證之。己卯八月。擬辟上命加等。公遂死於西市。從來縉紳受禍之慘。未有如公者也。公爲奸相所陷。路人知之。而杖母流言。君子能亮之以理。未必驗之於事也。水落石出。余詳之公鄉之賢者。儀部眷一妾。其夫人不能容。儀部遂挾妾以出。流轉僧寺。頗爲人所指目。公無可奈何。而夫人篤信佛乘。與一尼甚嫗。公求尼爲之勸解。尼神道設教。假箕仙言。上帝震怒。將降禍於夫人。夫人受戒悔過。儀部始得安其室。一時好事相傳。以竹篋參語之法。訛爲撲作教刑之事。當公之受誣。欲陳其本末。則恐有礙於父母。故甯隱忍就死。齋此冤於地下。豈非仁者之心與。武安君之謂燕王曰。鄰家有妻毒其夫者。使妾奉卮酒進之。妾知其爲藥酒也。陽僵棄酒。主父大怒而笞之。妾終不敢自明。公之不敢自明者。亦猶妾也。雖然。儀部之眷妾。夫人之妒。親之過小者也。使公蒙詬醜。大誹於天下。其輕重可無辨乎。是故公之獄不明。則奸相之惡不著。此後死者之責也。余



嘗入仗錫山。見公題壁。猿鳥絕迹處。非振奇之人。何緣至此。及至匡廬青牛谷。見月季花。大過拱把。公題詩其上。益奇之。公固非井窻中人物。獨怪其獄中猶選制義。豈其熟處難忘乎。抑以之爲游戲耶。公之諸子。霖。過予求表其墓。余爲之論定如此。

參議密庵陸公墓碑

公諱永可。字成一。別號密庵。姓陸氏。宋丞相忠貞之裔。世居鹽濱。明初有以賢能推擇。築大河衛城。遷於淮。遂爲山陽人。祖敘。實父三錫。公爲諸生。已有當世才具。爲上官畫養馬之策。民以不病。登順治乙未。進士第。授裕州知州。入爲刑部員外。陞福建提學僉事。轉布政司參議。未上而卒。公爲人豈弟。雅以濟物爲務。當其在裕。徇地之師相望。絳標寸紙。一日數至。徵村切里。俄頃十催。公應以整暇。民不告勞。赭陽一驛。舊設馬六十。後減至三十一。站銀五千九百餘。減至二千三百餘。事增於前十倍。而費減十之八。難爲意計。公貸軍府子錢。市馬六十。劣充急發。舊三萬戶。戶三男子。則十萬丁也。故派鹽二千九百引。其後丁止一千九百。鹽引尙存一千六百。是一丁食一引矣。公請於鹺使者。減至一千引。民力稍甦。舊額墾田一萬九千三百餘頃。近墾八百餘頃而已。又以塞河之役。逃荒三百餘頃。其征賦皆取盈於五百餘頃之內。逃亡日甚。公設法誘墾。汗菜之田。二而當一。确瘠之田。三而當一。自此民勸於農。鋒鏑之餘。絃誦久息。公新其學校。躬帥藝文。化屠羊。駟馬以爲秀士。邑無文獻。以禮樂爲殘賊。比文章於鄭衛。公考其山川人物。撮殘糾謬。秉筆文閨。裕始有志。凡公之所以籌裕者。如庭內灑掃。無不周款。其在司寇。冤訟洗遂。瘕弊昭蘇。

每退食遲遲。母夫人詰之。公曰。今慮囚者。多以刻深免咎。故煩文滯劾。證逮遐廣。苟循成案。幾人當斬。幾人當絞。吾所以不敢也。當其衡士。翦拉榛楛。斟酌爾雅。瓢笠之門。俱起講堂。而南宮之夜光。多經公所採。拾其入與人之誦者。鄉賢之紀。蛇不給祝。則優劣枯骨。香燈爲之肅然。有司賤士。纖介之惡。便遭裁辱。則請之督撫。未離仕籍。不得妄施荆革。其所至及物如此。臨官之外。破產而字死友之孤。開門而延故人之殯。如田孝廉。姜符玉。翁陵。周文學。枚數之而不勝。蓋天性然也。從來訾吏治者。不過曰。傳舍其官。夫傳舍者。朝至暮去。總使餉馬於軒。宿隼於堂。其破碎猶可支久。顧今之所謂傳舍者。非昔之所謂傳舍也。視傳舍爲己物。杗榑榱椳。必欲發之而去。以大宮之椽。歸爲盧門之椽。甯復有傳舍乎。南陽久已無裕。因公重立。亦如叔孫媯所館。雖一日必葺其牆屋。去之如始至者也。傳舍亦何幸哉。生於萬歷丁巳五月初四日。卒於康熙己未七月初三日。娶某氏。誥封宜人。子三。志謹。國子監學正。志寬。太學生。志默。歲貢生。女二。周恪。李師邕。其壻也。孫男七。觀。兆騏。兆霖。兆稗。嵩年。鶴年。逢年。孫女七。志謹千里求銘。銘曰。史傳循吏。貴乎甯一。瘡痍未起。賊梳兵櫛。逃屋荒田。租吏絡繹。吁嗟密庵。仁心爲質。巖疆風雨。立彼家室。人總刑名。破冢而出。出考藝文。廟堂琴瑟。華表石言。表裏史帙。

桐城方烈婦墓誌銘

桑海之交。紀事之書。雜出。或傳聞之誤。或愛憎之口。多非事實。以余所見。唯傳信錄。所知錄。劫灰錄。庶幾與鄧光薦之填海錄。可考信不誣。所知錄者。桐城錢飲光先生之所著也。先生在前朝。黨錮之禍。似范孟

博。從亡之節。似介子推。虎口殘喘。奔走南北。今歲戊辰。自京師寓書於余。謂海內同人。凋謝殆盡。巋然屹存者。先生一人而已。弟今年七十七矣。知先生來歲。已是八旬。相去二千里。不知尙能遂此願見之志否。因以其安人烈婦之誌爲請。余讀之。凄然。按安人方氏。桐城黃華里之望族。父啓煌。母王孺人。孺人割股以療夫病。年三十而人稱其節。無間言。安人十五爲先生婦。幼固讀書識字。及歸而見先生。以詩文著名。遂相從爲學。日事於硯北。不親俗務。已而先姑棄世。柴水交困。安人於是洗硯削筆。習爲操作。先生無內顧之憂。一意遠遊。嘗是時。流寇盤踞江北。瀕江人戶。皆避寇渡江。棲泊洲渚間。寇遠復返。安人持囊束緼。伺塵起卽遁。不至跟跲忘失。里人多服其智。然在兵聲撼動之際。奉養其舅。未嘗失節。舅以大年終。安人從先生。遷居白下。風雪擁戶。夫婦相對。面如死灰。先生賣文搏食。安人纂紝佐之。少延朝夕。壬午先生試畢。安人迎門。君自度今年能必售否。先生笑曰。臣力竭矣。問盎中米餘幾何。曰可支十日。先生屈指發榜之期。曰但得至此日。吾無憂矣。已榜發不中。舉家啼哭。臥不能起。蓋先生夫婦之困窮如此。武塘錢吏部棟。先生之同宗也。招先生共學。安人獨處白下。北都變聞。先生急歸。而安人已返桐城。人問之曰。天下大亂。此地甯可居乎。阮大鍼以南都防亂。揭爲諸名士所擯。銜之次骨。南渡修報復。次第矯旨。逮揭中之人。先生亡命武塘。安人在里中。東西遷徙。久之亦下武塘。曰不若同死之爲愈也。大兵渡江。所在兵起。吏部亦聚衆廬衢。三吳志士。多載挈帑依之。亡何兵潰。聯舟泊震澤。土寇竊發。先生方他適。賊焚震澤之舟。劫掠子女。吏部溺死。賊上船。安人抱幼女。亦投水而死。時乙酉八月十七日也。二子爲賊所掠。長者逸去。次

子亦死。明日先生得安人屍於岸上。視其衣。皆鉤聯不可解。其子曰。此吾母舟中所爲也。一旦遇兵。卽赴水死。母令人剝衣露體耳。殯諸普濟寺。甲午冬。返葬先隴之右。安人生於萬曆壬子十月二十八日。享年三十四。子女三。存者唯法祖。戊申又死於盜。哀哉。閩粵餘疆。表其節。贈孺人。再贈安人。安人少有至性。十歲時。母病篤。亦割臂肉投藥中。以進。痛母苦節。望其夫之成名。爲之旌表。知不可得。則時時雪涕。自兵興以來。惟誓一死。有里中婦歸自賊者。輒正色叱其不死。里婦曰。求死不得耳。安人笑曰。若不早辦死耳。亂離之世。何日非死日。何地非死所。豈有終日辦死而不得死者乎。遇難后於弊衣中得絕句一首云。女子生身薄命多。隨夫飄蕩苦如何。移舟到處驚兵火。死作吳江一段波。固知震澤之一死。辦之早矣。嘗觀今之士大夫。口口名節。及至變亂之際。盡喪其平生。豈其無悲歌慷慨之性歟。亦以平生未嘗置死於念。一旦驟臨。安能以其所無者。應之於外。陳同甫傳陳氏二女。長女伸頸受刃。次女受污。后有諗之者曰。若獨不能爲姊所爲乎。次女慘然連言曰。難。難。今之士大夫。亦畏其難耳。陳了翁曰。吾於死生之際。了然無怖。處之有素故也。若處之無素。驟入苦趣。無安樂法。文山亦云。遇異人。指示以大光明正法。於是死生脫然若遺。彼大賢之操修若此。何怪乎士大夫爲次女之歸耶。銘曰。

節婦金孺人墓誌銘

歲乙丑。余至棲水。一時友朋來集。論文談道。皆非宿聞腐見。不可以經生崖浹之。已見金介山之詩。質而

不俚。清而不枯。今之詩家。未之或先也。戊辰。余里人沈伯羣。自棲水歸。介山寓書。以其母金孺人之墓銘。爲請。孺人張氏。父遂辰。字卿子。杭之名醫也。孺人歸於金君君榮。時君榮之父已卒。失火。無家居。君榮與婦。寄止婦翁舍下。婦翁既以醫名。學者雲集。拱壁駟馬。華堂翕赫。諸姑伯姊之歸甯者。皆盛其羅綺珠翠。孺人寂然廡下。與夫子相勞苦而已。未幾。君榮之弟又夭。其姑獨處。孺人迎養於張氏。君榮出遊江右。喪其資斧。歸而病卒。孺人年始三十。先有二兒。已殤其一。是時介山方五齡耳。孺人與其姑同牀臥起。撫此孤孩。相依爲命。稍長。課之句讀。手紡口授。一燈熒然。已而卿子亦卒。家產塗炭。孺人以女紅象錢。易米而炊。所冀介山成名。重立兩家門戶。而獨子姑息。惟恐其蒙霧露。每見介山丹鉛在手。卽爲曳去。曰。但得一碗飯。養吾兩人足矣。無爲過自苦也。三世一身。悲光血縷。漬於孺人之旦暮。臥病十餘年。而孺人卒矣。當君榮出遊之時。正值鼎革。干戈無序。孺人隨父避於武康山中。搜牢貫掌。人民晝不敢舉烟火。夜非深林蒼叢。不能藏蔽。每聞兒啼。卽射聲而至。孺人一兒襁負。一兒攜手。呱呱而泣。勢難兩全。咸勸棄其小者。孺人以絮掩兒口。虔護百方。卒免於難。鄧伯道以男子不能庇其二兒。放之孺人。蓋蔑如矣。卿子年八十。尙爲人應病。孺人憫然。謂其子與姪曰。汝等荒於嬉。而坐受老人拮据之養。能無恧乎。故其侍父也。必伺其熟寢。而後卽安。父有寒疾。雖嚴霜烈霰。夜恆四五起。至性有過人者。嗟乎。人世危苦之境。莫如嫠婦。嫠婦而無家。可托。漂搖於女氏之黨。則又危苦之甚者。於此而綢繆風雨。重興家室。其精誠之至。天地爲之感動。亦理勢之自然也。先師蕺山先生。父卒五月而生。喪失家道。母氏章太夫人。依外家以活。頗與孺人境

遇相似。先師之爲大儒。皆太夫人危苦所成。介山勉旃。亦焉知稱孺人者之不如太夫人乎。太夫人之誌。許敬庵先生爲之。則余之誌孺人也。亦焉敢不以實乎。生於萬歷戊午四月十八日。卒於康熙戊午八月二十三日。與君榮合葬皋亭山。子一人曰張。卽介山也。銘曰。卿子之女。介山之母。葬於皋亭。旣封旣樹。白楊蕭蕭。鳴其辛苦。黃絹之辭。刊之石柱。後人過之。知其爲節婦之墓。

卓母錢孺人墓誌銘

李大泌誌。弇州夫人之墓。謂其生長富貴。人望之如在天上。畢生不知憂苦爲何等。而夫人盡瘁操心。有單門之所未嘗者。以信愛樂之命。非富貴貧賤之所與也。余讀武康韋六象之狀。卓母錢孺人。何其相類乎。按狀。孺人姓錢氏。名蕘。字淑儀。杭之錢塘人。父朝彥。崇禎丁丑進士。句容知縣。妣許氏。孺人生而性慧。內則孝經詩詞。略皆上口。年十五。歸仁和卓君麟。異子孟子孟。翰林侍讀諱彝之子也。卓氏爲塘棲望族。富甲一方。阡陌間架。牽連郡邑。僮客數百人。轉轂鳴燒。晝夜不絕。舅姑皆在京師。子孟讀書。不問生產。孺人以弱女子。未明而起。諸事填委。候其指揮。左握算子。右徵市歷官租。歲計轉運。貯積會要。不爽毫髮。細至庭內灑掃。竈養柴水。亦經心目。子孟隨舉順天。當卓氏之盛。孺人不以林下之風。願息閨閣也。亡何。侍讀卒官。家勢中衰。盜入其室。發大珠黃金以去。利其財者。廣設機械。囑喝數萬金。子孟亦暴卒。病姑在堂。稚幼滿室。孺人擘定風波。上侍湯藥。下授詩書。喪葬婚姻。禮文畢備。觀者不知其爲患難之餘。當卓氏之

衰孺人不以風雨之晦。改其昏曉也。逮姑潘恭人卒。葬既畢。兩子爲諸生。侍讀詩書之澤。有託門戶重立。而孺人亦病矣。從容謂其子女曰。吾昔奉汝祖母。秉燭晚食。祖母南向。吾與諸姑左右。汝父從容。座末舉觴加餐。笑語歡洽。將謂此樂可常。何意轉瞬間。零落俱盡。正如長亭旅憩。先後散去。唯我獨留。亦復何堪。因歎。歎不自已。未幾而卒。時康熙己未十二月十九日。年五十。子四人。長齡。太學生。松齡。庠生。永齡。錫齡。女四人。婿陳奕昌。項灝。俱太學生。餘未字。孫男三人。長齡等。將以年月日。葬子孟之墓。將葬。奕昌傳其內子之命。乞余銘之。昔陳同父夫人。欲朱文公篆其親墓。因夫以乞。孝思冥契。千載如新。但不知余之文。能如文公之篆。亦可傳後乎。銘曰。

物盛而衰。衰久而復。天道之常。人事之卜。吁嗟孺人。霜雪性情。高明之家。而荼苦一生。

### 東星禪師塔銘

上虞東山。謝車騎之所經始。靈運因而踵事增華。非安石所謂之東山也。觀靈運山居賦。神麗甲於宇內矣。歲庚辰。余至其地。值爾密禪師解制之期。茶話久之而別。戊辰。余復至。則悟公爲住持。方病傷寒。使人扶而出拜。求其師啓明塔銘。甚墜。啓明。蓋爾密師之法嗣也。余於湖海間。方外之士。其學有所不能盡知。惟取其同門淨地之狀。隱括而敘之。師諱淨鑒。字啓明。別號東星。壽春王氏子也。生而近道。聞人誦華嚴經。聽之移時。曰。經乃佛語也。佛語可解。佛獨不可爲耶。年十七。卽喜與僧遊。欲學其法。僧言知識多在南方。須往依之。此事非杜撰可成。師遂發心南詢。有自博山來者。師問博山教人作何工夫。云。教看一口氣。

不來。向何處安身立命。師聞之。茫然自失。此話日橫胸中。無有入處。已遇僧古春。禮之爲師。欲隨出家。父不許。乃與春密約。春候之前途。師午夜踰城。兼程五百里。始與春會於南陽之香嚴山。從之祝髮。首參弁山瑞白。相依四載。得箇自在境界。弁山便欲付之鉢袋。師以爲非住足之地。復從汰如法師。證性相二宗。爾密講華嚴於順聖。師渡江謁之。密曰。你會參弁山。乃是禪客。我這裏却講經。師曰。和尚莫瞞人好。密云。却是你瞞我。命充維那。上堂。師擬申問。密遽云。你昨日敗闕。今又來何爲。師罔然。鈍置者久之。密曰。汝雖到不疑之地。其奈古人全機大用何。師曰。話作兩概。密舉古人云。若論戰也。箇箇立在轉處。爲甚放剝猪狗手脚不出。師屢下語不契。未幾忽有會處。曰。剝猪狗手脚。這回放得出也。密云。作麼生。師曰。今日放過和尚。自是徧歷江浙諸大老之門。天童密雲。雙涇雪嶠。皆有契語。始返顯聖。解制呈偈云。雲門門裏掛瓢囊。舉措如經蠱毒鄉。明月到窗還自照。空庭細草任他長。灰堆冷豆平空爆。雪壓梅花驀地香。將謂回頭別有路。草鞋依舊踏清霜。師未嘗讀書。不諧音律。而失口偈頌。恰似老於文學者。爾密遂以衣偈授之。師卽把茅雙髻。遵養時晦。卽爾密招之。亦不輕出。踰年始爲其師分座。秉拂。爾密示寂。出世於山陰之普嚴。繼遷武林。悲華。歷集善能仁。國慶。凡五坐道場。皆強而後赴。非蓋大屋。養閒漢。開眼尿牀者比也。康熙戊午十二月初九日。示疾。沐浴更衣。書偈云。生死無終始。猶如環上循。到頭霜夜月。任運照乾坤。遂寂。世壽七十一。僧夏四十五。門人奉全身。塔於東山鵲峯之北。嗣法二十五人。宋退谷雲禪師云。烏道孤危。元關妙密。在曹洞宗旨亦奇矣。若較臨濟。直是天地懸隔。以言乎全機大用。惟臨濟有之。師固曹洞子孫。而放



出剝猪狗手段。是未嘗無大作用也。豈古之曹洞異於今乎。抑今之濟洞止以源流分別。其宗風實無所異乎。吾恐爲其學者。實昧昧於兩家之門戶。而相習爲口耳之談乎。安得起師而問之。銘曰。曹洞中興。粵自散木。海門石簣。整其脫輻。所以東浙。法乳雷燭。於赫鑒公。起自北陸。聿來南方。徧參名宿。果熟東山。人天眼目。遂嗣師席。機鋒箭簇。琵琶無絃。白鷗不啄。說法熾然。非絲非竹。

豐南禺別傳 辛亥

余讀嘉靖實錄。十七年六月。致仕揚州府通州同知豐坊。奏請上與獻皇帝廟號稱宗。以配上帝。心鄙其爲人。蓋坊之父熙。嘗以議大禮廷杖。其忍於背父。他又何論。坊有書名。甬上故家。多藏其底草。相誇示。每黜而不視也。已見坊所著五經世學。其窮經誠有過人者。徐時進書其逸事。惜文不雅馴。暇時另爲一通。以發嗚噓。坊更名道生。字人翁。別號南禺外史。五歲時。董侍御問以所讀書。曰大學序。誦至淳熙五年。故漏熙字。侍御問之曰。此大人名也。由是長老多奇之。當其讀書。注目而視。瞳子嘗度。眶外半寸。人有出其左右。不知也。自考功遷謫。失職而歸。書淫墨癖。無所不知。亦遂目空今古。滑稽玩世。瀟洋自恣而已。有方仕者。從坊遊學。其書法假坊名以行世。坊知之恨甚。曰。須抉其眼。始不能作僞耳。以是語舍中兒。皆曰。諾。久之。舍中兒捧一物至。曰。此方仕之眼睛也。吾等夜俟之荒郊。抉之以來耳。坊大喜。厚勞之。再日而方仕至。舍中兒告之故。令勿入。入則吾等欺敗矣。仕曰。無傷也。坊見仕大駭。曰。聞君遇盜傷眼。今如故何也。仕曰。曩者夜行。盜抉吾眼以去。方闕絕閒。叢祠中有鬼。哀吾取新死人眼。納吾眶中。今雖如故。猶痛楚耳。坊

亦信之。置酒賀其再生。坊欲下鄉收責。僕不利其往。農家簸穀。有大扇。僕執之以告曰。鄉人聞主至。各家製此以待。使其男婦搖之。主必中寒而死。坊曰。誦哉。鄉人使吾死而驗傷之無從也。需之以六月往。其奈我何。每年必召黃冠。設醮以驅蚤蝨。客至則問之。自吾醮後。覺蚤蝨滅於昔否。客曰。尤甚。吾方怪之。豈知公家蚤蝨驅而之吾舍乎。坊乃大喜。當其醮時。黃冠賂侍者。陰捕蚤蝨。不使近坊。坊確然以爲醮之左驗。龐侍御求書。餽金三十。坊曰。吾正需此。卽設醮三壇。一滅倭寇。二滅僞禪僞學。三滅蛇虎蚤蝨。聞者無不大笑。而坊匍匐祈請。出於至誠。姜宗伯求墓誌。坊撰文并書。將授使者。食所餽粉羹而咽。坊大呼姜某毒我。趣令燬文。返幣其門。僧德祐潛易原文。而以別紙焚之。幣亦未嘗返也。坊以杜元凱故事。楷書法華華嚴二經。錮之鐵函。沈於大海。同行者亦潛易之。竟不知所沈者爲何物也。嘗於譚觀察坐閒。徵異事。坊曰。宏治五年。鳳凰止正陽門樓上。移時而去。脫一羽。長二丈許。觀察不信。坊指其童子曰。彼亦見之。童子曰。然。又嘗納涼僧舍。謂僧曰。我在通州。穴巨瓜置小机其下。側身入坐。仰面承漿飲之。膚生粟乃出。僧不信。亦以徵之童子。童子年十三四。坊之倅通相去且三十年矣。東門皮工王姓者。事坊甚謹。歲時餽遺不絕。坊感其意。問其所欲。於嘗所往來者。或曰。似欲向公乞一號耳。坊手書闌坡二字以號之。而坡字之土肥頭。皮工得此珍甚。有見之者曰。析之爲東門王皮。公蓋恣汝也。皮公聞之更喜曰。吾與東門猶蟻蝨耳。公乃以東門畀我。皮固吾業。道其實耳。踵門以謝。言狀。坊曰。此人安得有此言。可以師我矣。延之上坐。皮工惶恐而出。閒過聞祠部。天雨。止之宿。坊曰。須吾榻乃可。祠部卽令人移榻。而榻製甚煩。用四小舟載之。安

楊方竟而忽稱腹痛。必不可留。仍移榻而返。意怪祠部之求書也。性鄙人口道錢物。侍者故靳之。謂梅雨須暴藏金。坊曰諾。畢暴而數之。亡一笏。以責侍者。侍者再竊一笏。坊復數之曰。是矣。蓋但論其奇偶也。時進之所傳如此。余則以坊之怪誕。此猶其小小者爾。其大者在偽造六經。或託之石經。或託之別傳。而毀先儒。放言無忌。謂朱子食貧無計。賣書糊口。掠取新說。其價易增。所言子見南子。爲衛靈之繼室。是擠於宋朝之倫。獵較爲奪禽獸。是擬於禦門之盜。其卦變圖。真牧童之陋戲。又曰。晦翁果生於混沌初闢之時。真爲伏羲受業之師。手授卦變圖。親見伏羲。據之以畫卦。而演爲先天四圖。歷壽數萬餘歲。至宋慶元庚申爲始卒也。楊榮纂修大全。以其妻是朱氏。故盡用朱子之說。其於書經。則謂其祖慶。正統六年。官京師。朝鮮使臣媯文卿。日本使臣徐睿。入貢。以尙書質之。文卿曰。吾先王箕子所傳。起神農政典。至洪範而止。睿曰。吾先王徐市所傳。起虞書帝典。至秦誓而止。笑中國官本。錯悞甚多。其中國所無者。令嚴不敢傳。而正其錯悞者。一二。故坊之世學。一依外國本。文卿言其國商書。有四十一篇。睿言其國周書。有八十二篇。而周書第七十八。爲孔子之命。敬王命仲尼爲大司寇。相魯而作。其八十二。方爲秦誓。書依年而次。秦誓之作。在魯僖公三十三年。孔子生於襄公二十二年。相去七十六年。焉得以孔子之命先之乎。其僞不待辨。慶果信之。亦取笑於外國矣。坊一官不得志。無所不寄其牢騷。人給已。還以給人。至於經傳。亦復爲拊掌之資。其罪大矣。

兵部尙書李公傳

公諱蔭祖。字繩武。本朝鮮李氏。七世祖英。徙於遼東鐵嶺衛。以軍功授本衛都指揮使。曾祖成功。贈榮祿大夫。祖如樾。太原郡守。父思忠。仕至禮部左侍郎。提督陝西全省官兵。鎮守西安將軍。贈光祿大夫。有明慶歷間。公之曾伯祖成梁。以軍功封寧遠伯。故遼東李氏爲天下冠。公以太學入官。順治五年。授戶科江南司員外郎。七年。遷浙江司郎中。九年。陞左僉都御史。十年。遷兵部右侍郎。兼管正黃旗副都統事。十一年。陞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總督直隸。山東。河南三省。十四年。加太子太保。仍以原官總督湖廣。十六年。以病乞歸。康熙三年卒。年三十有六。公歷官六任。而刻石之功。著於天下者。則在鎮大名與荊州之日。其在大名。淫雨爲患。沁。衛。洺。漳。滹沱諸水。一時泛濫。黃河大決。直隸東明等三十一州縣。山東館陶等十州縣。河南臨漳等九州縣。莫不罹被災毒。流民載道。公疏請蠲賑。安插十萬生靈。拔之鬼錄。山賊高鼎。囊括五臺。恆代之間。抄截蜂起。官軍進討不利。公以爲賊衆上下危岡。如在枕席。豕食村落。不患不飽。我兵裹糧從之。途畏峯澀。所謂彼逸我勞。豈能得志。莫若壁彼近郊。斷其出入。則搜牢路絕。兼旬困餓。燼黨自離。始以銳師抵其巢穴。可不勞而定也。上從之。未幾遣諭賊巢。開以丹青之信。鼎遂率其衆降。山西盜屏威名遠著。直隸山東諸賊。或擒或降。次第就平。當是時。海內初定。齊魯豫晉間。尙有崩剝之勢。而畿南千里。左滄海。右太行。爲神京門戶。公卒使之反側寢謀。廬落整頓。此奠安三輔之功也。其在荊州。王師進取滇黔。道所經由。牧馬數十萬。賦民芻豆。公言若是。是烏鈔求飽也。力持不發。洪閣部疏民運。公馳至軍中。謂洪公曰。行營糧料。日需數千石。方今水運陸運。不敷三日。二旬不能一運。自沉以上。改水從陸。數鍾而

致一斗。民力何堪。吾恐滇黔未下。三楚先搖。古人因糧於敵。閣下何不出此也。洪公是之。李自成敗後。逋寇郝永忠等。尙餘十萬。房竹秭歸。蔓延以及夔巫。旌旗亂野。公檄由彝陵。襄陽。鄖陽三路合擊。牽其首尾。於是賊勢漸衰。卒至破滅。麻城李善友。猖狂邪教。熒惑遠近。士人多有從之者。豫撫議勦。公曰。此一老捕盜力耳。何以兵爲。未幾。善友就擒。楚地大水。男婦裸袒河畔。競取浮沒菱糝。以資口食。公做鄭俠故事。繪圖以進。上覽之惻然。援勦將士。俘獲女口。以千計。公宴諸將於署。潛遣人搜之船中。出以還其家。楚當兵革之際。飢饉之餘。而三戶如故。不至冰駭風散者。此紀綱江漢之功也。公讀書不喜章句細微。明遠有幹局。故爲辭祭酒所蘊。孟制府喬芳所知。其奏對詳切。世祖嘗謂侍臣曰。朕聞李思忠子有才略。今見之。果然。天性孝友。宗伯命之襲爵。固讓其弟。宗伯之疾。衣不解帶者累月。及以戎事墨衰。則悲號如不欲生。其侍修太夫人。就養無方。躬親甘旨。無絲髮遺憾。俸入緣手散之。三黨待以舉火者十餘家。所著奏議若干卷。嘗觀與王之世。必有不二之臣。以輯安黎庶。故雖鋒鏑倥傯。而此意未嘗不行其間。蓋天以生物之心。寄此一人耳。願後之儒者。斷絕小文。嫖績微辭。閉門聽難。以爲學道。則天地何賴焉。觀公之行事。仁心爲質。摯陰方結。而陽和霍然。其不滅之令蹤。蓋千載如一日也。令子長白先生。令宗義述其梗概。一二識其大者。使後之人有考焉。

### 周節婦傳

康熙戊辰五月。山西巡撫薩公。以周節婦事。上於朝。天子下之有司。烏頭雙表。天光爛然。其子孝廉馬珽。

徵於世之能文者。爲文以張之。按節婦姓周氏。臨洮郡丞某之孫女。世居安邑之離城。年十五。歸於諸生馬君崇疆。生子二。曰琕。曰瓚。而馬君卒。節婦年方二十。求死不得。迺忍貧鞠育。遂不施膏沐。日處寒燈敗帷中。順治己丑。土寇之亂。鋒鏃縱橫。襁負流散。節婦能保其二子。如在衽席。事平之後。野無青草。室如懸磬。垂暮老姑。柴水交困。節婦身執家苦。不以貧狹。縮其醬菜。又使其子從事於學。博士倚席。說經鏗鏗。猶然承平舊家故態。由是二子照爛文筆。遂爲國器。康熙甲子。琕舉於鄉。霜雪之後。繼以陽和。天之報施。苦節未嘗不刻期而信也。嗟夫。家猶國也。當節婦之稱未亡。馬氏亦中衰矣。而節婦有死之心。卒乃中興馬氏。亦猶田單之存燕。汾陽之再造唐室一也。凡今之人。侈社稷苞桑之功。而輕單門風雨之瘁。此之謂不知類矣。今聖天子無幽不燭。使農里之事。得以上達。綱常名教。不因之而益重乎。康侯以其事屬余傳之。余不得而辭也。

余恭人傳

恭人余氏。相國有丁之孫。刑部郎中繩訓之女。年十六。歸謝君子宜。是時謝公象三。巡按山東。而宣子家居。與陸文虎。萬履安。讀書。文虎曾謂余曰。近得謝宣子。不特秦川貴公子。固名輩之冠冕也。一切廚養困畜之事。皆恭人主之。檢御門族。靜然四屋。使宣子歛案之功。不牽於閨闈。尋登崇禎癸未進士第。明年宣子殉難。恭人年纔二十八。老人涕泣於堂上。孤子悽惶於膝下。丹旆歸魂。青燈不哭。九死之心。空延鐘箭。南渡哀榮。死事宣子。贈太僕寺少卿。諡忠節。於是得封恭人。柴天改玉之交。皇風未暢。鼎族陸危。謠言沸

火公爲前朝大臣。未免鞠躬傲吏之下。狼狽折札之命。一門百口。流矢影風。顧有憂色。恭人鎮以整暇。如處無事。雖屯苦備經。卒開閉否之運。養生送死。總歸禮教。非其才識絕人。何以有此。卒於康熙壬戌十一月十八日。享年六十有六。子五。長爲霖。同知州事。次爲兆。諸生。次爲憲。癸卯舉人。次爲肱。次爲衡。廩生。考授州同知。女二。長適歲貢生高奕襄。次許諸生范正國。孫七。德興、德寬、皆諸生。德懋、德聞、德用、德量、德充、孫女五。曾孫六。曾孫女三。甲申之變。凡夫人之在京邸者。或從子而死。或從夫而死。成德之母張淑人。金鉉之母章恭人。汪偉之妻耿恭人。劉理順之妻萬淑人。妾李孺人。馬世奇之妾。宋李二孺人。陳良謨之妾。時孺人固皆地捲朔風。庭流花雪。而其景象之慘惡者。新樂侯劉文炳之杜太夫人。集子女同死樓上。其子婦先死。次長女死。杜太夫人六縊而後死。少女縊斷而墜。不得死。乃開窗擲身樓下。血如泉湧。又不死。有老蒼頭在側曰。夫人何不死於井乎。少女曰。不可。太夫人命同死一處。豈得違之。遂脫金條脫賞蒼頭。重扶樓上。助其結纒始死。溫璜之死於新安。其女年十四。方熟睡。母夫人推醒之。女問爲何。夫人曰。死耳。女曰。諾。父母各引繩尾縊之。余爲之作傳。淚涔涔不能止。因念史遷絕無此等文字。使後人讀之。無不痛哭者。宋之亡也。文陸身殉社稷。而謝翱、方鳳、龔開、鄭思肖、傍徨草澤之間。卒與文陸並垂千古。然則諸夫人之從者。固女中之文陸也。若恭人者。淒楚蘊結。亦猶之謝、方、龔、鄭。皆天地之元氣也。爲衡介萬公擇求。余傳之。蓋去宣子殉難之時。四十七年矣。

廣師說

自科舉之學興而師道亡矣。今老師門生之名。徧於天下。豈無師哉。由於爲師之易。而弟子之所以事其師者。非復古人之萬一矣。猶可謂之師哉。古人不敢輕自爲師。以柳子厚之文章。而避師之名。何北山爲朱子之再傳。而未嘗受人北面。亦不敢輕師於人。昌黎言李翱從僕學文。而李翱則稱吾友韓愈。或稱退之。未嘗以爲師也。象山爲東萊所取士。鵝湖之會。東萊視象山如前輩。不敢與之論辨。象山對東萊。則稱執事。對他人則稱伯恭。亦未嘗以爲師也。卽如近世張陽和。其座師爲羅萬化。尺牘往來。止稱兄弟。不拘世俗之禮也。嗟乎。師之爲道。慎重如此。則所以事其師者。甯聊爾乎。故平居則巾卷危立於雪中。危難則斧鑕冒死於闕下。掃門撰杖。都養斬版。一切煩辱之事。同於子姓。賀醫閭之事。白沙懸其像於書室。出告反面。緒山龍溪於陽明之喪。皆築室於場。以終心制。顏山農在獄。近溪侍養獄中。六年不赴廷試。及山農老而過之。一茶一果。近溪必手捧以進。其子弟欲代之。近溪曰。吾師非汝等可以服事者。楊復所之事。近溪亦以其像供養。有事則告而後行。此其事師。曷嘗同於流俗乎。流俗有句讀之師。有舉業之師。有主考之師。有分房之師。有薦舉之師。有投拜之師。師道多端。向背攸分。乘時則朽木青黃。失勢則田何糞土。固其宜也。近世有淮海劉文起。師岳西來薦生。則事若嚴君。死則心喪踰制。爲之嗣。以世之爲之廟。以享之。爲之田宅。以永之。猶恐其不聲施於後世也。求能文之士。以章之。古人事師之義。復見於今矣。將使劉峻杜口。昌黎不傷孤另也。



# 南雷文定三集卷二

## 金石要例

碑版之體。至宋末元初而壞。逮至今日。作者既張王李趙之流。子孫得之。以答賻奠。與紙錢寓馬。相爲出入。使人知其子姪婚姻而已。其壞又甚于元時。似世系而非世系。似履歷而非履歷。市聲俗軌。相沿不覺其非。元潘蒼崖有金石例。大段以昌黎爲例。顧未嘗著爲例之義。與壞例之始。亦有不必要例而例之者。如上代兄弟。宗族姻黨。有書有不書。不過以著名不著名。初無定例。乃一一以例言之。余故摘其要領。稍爲辨正。所以補蒼崖之缺也。

## 書合葬例

婦人從夫。故誌合葬者。其題只書某官某公墓誌銘。或墓表。未有書暨配某氏也。張說爲蕭灌神道碑云。南城侯之夫人。同刻碑銘。其題贈吏部尙書蕭公神道碑。其妻韋氏。書事實於內。題則不列。楊燭爲王義童神道碑。其子師本陪葬。亦不必爲標題。自唐至元。皆無夫婦同列者。此當起于近世。王慎中集中。如處士陳東莊公暨配黎氏墓表。蓋不一而足也。

## 婦女誌例

婦女之誌。以夫爵冠之。如某官夫人某氏。或某官某人妻某氏。庾信。陳子昂。張說。獨孤及。皆然。若子著名。

則以子爵冠之。如柳子厚爲王叔文母誌。書戶部侍郎王公先太夫人河間劉氏。婦人後夫而死者。其葬書祔葬。權德輿集中宏農楊氏。河東縣君柳氏。博陵縣君崔氏。皆如此例。

書名例

碑誌之作。當直書其名字。而東漢諸銘。載其先代。多只書官。唐宋名人文集。所志往往只稱君諱某字某。使其後至於無考。爲可惜。

稱呼例

名位著者稱公。名位雖著。同輩以下稱君。耆舊則稱府君。昌黎集中有董府君。獨孤府君。張府君。衛府君。盧府君。韓府君。有文名者稱先生。如昌黎之稱施先生。貞曜先生。皇甫湜之稱昌黎韓先生。友人則稱字。如昌黎之於李元賓。樊紹述。張孝權。元姚牧菴稱趙提刑夫人爲楊君。則變例也。

墓誌無銘例

墓誌而無銘者。蓋序事卽銘也。昌黎張圓之誌云。敘次其族世名字事始終而銘曰云云。蓋所謂誌銘者。通一篇而言之。非以序事屬誌。韻語屬銘。猶如作賦者。未有重曰。亂曰。總之是賦。不可謂重。是重亂是亂也。故無銘者。猶賦之無重無亂者也。正考父之鼎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偃。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敢余侮。饋於是。粥於是。以糊余口。比干銅盤曰。右林左泉。後岡前道。萬世之甯。茲焉是保。漢滕公石銘曰。佳城鬱鬱。三千年見白日。吁嗟滕公居此室。此有韻之銘也。季札之喪。孔子銘其墓曰。嗚呼。有吳延陵季子。

之墓。衛孔悝鼎銘曰。六月丁亥。公假於太廟。公曰叔舅。乃祖莊叔。左右成公。成公乃命莊叔。隨難於漢陽。卽宮於宗周。奔走無射。啓右獻公。獻公乃命成叔。纂乃祖服。乃考文叔。興舊者欲。作率慶士。躬恤衛國。其勤公家。夙夜不解。民咸曰休哉。公曰叔舅。予女銘。若纂乃考服。悝拜稽首曰。對揚以辭之。勒大命。施於烝彝鼎。此無韻之銘也。古來原有此兩樣。墓表神道碑。俱有銘有不銘。

### 單銘例

敘事卽在韻語中。昌黎房使君鄭大夫殯表。大理評事胡君墓銘。盧渾墓誌銘。

### 墓表例

墓表表其人之大略。可以傳世者。不必細詳行事。如唐文通先生。宋明道先生之表是也。歐文胡瑗石曼卿墓表。皆不書子姓。今制三品以上神道碑。四品以下墓表。銘藏於幽室。人不可見。碑表施於墓上。以之示人。雖碑表之名不同。其實一也。故墓表之書子姓。墓表之有銘。不可謂非也。自有墓表。更無墓碣。則墓表之製。方趺圓首可知矣。故與碑分品級。柳州稱神道表。神道與墓。無品級之可分也。

### 神道碑例

柳州葬令曰。凡五品以上爲碑。龜趺螭首。降五品爲碣。方趺圓首。此碑碣之分。是凡言碑者。卽神道碑也。後世則碣亦謂之碑矣。豈以神道二字。重於墓乎。地理家以東南爲神道。蘇瓌碑建於塋北一十五里。亦曰神道碑。宋孫何碑解云。班固有泗亭長碑文。蔡邕有郭有道。陳大邱碑文。其文皆有序冠。篇末則亂之。

以銘。未常以碑爲文章之名也。迨李翱爲高愍女碑。羅隱爲三叔碑。梅先生碑。則所謂序與銘。皆混而不分。集中總目。亦不復曰文。戾孰甚焉。今當如班蔡之作。存序與銘。通謂之文可也。

楊炯爲成知禮神道碑。其碑銘之後有係。曰若楚辭。別自一體。

婦人妃主。亦稱神道碑。如張說和麗妃息國長公主。李華東光縣主。楊綰郭汾陽夫人是也。

### 行狀例

行狀爲議諡而作。與求銘而作者。其體稍異。爲諡者。須將諡法配之。可不書婚娶子姓。昌黎狀董晉亦書子姓。柳州狀段太尉。狀柳渾。是也。爲求文者。昌黎之狀馬韓。柳州之狀陳京。白香山之狀祖父是也。

### 婦女行狀例

王魯齋曰。衛公叔文子卒。其子請諡於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所以易其名者。請諡之詞。意者今世行狀之始也。自唐以來。有官不應諡。亦爲行狀者。將求名世之士。爲之誌銘。而行狀之本意始反矣。觀昌黎廬陵。東坡三集。銘人之墓最多。而行狀共不過五篇。而婦人不爲也。又知婦人之不爲行狀之意亦明矣。按江淹爲宋建太妃周氏行狀。任昉。裴子野。皆有婦人行狀。非婦人不爲行狀也。

### 行述例

歐陽元銘曾秀才云。行述似翁所作。李本魯獅作姚天樞神道碑云。其子侃。以公行實。徵錄歐陽發作事迹。此皆與行狀名異而實同也。今既有行實。又有行狀。無乃重出乎。

誄例

誄亦納於壙中。故柳州虞鶴鳴誄云。追列遺懿。求諸后土。誌銘亦可謂之誄。元鄭師山爲洪頤墓誌銘云。其門人俞溥。狀其言行。俾爲之誄。以識其葬。

子孫爲祖父行狀例

今人爲其父行狀。稱父之父爲王父。王父稱爲曾王父。曾王父稱爲高王父。非也。稱謂當以父爲主。故穆員狀父云。高祖宏遠。曾祖固禮。祖思恭。考元休。未嘗以員之自稱。易之。孫述父銘。陳子昂父志。皆如之。

碑誌煩簡例

誌銘藏於壙中。宜簡。神道碑立於墓上。宜詳。然范仲淹爲种世衡志。數千餘言。韓維志程明道。亦數千言。東坡范蜀公志。五千餘言。唯昌黎煩簡得當。

先廟碑例

先廟碑。見於昌黎集中者。皆敘立廟之由。本其得姓之始。祖功宗德而已。至元則侈大其子孫。於祖宗反略焉。先塋先德。昭先等碑。名雖不同。其義一也。宋景濂爲單氏先塋碑銘云。公之勳業。不附先德之後。何以白前人積累之深。雖昧於造文之體。不暇卹也。當知碑先德而後子孫者。非文之正體矣。

書祖父例

蔡邕祖攜碑云。攜字叔業。曾祖父勳。攜生稜。稜生邕。邕至勳。連身六世。故後漢邕傳。稱勳爲六世祖。而唐

穆員爲其父誌。高祖上一世。則稱五代祖。陳子昂誌父墓。五世祖太樂。生高祖。方慶。方慶生曾祖湯。湯生祖通。通生皇考辨。柳州父神道表。六代祖慶。五代祖旦。高祖楷。蘇子美父誌亦然。此當從後。

范育呂和叔墓表。稱曾祖爲皇考。祖爲王考。庾承宣爲田布碑。稱曾祖爲王大父。柳州柳府君墳前石表。辭稱高祖王父。曾祖王父。祖王父。

不書子婦例

女子重所歸。故婿多書。子婦例不書。楊炯爲曹通神道碑。載子婦一人。以其陪窆於塋內也。裴抗爲田承嗣神道碑。載子婦二人。以其爲公主也。而宋之黃裳誌夫人黃氏。男三。長曰淳。娶孫氏。次曰昱。娶楊氏。少曰延。娶張氏。楊慈湖誌舒元質云。生子五人。曰鉞。叔晦。壻曰鉦。娶袁氏。曰銑。簡女女焉。曰錯。娶趙氏。曰鏞。叔和之壻也。方大琮誌其父云。大興。娶溫陵趙奉直不拘之女。大臻。娶福唐林簡肅粟之孫女。大鏞。娶薛左史元昇之孫女。誌林景說云。男榮公。聘王氏。誌徐母趙氏云。子庭蘭。娶兪料院某之孫女。此外諸家文集。亦不多見。至元而古法蕩然。閩復廣平王碑。元明善淇陽王碑。無不書子婦矣。

子女不分書所出例

子女皆統於父。雖異母。而不分書所出。在唐。如權德輿誌李巽。三夫人。四子。不言某屬某氏。楊綰作郭汾陽夫人神道碑。六子。八女。俱書夫人下。在宋。歐公誌蘇子美。先娶鄭氏。後娶杜氏。三子。誌梅聖俞。初娶謝氏。再娶刁氏。子男五人。女二人。溫公誌呂獻可。始娶張氏。後娶時氏。四子。六女。荆公誌萬源。元配孫氏。繼

配盧氏三子一女。誌蘇安世娶葉氏。又娶某氏。子四人。女子五人。誌李宗辨。男十五人。女十九人。俱書夫人。季氏下。是皆以父爲主。不必分屬之母。此定例也。然婦無別誌。卽附見夫誌之內者。前後夫人不妨分屬子女。如昌黎碑楊燕奇夫人李氏。有男四人。女一人。後夫人雍氏。有男一人。女二人。誌昭武李公。三娶元配韋氏。生子絃。女貢。次配崔氏。生綽。紹。縮。今夫人無子。白樂天之誌元微之。穆員之誌鄭叔則。皆用此例。逮元姚牧菴碑姚樞。書子女某出某出。虞伯生志牟應龍。亦書某出。張起巖狀張宏。夫人趙氏。姜氏。二子。元節。趙出。元里。姜出。此非古法之所有也。

### 婦人誌書子女例

婦人之誌。非其所生者不書。臨川誌曾易占。子男六人。擘。鞏。牟。宰。布。肇。女九人。其誌夫人吳氏。子男三。鞏。牟。宰。女一。

### 妾不書例

婢妾所生之子。書其子不書其母。如昌黎誌李郝云。夫人博陵崔氏。七男三女。邪爲澄城主簿。其嫡激。鄆城令。放。芮城尉。漢。監察御史。滄。洸。潘。皆進士。是崔氏所生。只激一人。其六人皆不書其母。誌李惟簡云。夫人崔氏。公有四子。長曰元孫。次曰元質。元立。元本。元立。元本。皆崔氏出。其二子皆不書其母。誌鄭君云。初娶韋肇女。生二女一男。後娶李則女。生一女二男。其餘男二人。女四人。其餘者。蓋婢妾所生。故不書其母。李定母仇氏。王文公爲李閒誌。書定於正室浩氏之下。不書仇氏。古例皆然。至元而壞之。劉敏中忠獻碑。

書妾李謙爲張文謙神道碑。書側室姚牧菴阿力海涯碑。書如夫人潘澤碑。子希永。他室李出。蘇天爵。高文貞碑銘。子男三人。履恆。麻夫人出。益。側室王氏出。耶律有尙碑。子男五人。長楮。次朴。次權。皆伯德夫人出也。次栝。次檢。庶也。宋景濂方愚菴墓版文。稱妾爲少房。

不書子姓及妻例

周隋碑誌。多不書子姓。并不書配。其時夫婦各自爲誌。故不書。至於合葬者。夫人必書。如庾子山之段永。司馬裔。柳霞侯。莫道生。宇文顯和。諸碑是也。後來歐陽爲石守道誌。不書妻某氏。子某名。尹師魯亦不書子名。有書子不書妻。周隋間多有之。至唐如孫逖誌李暹。獨孤及誌姚子彥。皆然。

單書嗣子例

周隋之碑。單書嗣子。未嘗人人而書也。觀庾子山諸碑。司馬裔。但書世子侃。長孫儉。但書墩等兄弟。紇干宏。但書世子恭等。崔詵。但書世子洪度。辛威。但書世子永達。段永。但書世子岌。唐權文公爲伊慎神道碑。但書冢嗣。餘書息男十六人。

書孫曾例

昌黎碑誌。只書子女。更無書孫者。孫逖爲杜義寬碑。書孫以表其墓。權文公爲王端碑。書孫以其葬。王父。白樂天碑。崔孚。書孫以其求文。張曲江爲呂處真書其孫女。爲李仁瞻書其孫。李迴秀爲裴希惇書其孫。皆以立碑故。其他皆不書也。至宋則皆書孫矣。不特孫也。且及於曾孫矣。廬陵蘇明允誌。書孫。曾子固誌。



錢純老書孫。東坡狀溫公書孫。子固誌沈率府子三人。某某孫八人。某某曾孫三人。某某東坡范蜀公誌書曾孫女。虞伯生碑張宏範書孫六人。某官某曾孫十一人。某官某。

### 書孫壻例

葉水心藏氏誌書孫壻。虞伯生狀董文用孫女十人。長適某。次適某某。馬石田銘劉伯戶孫女四人。一適某。一適某。唐時孫壻不敢入碑誌。或列之碑陰。與先友一例。權文公之碑王光謙是也。

### 書外甥例

王文公仁壽縣太君徐氏誌書外孫四十七人。

### 孫不宜分屬例

今但書孫。又各於孫下。系以某子所出。爾雅曰。男子謂姊妹之子爲出。公羊傳曰。蓋舅出。以鄧世子巫。與魯襄公。俱是莒外孫。同所自出。故凡言出者。因母姓而云也。今以出屬之於父。不通甚矣。且父在。則孫俱屬之父子。不私爲一己之有也。

### 不書壻祖父例

女之所適。但書壻之姓氏。不當及壻之祖父也。元明善誌袁夫人史氏。書女長適宋相史莊肅公嵩之之孫似伯。次適工部尚書余天任之孫昌期。次適宋資政殿大學士史巖之之孫益伯。以顯宦著名。故變例書之。蘇天爵誌袁文清女四人。其二人。書適故觀文殿大學士趙某孫由錫。適故相史忠定王元孫公侑。

其二人書適同知袁州路總管府事趙孟貫。適處州儒學錄余應築。二書祖父。二不書者。以著名不著名也。然已爲濫惡。今世不論馬醫夏畦。一概書某某之子若孫。某不知何謂也。

書生卒年月日例

凡書生卒。止書某年某月某日。不書某時。

書國號例

凡書出仕於前代。稱其國號。當代稱皇。柳州柳渾。陳京。狀是也。

書妻變例

張景妻唐氏再適。宋祁載之。

書女變例

韓文公三女。其長女初適李漢。改適樊宗懿。誌書婿左拾遺李漢。聲集賢校理樊宗懿。次女許嫁陳氏。三女未笄。聲即婿之別名。此皇甫持正變例也。

塔銘例

柳州云。凡葬大浮圖無窳穴。其於用碑不宜。然柳州之爲浮圖碑多矣。今釋氏之葬。不曰碑銘。而曰塔銘者。猶存不宜用碑之義也。

書僧臘例

今之爲塔銘者。於其終也。書僧臘若干。世壽若干。因話錄云。釋氏結夏。隨其身之輕重。以蠟爲其人。解夏之後。以本身驗於蠟人。輕則爲妄想。耗其氣血矣。今作伏臘之臘。失其義矣。柳州書爲僧凡若干年。其壽若干。或凡年若干。爲僧若干期。

#### 僧稱公例

凡僧稱某公。皆以其名。宋景濂塔銘可按也。今乃以其字稱公。此村野驅鳥所爲。奈何文章家因之。

#### 寺碑例

宋景文筆記云。碑者。施於墓則下棺。施於廟則繫牲。古人因刻文其上。今佛氏揭大石鏤文。士大夫皆題曰碑。銘何耶。按儀禮。碑在堂下三分庭之一。當碑揖。宗廟路寢庠序皆有碑。所以識日景。是不特繫牲而用也。碑於釋氏無礙名義。如王簡棲頭陀寺碑文。其來已久矣。

#### 銘法例

祭統銘之義。稱美而不稱惡。此孝子孝孫之心也。故昌黎云。應銘法。若不應銘法。則不銘之矣。以此寓褒貶於其間。然昌黎之於子厚。言少年勇於爲人。不自貴重。誌李于單。書服泌藥一事。以爲世誠。誌李虛中。亦書其以水銀爲黃金。服之冀不死。誌王適。書其謾候高事。誌李道古。言其薦妄人柳泌。皆不掩所短。非截然諛墓者也。

#### 論文管見

昌黎陳言之務去。所謂陳言者。每一題。必有庸人思路共集之處。纏繞筆端。剝去一層。方有至理可言。猶如玉在璞中。鑿開頑璞。方始見玉。不可認璞爲玉也。不知者。求之字句之間。則必如曹成王碑。乃謂之去陳言。豈文從字順者。爲昌黎之所不能去乎。

言之不文。不能行遠。今人所習。大概世俗之調。無異吏胥之案牘。旗亭之日歷。卽有議論敘事。敝車羸馬。終非函箒中物。學文者。須熟讀三史八家。將平日一副家儲。盡行籍沒。重新積聚。竹頭木屑。常談委事。無不有來歷。而後方可下筆。顧脩父以世俗常見者爲清真。反視此爲脂粉。亦可笑也。

作文雖不貴模倣。然要使古今體式。無不備於胸中。始不爲大題目所壓倒。有如女紅之花樣。成都之錦。自與三村之越。異具機軸。今人見歐曾一二轉折。自詔能文。余嘗見小兒搏泥爲炆。擊之石上。鏗然有聲。泥多者聲宏。若以一丸爲之。總使能響。其聲幾何。此古人所以讀萬卷也。

敘事須有風韻。不可擔板。今人見此。遂以爲小說家伎倆。不觀晉書南北史列傳。每寫一二無關係之事。使其人之精神生動。此類上三毫也。史遷伯夷。孟子屈賈等傳。俱以風韻勝。其填尙書國策者。稍覺擔板矣。

文必本之六經。始有根本。唯劉向。曾鞏。多引經語。至於韓。歐。融。聖人之意而出之。不必用經。自然經術之文也。近見巨子。動將經文填塞。以希經術。去之遠矣。

文以理爲主。然而情不至。則亦理之鄂廓耳。廬陵之誌交友。無不嗚咽。子厚之言身世。莫不悽愴。郝陵川

之處真州。戴剡源之入故都。其言皆能惻惻動人。古今自有一種文章。不可磨滅。真是天若有情天亦老者。而世不乏堂堂之陣。正正之旗。皆以大文目之。顧其中無可以移人之情者。所謂烈然無物者也。作文不可倒却架子。爲二氏之文。須知堂上之人。分別堂下。臧否韓、歐、曾、王。莫不皆然。東坡稍稍放寬。至於宋景濂。其爲大浮屠塔銘。和身倒入。便非儒者氣象。正元美爲章質誌。以刻工例之。徵明、伯虎、大函傳。查八十許。以節使。抑又下矣。

廬陵志楊次公云。其子不以銘屬他人。而以屬修者。以修言爲可信也。然則銘之其可不信。表薛宗道云。後世立言者。自疑於不信。又惟恐不爲世之信也。今之爲碑版者。其有能信者乎。而不信先自其子孫始。子孫之不信。先自其官爵贈諡始。聊舉一事。以例其餘。如□□主江、西試。以試策犯時忌。削籍。有無賴子高守謙。結黨十餘人。恐喝索賂。□不應。遂掠其資以去。□尋死。崇禎初。昭雪死事者。竄名其中。得贈侍讀學士。今其子孫乃言。逆奄竊柄。□抗疏糾參。幾至不測。閣臣爲之救解。已而理刑指揮高守謙等。緹騎逮訊。□辯論侃侃。被拷掠而斃。崇禎初。贈侍讀學士。諡文忠。脫空無一事實。不知文忠之諡。誰則爲之。且并無賴之高守謙。授以僞官。真可笑也。潘汝禎。建逆奄祠於西湖。□□已臥疾不能起。奄敗。遂有言□□入祠不拜。爲守祠奄人所挺。因而致死。以之入奏者。今無不信之矣。近見修志。有無名子之子孫。以其父祖入於文苑。勃然不悅。必欲入之儒林而止。嗚呼。人心如是。文章一道。所宜亟廢矣。所謂文者。未有不寫其心之所明者也。心苟未明。劬勞憔悴於章句之間。不過枝葉耳。無所附之而生。故

古今來不必文人始有至文。凡九流百家以其所明者沛然隨地湧出。便是至文。故使子美而談劍器。必不能如公孫之波瀾。柳州而敘宮室。必不能如梓人之曲盡。此豈可強者哉。

# 南雷文定附錄

束髮交遊於當世之名公鉅卿。鮮有不振衣進謁者。故無責沈之文。過泗之譬。諸老先生亦以其能提筆伸紙。不惜與之往復。積歲月之久。尺牘盈千。爲置大牛篋。零碎不復條貫。數年來東西遷徙。擔頭船底。失爲閨媪脂燭者不少矣。文定刻成。自念齷齪之物。難邀齷齪之詞。因簡近時數通。冠於篇端。黃宗羲識。

錢謙益 牧齋

湖上接手教。爲之盱衡擊節。嘆賞稱快。不謂高明意見。與鄙人符合如此。自國家多事以來。每謂三峯之禪。西人之教。楚人之詩。是世閒大妖孽。三妖不除。斯世必有陸沈魚爛之禍。今不幸言而中矣。邇來則開堂和尚。到處充塞。竹篋拄杖。假借縉紳之寵靈。以招搖簧鼓。士大夫掛名參禪者。無不入其牢籠。此時熱喝痛罵。斥爲魔民邪師。不少假借者。吳越閒只老夫一人耳。何幸而又得一太沖。德必有鄰。法無孤起。寥寥宇宙。從此不至形單影隻。自傷孤另。良可喜也。秀初近來相晤。一沙彌扶杖。數比邱侍行。裝成一善知識模樣。正眼熟視之。幾欲發狂大笑。略交一二語。渠見我滿口鄙穢。掩耳而去。去而反覆思之。不禁其啞然失笑也。第不可因此輩可笑可鄙。遂哆口謗佛謗僧。譬如一輩假道學大頭巾。豈可歸罪於孔夫子乎。斯世中豈無一二高僧。精通佛說。禪律交修者。彼不欲聚徒領衆。蕭然於空山古寺之中。人亦無從物色。

耳。陽明、龍溪得禪門之精，改頭換面，自出手眼。學佛而不知儒，學儒而不知佛。徐六擔板，各見一邊。總使成就，只是一家貨耳。太沖於此處，想已大有樞柄。放開兩眼光明，爍破三千大千世界。勿但拾儒門餘唾，寄身在宋元諸儒儲胥虎落之內。老夫雖衰遲失學，尙能執鞭弭，捧槃盂，以從事邦莒之後也。注楞嚴經，正要宣明。此一部經，殺盡天下妖魔和尙。若待殺盡和尙，然後注經。孔夫子近不能殺季孫，遠不能殺陳恆。何以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乎？放筆及此，料太沖必以吾爲知言也。近有人談及杭城二僧，一是活佛，一是妖僧。戲作判斷一篇，大爲叢林傳誦。惜已失其稿，無從博一噴飯耳。楞嚴流變三疊，雖畫圖見示，覽之尙自茫然。乞將長水注文，詳細疏解，如何是一橫一豎，如何是進動算位，圖形指事，確實訓話，使鈍魯人一見了了，方可了此段公案。不妨以名世大儒，暫現邨夫子老學究身，掀開兔園冊子，教寫上大人讀都都平丈我。方是老夫真切領教處也。覲面未能，郵筒可達，勿憚勞，勿吝教。望之望之，敬此九頓，以請仁規。便郵信筆滿紙，卽日返權。敬俟德音。清和廿日燈下，通家老生錢謙益頓首奉啓於昭慶僧房。

顧炎武甯人

辛丑之歲，一至武林，便思東渡娥江，謁先生之杖履，而逡巡未果。及至北方，十有五載，流覽山川，周行邊塞，竊得古人之陳蹟，而離羣索居，幾同僮父。年踰六十，迄無所成。如何如何，伏念炎武自中年以前，不過從諸文士之後，注蟲魚，吟風月而已。積以歲月，窮探古今。然後知後海先河，爲山覆篑，而於聖賢六經之指，國家治亂之原，生民根本之計，漸有所窺。恨未得就正有道，頃過薊門，見貴門人陳萬二君，具諗起居。



無恙。因出大著明夷待訪錄。讀之再三。於是知天下之未嘗無人。百王之敝。可以復起。而三代之盛。可以徐還也。天下之事。有其識者。未必遭其時。而當其時者。或無其識。古之君子。所以著書待後。有王者起。得而師之。然而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聖人復起。而不易吾言。可預信於今日也。炎武以管見爲日知錄。一書竊自幸。其中所論。同於先生者。十之六七。惟奉春一策。必在關中。而秣陵僅足偏方之業。非身歷者。不能知也。但鄙著恆自改竄。且有礙時未刻。其已刻八卷。及錢糧論二篇。乃數年前筆也。先附呈大教。儻辱收諸同志之末。賜以抨彈。不厭往復。以開末學之愚。以貽後人。以幸萬世。曷任禱切。

沈壽民眉生

知己之難久矣。梨洲先生之於弟。與弟之於梨洲先生。今世裁一見耳。家印姪招晤瀨上。反覆存注。恨不卽披衣從之。世路羊腸。踟天踏地。不敢踰咫尺。先生悉此情事哉。初意道駕西來。不腆敬亭。願撰杖屨。自此陟黃嶽。渡漸江。下嚴瀨。買舟而東。拜吾母太夫人堂下。日復一日。好音不續。此志漸頽。眼中之人老矣。而弟尤甚。奈之何哉。奈之何哉。道旨媿未親承。然於諸時賢傳誦。頗關什一。古今生知唯堯。學知唯舜。大禹。□□說艱說難。殆因知也。旨哉言乎。佩服佩服。

巢鳴盛端明

陽九竟逢。江濤難遡。入春以來。愁病有加。笑言唯夢。勝遊之訂。付之永歎。追維教思殷勤。東望增企。春仲晤復老。知道兄力學命齋。侍慈幃於遲暮。振家學於後昆。雖白首窮愁。亦復何憾。其視栖遑羈旅。遠違北

堂亦甚遠哉。特恨一江之隔。行路之難。不獲登堂問道。領受教益。爲耿耿耳。

李 清映碧

弟家居近三十載。今行年七十三矣。舊時知識。零落山邱。忽一羽從空而下。啓而視之。則先生大札也。爲且驚且喜。已聞太夫人壽躋八旬。益歎爲先老先生忠義之報。而大札到日。屈指卽太夫人華誕。此亦一奇也。小刻數種附上。亦令使先生知不肖三十載內。唯矻矻一卷書。以消茲長日耳。遺事三則。如命補呈。又在南垣時。曾爲朱恆岳議補諡。而竟以他人報罷。敬同小記。舊作俱呈政。亦區區不忘并州之意云耳。况其大乎。

施 博約菴

奉讀教示。深感與人爲善至意。博於載山先生。雖向往甚勤。實未嘗登門親炙。以致老而竟未有聞。惟承貴同門諸兄下交者十數。述先生言行。不無詳略。嗣聞尊兄寓石門。正欲捫趨左右。而駕已旋返。前歲只一會。高弟禹梅兄。訊道履。恨不能請益函丈也。復承賜砭。夾雜禪學。此實有因。初非傳誤。蓋博當甲申乙酉。臥病兩年。又以先人未葬。老母須養。偷生惜死。以至於今。每與出世者往還。則知傳之非誤矣。自分不可爲聖人之徒。蚩蚩以待盡。隱衷尙有餘愧。義所勿卹也。忠端公日星河岳之標。博少而知仰。今觀太夫人節略。忽憶丑寅閒光景。不覺涕零。諗尊兄學問得於庭訓。又切也。先生歿已三十年。實在後死。今日任發明之重者。非黃先生而誰。昔年憚仲昇兄。便道過訪同門張考夫兄。博幸與聞。馨咳且得誦所作先生

傳詳盡有體。正可相與共肩師傳。以尊兄與仲昇兄如孔門之曾閔。或非餘子可望耳。

惲日初 仲昇

河干握別。倏已五年。跼想無已。策兄郵中得手教。知故人之思。彼此同也。弟今年七十。又加二。精神志氣。較五年前更大相懸。不復能讀書。有所厲進。而二三舊學兄弟。又不能合并相劇切。崦嵫日月。盡棄之於無用。爲可歎息。不知仁兄何以策之。先師節要。敝鄉學者。亟欲見其書。遂謀付梓。所乏紙價。不能廣爲流通。今却寄一部。卷首要刊同門姓氏。弟不知其詳。吾兄幸爲參酌。有關係者。數人寄示。老師之學。同門中。惟吾兄能言之。或作序。或書後。惟尊意。吾兄所爲狀。欲采入附錄中。并望惠教。節要中有可商榷處。更希一一昭示。

陳 確 乾初

仁兄以碩德宏才。擴無類之教。喚醒羣迷。吾道幸甚。弟病癯十有五年。困苦萬狀。尙賒一死。不知何故。惟有冥心待盡而已。弟愚人也。何敢言學。唯是世儒習氣。敢於誣孔孟。必不敢倍程朱。時爲之痛心。性解數篇呈教。據編見所及如此。是非一聽天下之公。弟何敢強辯。重蒙駁正。感極涕零。病極未能一一作答。唯有痛自刻責已耳。空玷山陰之門。不能設誠制行。卽一二知己。未能相喻。何況其他。爲學原不在多言。願力行何如耳。卽弟所答劉世兄書。極爲辭費。自以通家骨肉。直抒胸臆。如此。已深悔其瀆矣。

吳任臣 志伊

道左一別。忽復逾時。竟未能晨夕追隨。以聆教益。中心殊耿耿也。竊謂古學至今。幾成絕響。不惟調高白雪。抑且技擅屠龍。有志讀古。動多窮困。故時輩反有以此爲戒者。得虎座倡學東南。真不啻今日之廣陵散矣。虞山旣逝。文獻有歸。當今舍先生其誰。所望時惠金玉。通假典墳。左推右輓。進顯蒙而教之。幸甚幸甚。拙著十國春秋。專竅薛居正舊五代史。略爲較讐。遂爾卒業。前已承允借。今因仇滄兄之便。希慨寄敝齋。一月爲期。仍從滄兄處壁上。斷不敢浮沈片紙隻字。切禱切禱。

陳之問 令升

主一兄來。獲誦教言。感先生所以相期者甚厚。弟循省一生。虛過。固由資在下中。中更塵網。亦由十室之邑。無人爲導。其先路者。俛俛然迷。方易嚮。不能自拔。以致此也。今年運而往矣。先生不鄙而詔戒之。遂牽輓以千里之程。則弟有不任受而已矣。何則。替者之得相終。無與於昭曠之觀。而奔軼絕塵之行。非所期於弱喪之子也。今夫劉漢之丹徒。新息之壺頭。其老而不自佚一也。然而丹徒之縱。壺頭之霧。千載無比。而憐之者何也。則自量與不自量之分也。弟又流觀紉授蓮鬚榆溪雪苑諸篇。其才力矯然。足以自命一時。意氣之盛。亦曰壯哉。然所作者。大都時賢詩文集序。暨聚散離合之迹。已爾微言大義。旣鮮發明。卽於主困國危。政窳民敝之故。不能推原極論。有如劉去華杜牧之之文。恐一傳再傳。未必不與草木同朽也。弟經術政術。固未有知。於今從事髦耆之往來。舟車之感觸。才力不足以逮數公。而時與地又束之矣。先生其何以振我乎。長夏以來。稍獲蘇息。因自課日讀書五十葉。約計一年強半。亦可得萬葉有餘。假令十

年未填溝壑。尙可得十餘萬葉。蘇公云。老人當爲死時將得去者。弟但汨沒此十萬葉中以死。其將去與否。未之或知爾。先生其亦許此意乎。惠示叢山夫子狀。弟反覆數四。以爲此淵明所云。如臨如履。戰戰兢兢之文。亦淮南所云。一出一入。字挾風霜之文也。附名劄劄。豈非深幸。篇中亦他無忌諱。但易名之典。有出於江東者。弟意欲刊去之。并去擡頭。以明易代。此覆醜潛溪集例。然未奉命先生。又未敢以率爾爲也。定菴祕其板而不出。恐亦此意。弟今請更而顯出之。先生以爲何如。文案四帙繳上。又三帙在許欲爾處。未能卽歸。吳子昇臨陽明先生像。附使者以往。涼天勝日。教望先生杖履一來。爲十室邑中披蓬藿也。

李遜之甫公

同難兄弟。真如同生。况吾兩先人。又同時殉義。生死相依。千古相期。爲當日無兩者乎。乃吾輩竟不能握手盟心。時敍舊誼。亦何以無負先人。稱爲人子哉。憶自甲申秋。在金陵邸中。一接台顏。嗣後遂爾杳然。世變紛紜。干戈滿地。一江之隔。邈若天淵。弟因遭亂以後。疊遭死喪。痛深骨肉。幾不知有生之樂。惟念先人志業未繼。恐墮箕裘。戢影窮鄉。不敢涉足門外。遙念世契兄弟。時形夢寐。頃忽辱二哥翩然枉顧。大慰渴思。因知吾老翁兄閉戶著述。從事國史。將成一代金石之業。弟亦有志斯事。而以才力旣拙。兼之見聞復孤。撫卷茫如。空嘆望洋。未識能特造元亨。一展問字之誠。以增益其未逮。圖與老翁兄共成勝事否也。

張玉書素存

黎洲黃先生著書滿家。溫綸延召。惠然肯來。是所引領。萬一鋒車少緩。必求罄發所藏。錄送史館。不獨同

人之幸。實大典之光也。惟老年臺爲弟切致禱私。至感至荷。與許西山書。

葉方謫初卷

梨洲先生久留貴治。深爲可喜。匆匆不敢具書問候。目下史事。意欲藉手老年臺。轉求其一言之誨。想高賢決不吾拒也。先生留心此事已久。家中藏書必富。萬歷編年。乃其先公筆。而史概國權等書。又皆浙人撰述也。不揣冒昧。就目中所開。此閒未有者。錄一單奉寄。求老年臺令善書胥史。就梨洲先生家。盡數抄寫爲幸。與許西山書。

李本晟浙撫

不佞封疆外吏。祕館丹鉛。非所與聞。然天子方有意文治。慎選名宿詞臣。崇典史事。又博訪海內稗官。以備一代盛典。則體聖明之意。以蒐採遺書。固外吏分所宜然。昨偶諮寧令。知先生抱道懷古。探名山之祕笈。發二酉之微言。網羅之富。充棟汗牛。正冀先生一披條例。以導愚蒙。猥荷錫以教言。不佞展閱來函。蓋不禁悚然驚眩。益嘆斯事之難也。以潛溪之博洽。纂成元史。自宜師型班范。肩比陳歐。而見聞所及。猶以疏漏遺譏。則今日在事諸公。又未審於潛溪若何。且瀛國公以延祐庚申產子沙漠。育於明宗。而爲順帝。謂之庚申君。此亦呂秦牛晉之事也。元末有大行黃華山隱士權衡者。撰庚申大事記。備載罕祿魯氏生子之詳。洪武二年。採風者上之於朝。而元史不載。則其闕遺已多。况今日乎。至如台示所云。葛祿與權之庚申外史。又不佞所未見矣。故明大案如交趾之得失。哈密之予奪。河套之去存。景泰監國之功罪。嘉靖

大禮之是非。萬泰黨人之邪正。紅丸挺擊之然疑。闖獻二寇之誰實。釀成啓禎兩朝之誰爲賣國。勝國原有養士作人之恩。而丁公之背漢者不足稱。本朝自係順天應人之舉。而桀犬之吠堯者不必諱。旣將勒成信史。必應闡幽抉隱。以定千古爰書。今之君子。何去何從。筆底褒貶。可無定識。又如故明野史。以參贊石抹之劉文成。稱其預指西湖雲氣。以隻手支天之于忠肅。誣其愆愆景帝易儲。以笑談定亂之王文成。詆其會與宸濠結納。苟使漫無確見。遽爲邪說所搖。能不顛倒黑白。使古人蒙冤地下耶。又其甚者。淺夫陋儒。妄信怪書。韓成代死之訛。史彬從亡之謬。舛誤相承。何所援據。錢虞山辯證甚悉。操觚家似不可不從而是正也。更有質者。宋自德祐北去。閩嶠之恭宗。匡山之帝昺。未聞後之作史者。刪除年號。故明崇禎失御。南方另有支傳。未審宜列何例。此又大費推敲。諒先生山居揣摩。必有成局。儻出千秋卓見。以破舉世疑城。卽勒成一家之書。以補正史所未備。亦安有不可乎。書目所注。半多未見。俟政冗稍暇。或給價購置。或發吏抄謄。再當隨宜彙萃。擇其佳者。獻於當宁。亦非不佞所敢私也。

李士禎  
浙藩

史才之難。班揚而下。實罕其儔。名賢博綜今古。爲太史公推薦於黼屨。已奉綸音下渙。徵車貴門。自宜刻日趣裝。仰副憲老乞言之典。儻鍾情邱壑。不欲溷跡長安。卽將素所著撰見聞錄。送貴郡太守。緘封以便轉呈。或欣然命駕。上答旁求。尤所願也。跋于跋于。

施維翰  
浙督

先生積學宏才。從容貯望。石渠虎觀。方藉剖析異同。僅以省志奉屈。實非所安。然晨夕編摩。綜核精確。宋范當年。度無以踰。昨承尊諭。敬佩謙光。雖名爲實賓。似豈大雅所尙。然弟之所賴。以主持者。實非小補。俟與撫軍熟商報命可也。

曹 溶 秋 岳

河上干旄。不足動高賢之盼。國史蹉跎。至今日。海內有餘仰焉。弟衰後始解讀書。嘗最末年事七八種。得之親見。稍異剽聞。終苦雙腕頽唐。不稱頌颺之意。頻思刺舴舻。登著作之堂。而請焉。萍跡飄搖。望先生如天上。近知絳帳東來。兩中丞公以通志相屬。借班馬之才。施之郡國。似爲小屈。然一鄉文獻。藉以不朽。所係甚大。太史方折衷於此。豈特各省修志者視程度爲步趨乎。弟歷觀前史人才。莫盛於斷續之交。霜雪侵凌。勁節乃顯。前年見湯荆老。近見倪闈老。甲申以後諸公。皆得列於大傳。直筆如此。深可歎羨。我鄉自罹變故。謹身自重之夫。不勝紀載。若縉雲寶水鄭公。其一也。從令嗣瑚山郡丞得其傳。輒奉先生。惟登之儒林。略其官閥。鄭公有易菟。春秋質疑。漢語林。實爲功經史者。弟言之。非僭也。

湯 斌 潛 菴

戊申承先生賜證人會語。又得讀菴山遺書。知吾道真傳。實在先生。此心歸依。寤寐以之。惜當時渡江匆勿。未得面晤。至今歉然。戊午入都。於葉訥老案頭。得讀待訪錄。見先生經世實學。史局旣開。四方藏書大至。獨先生著述宏富。一代理學之傳。如大禹導山導水。脈絡分明。事功文章。經緯燦然。真儒林之巨海。吾



黨之斗杓也。承乏試事。擬撤棘後。方圖一登龍門。遂夙昔之願。乃蒙主一年兄惠然遠臨。恭接台函。眷愛殷殷。若以爲可與聞斯道者。斌何幸得此於先生哉。竊以學者要在力行。今之講學者。祇是說閒話耳。詎毀先儒。爭長競短。原未見先儒真面目。學者不從日用倫常。躬行實踐。體驗天命流行。何由上達天德。何由與千古聖賢默相契會。如此。卽推奉先儒。與詆毀先儒。皆無當也。蕺山先生曰。天理何理。歸之日。日用何用。歸之自然。又曰。心體本自圓滿。忽有物以撓之。便覺有虧欠處。自欺之病。如寸隙當隄。江河可決。此切至之言也。先生曰。蕺山從嚴毅清苦中。發爲光風霽月。學問縝密而平實。人譜一書。真有途轍可循。不患不至上達。此善論蕺山者也。斌謂今日學者。當以蕺山爲宗。卽所以救末學之流弊。而得大中至正之道。無事他求也。承諭蕺山學案序。自顧疎陋。何能爲役。然私淑之久。不敢固辭。此最有關係文字。目下匆匆起行。不敢率爾命筆。舟中無事。敬書請政。斌得附名簡末。遂數十年景仰之私。爲幸多矣。忠端公集。盥手拜讀。如對道容。敬謝敬謝。臨楮瞻依。言不盡意。

前人

六月十一日。得接二月台函。讀之如侍几席。不勝欣忭。弟學無原本。先儒心傳。不能深究。獨有慨於世之學者。不務心得。黨同伐異。一唱百和。如未見人之形影。而褻譏其妍媸。亦無當矣。於先儒本無加損。但恐後生迷於趨向。正學日晦。故拙序稍稍及之。至於蕺山先生學術精微。未能窺測。萬一方敬聽斧削。過承獎借。媿甚媿甚。讀論理學傳書。辯論精詳。至當不易。與鄙見字字相合。四年以來。與同事諸公諄諄言之。

主持此事者皆當代巨公名賢。弟生長僻陋之鄉。學識不足。動人爭之不得。今得先生大篇。益自信所見之不謬矣。此何等事。而以私見行之。可怪也。路遠不能常奉德音。南雷文案刻成。便中見示一冊。朝夕誦誦。如聆欬警。感當何如。臨楮不盡依依。

吳 涵容大

涵自束髮受書。竊聞先生之名。高山之仰。少而立志。蓋先伯父華崖。與先姑丈錢子與兩先生。俱在復社。家庭讌集。時同先君子道東林學術之正。名節之重。爲涵等兄弟勗。以故識先生爲當代之斗極也。及先生設帳吾邑。涵是時方溺於科舉帖括之文。末由奉教。時時聞先生之緒言。開發聾瞶。私心嚮往愈切。嗣後過海昌講院。始得近先生之光。讀先生之書。願又以瑩瑩在疚。神魂顛倒。高賢之教。覲面失之。迄今又八九年矣。自笑三十年瓣香敬事。卒碌碌無以自狀。親炙有道。兒童夙志。壯乃負之。清夜自慙。有同暴棄。然而此情依依。固無異在弟子之列。茲來京邸。同萬貞一年兄朝夕晤對。得以時悉道履。更從貞一處。盡窺先生著作。竊謂文以載道。春華秋實。古罕有兼。自大集出。藝林學藪。合而爲一。使得掛名於其集中。聲施不朽。豈非所願。况以邀先生之獎借。隻字之褒。比於華袞。而因以傳諸後世者。爲聲施。更當奚似。此涵所以捧書而讀。讀竟而思。不揣敢有請於先生也。念先君子幼罹孤苦。孝友倍篤。長更亂離。謝棄場屋。閉門掃軌。惟以訓子讀書爲事。生賤兄弟五人。恩勤教育。拮据以資。兩先兄旣以無祿早世。涵雖叨一第。風木銜悲。鮮民之痛。百死莫贖。計所以爲吾親沒後之榮者。惟有丐情於賢人君子。賜之一言。傳之無窮。庶

足挽不孝之罪於萬一。當今之世。非吾先生其孰克傳之耶。先生仁孝性成。每見大集中語及忠端公遺事。悲鳴哽咽。尤覺情至。凡爲人子。各有同心。先生錫類之孝。樂善之誠。甯無取乎此也。况先君子生平制行。確有本末。以一諸生重然諾。敦信義。赴友生之急難。櫻鱗觸網。在所不顧。如曹遠思諸公。當滄桑變後。告密紛紛。先君子隻手撐持。俾無傾覆。先生儻以鴻文鉅筆。闡發幽光。則復壁藏肢。舉家納儉。要亦未足多耳。涵原擬肅謁函丈。敬達鄙忱。奈羈旅京國。無從陳懇。特與貞一熟議。緣貴郡馮公祖還越之便。謹南面稽首郵寄。以請望先生之不拒之也。先生儻念其數十年敬慕之誠。鬱積而未得達。今乃敢通問。問於左右。其所陳請者。在於顯揚其親。凡世俗炫耀之詞。一無足取。惟大賢之表章。乃爲足重。區區此念。或可弗棄於門牆之外。惟先生哀而察之。行狀一通。附呈台覽。小詩數首。竊附蓼莪之義。并以寄正。一芹引意。殊媿不恭。然雲天高誼。繼此報答。正自靡涯。不盡之衷。復托貞一代致。刻資一函。大文成後。祈付杭城。卽爲增刻入南雷文案內。則藉以不朽者。存歿均戴也。

陳維崧 其年

崧髮未燥。卽知忠端公當代之日星河嶽也。稍長讀書。授章句。隨家大人後。獲識海內賢豪諸先生。年十三。卽執經樓山夫子之門。蓋梨洲先生之高風。得於父師所頌述者。非一日矣。嗣後世故朝張。樓山師旣慷慨赴義。先大人亦修所南泉羽之節。茹恨黃墟。遺蹟不彰。將就湮沒。崧誠私心痛之。每欲乞當世能文章者。作爲傳記。以附不朽。而數年以來。環顧父友。無一二人者在。歸然魯靈光。獨有黃先生耳。若又不列

肝瀝血。哀懇大君子。前賜以誌銘。鑿之墓石。是崧遂忍死吾親也。崧卽視焉。若禽獸哉。何敢出此。當今不  
乏能文家。以韓歐自命。然貴而在上者。雖瑰辭鉅製。舉非先子之所樂聞。其窮而在下。操著作之柄者。又  
(原闕)

## 南雷文定跋

右南雷文定前集十一卷。後集四卷。三集三卷。詩歷四卷。國朝黃宗羲撰。案先生字太冲。號梨洲。餘姚人。明御史黃尊素子。事蹟著撰。具見全謝山鮎埼亭集所撰神道碑。暨阮文達國史儒林傳稿。而江鄭堂漢學師承記。附先生與顧亭林傳於卷末。此自有定論。然先生與顧亭林。原不專以漢學名也。全謝山稱先生年尙少。閣學文文肅。見先生行卷。曰。是當以大著作名世者。都御史方孩未亦曰。是真古文種子也。又稱先生以濂洛之緒。統會諸家。橫渠之禮教。康節之數學。東萊之文獻。艮齋止齋之經濟。水心之文章。莫不旁推交通。連珠合璧。自來儒者所未有也。又稱先生之文。不名一家。晚年忽愛謝皋羽之文。則其所處之地同也。又稱先生多碑版之文。其於國難諸公。表章尤力。至遺老之軍持自晦者。所稱許。吾鄉祇周囊雲一人。就文章而論。其推挹也亦至矣。阮文達定香亭筆談。稱先生忠義著於前朝。經史冠乎昭代。詩其餘事耳。不寐偶作云。年少雞鳴方就枕。老人枕上聽雞鳴。轉頭三十餘年事。不道消磨只數聲。語極曠達云云。詩非先生所長。然正自不俗。偶得是集。特重刻之。以識景仰之私。咸豐癸丑長至後五日。南海伍崇曜謹跋。